

宗经

三极彝训，《易·上系辞》：“六爻之动，三极之道也。”韩康伯注曰：“三极，三材也。”《正义》曰：“六爻递相推动而生变化，是天地人三才至极之道。”彝训，犹言常训。其书曰经。经也者，恒久之至道，不刊之鸿教也。《白虎通论·五经象五常》：“经所以有五何？经，常也。有五常之道，故曰五经。”陈立《疏证》：“《孔丛子·执节篇》：‘经者，取其可常也，可常则为经矣。’《诗·小旻》：‘匪大猷是经。’毛传：‘经，常也。’《韩诗外传》引《孟子》云：‘常之为经。’经有五，常亦有五，故为有五常之道也。”《释名·释典艺》：“经，径也，如径路无所不通，可常用也。”《说文》：“经，织从丝也。”段玉裁注云：“织之从丝谓之经，必先有经而后有纬，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。”窃疑训经为常，或是后起之义。《国语·吴语》：“十行一嬖大夫，建旌提鼓，挟经秉枹。十旌一将军，载常建鼓，挟经秉枹。”韦昭注曰：“在掖曰挟，经兵书也。”此文下有：“王乃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罇于振铎，勇怯尽应，三军皆哗，扣以振旅，其声动天地。”吴王此战本欲虚声惊敌，故初则拥铎挟经，恐其有声，及后骤发巨声震动天地，晋师乃大骇，所挟之经决非兵书，为理至明。疑经乃金之假字，丁宁罇于之属耳。经、金既可通假，疑六经之经，本呼为金。古人凡巨典宝训，或铸钟鼎，或书金策，口曰金口，声曰金声。孔门弟子尊夫子删定之书，称之曰金，其后假经为金，而本义遂湮没不着（经金韵部不同，而声类则同，但别无左证，故附于此以当妄说）。故象天地，效鬼神，参物序，制人纪，洞性灵之奥区，极文章之骨髓者也。《礼记·礼运》：“孔子曰：是故夫礼，必本于天，殽于地，列于鬼神，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。”《释文》：“殽，户教切，法也。”此殆彦和说所本。奥区，见《文选·西京赋》。《汉书·礼乐志》：“夫乐本性情，浹肌肤而臧骨髓。”皇世《三坟》，帝代《五典》，重以《八索》，申以《九丘》，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正义：“孔安国《尚书序》云：‘伏牺、神农、黄帝之书谓之《三坟》，言大道也。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虞之书谓之《五典》，言常道也。八卦之说，谓之《八索》，求其义也。九州岛岛之志，谓之《九邱》，邱，聚也，言九州岛岛所有，土地所生，风气所宜，皆聚此书也。’贾逵云：‘《三坟》，三皇之书，《五典》，五帝之典，《八索》，八王之法，《九邱》，九州岛岛亡国之戒。’”彦和此语，用伪孔安国《尚书序》义。岁历绵暖，条流纷糅。自夫子删述，而大宝启耀。于是《易》张十翼，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“孔子晚而喜易，序《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。”张守节正义曰：“序，《易·序卦》也。史不出杂卦，杂卦者于序卦之外别言。”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：“孔子好易，读之韦编三绝，而为之传。”颜师古注曰：“传，谓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之属。”《周易正义序》第六：“十翼之辞，孔子所作，先儒更无异论。但数十翼亦有多家，一家数十翼云：《上彖》一，《下彖》二，《上象》三，《下象》四，《上系》五，《下系》六，《文言》七，《说卦》八，《序卦》九，《杂卦》十。”《书》标七观，《尚书大传》：“孔子曰：六誓（《甘誓》、《汤誓》、《泰誓》、《牧誓》、《费誓》、《秦誓》）可以观义，五诰（《酒诰》、《召诰》、《洛诰》、《大诰》、《康诰》。《商书·汤诰》系东晋续出之伪古文，故《大传》仅云五诰）可以观仁，《甫刑》可以观诚，《洪范》可以观度，《禹贡》可以观事，《皋陶》可以观治，《尧典》可以观美。”案七观所属之篇，皆在伏生二十九篇内，若信为孔子之语，何以不及百篇，疑此为伏

生傳益之言，非今古文之通說也。《詩》列四始，《毛詩序》：“是以一國之事，系一人之本，謂之《風》。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風，謂之《雅》。雅者，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。政有大小，故有《小雅》焉，有《大雅》焉。《頌》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。是謂四始，詩之至也。”鄭箋云：“始者，謂王道興衰之所由也。”案四始之義，當以此為準。其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之“《關雎》之亂，以為《風》始，《鹿鳴》為《小雅》始，《文王》為《大雅》始，《清廟》為《頌》始”；《詩大序》正義所引《泛歷樞》“大明在亥，水始也；四牡在寅，木始也；嘉魚在巳，火始也；鴻雁在申，金始也”，皆今文家說，不足據。《禮》正五經，《禮記·祭統》：“凡治人之道，莫急于禮。禮有五經，莫重于祭。”鄭注：“禮有五經，謂吉禮，凶禮，賓禮，軍禮，嘉禮也。”《春秋》五例，杜預《春秋左氏傳序》：“為例之情有五：一曰微而顯；二曰志而晦；三曰婉而成章；四曰盡而不汙；五曰怨惡而勸善。”義既挺乎性情，辭亦匠于文理，故能開學養正，昭明有融。《易·蒙卦·彖辭》：“蒙以養正，聖功也。”正義曰：“能以蒙昧隱默自養正道，乃成至聖之功。”《毛詩·大雅·既醉》：“昭明有融。”傳曰：“融，長也。”然而道心惟微，聖謨卓絕，墻宇重峻，吐納者深。譬萬鈞之洪鐘，無錚錚之細响矣。《說文》：“錚，金聲也。”

夫《易》惟談天，陳先生曰：“《宗經篇》‘易惟談天’至‘表里之異體者也’二百字，并本王仲宣《荊州文學志》文。”案仲宣文見《藝文類聚》三十八、《御覽》六百八。《文史通義·說林》曰：“著作之體，援引古義，襲用成文，不標所出，非為掠美，體勢有所不暇及也。亦必視其志識之足以自立，而無所藉重于所引之言，且所引者并懸天壤，而吾不病其重見焉，乃可語于著作之事也。”《法言·寡見篇》：“說天者莫辯乎《易》。”入神致用。《易·下系辭》：“精義入神，以致用也。”韓康伯注：“精義物理之微者也，神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，故能乘天下之微，會而通其用也。”故《系》稱旨遠辭文，言中事隱。《易·下系辭》：“其旨遠，其辭文，其言曲而中，其事肆而隱。”韓康伯注：“變化無恒，不可為典要，故其言曲而中也。其事肆而隱者，事顯而理微也。”正義曰：“其旨遠者，近道此事，遠明彼事，是其旨意深遠。其辭文者，不直言所論之事，乃以義理明之，是其辭文飾也。”韋編三絕，固哲人之驪淵也。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讀《易》韋編三絕。”焦循《易圖略》曰：“孔子讀《易》，韋編三絕，非不能解也，正是解得其參伍錯綜之故，讀至此卦此爻，知其與彼卦彼爻相比例，遂檢彼以審之。由此及彼，又由彼及彼，千脈萬絡，一氣貫通，前後互推，端委悉見，所以韋編至于三絕。若云一見不解，讀至千百遍，至于韋編三絕乃解，失之矣。”《莊子·列御寇》：“夫千金之珠，必在九重之淵，而驪龍頷下。”《書》實記言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“古之王者，世有史官，君舉必書……左史記言……言為尚書。”而詁訓茫昧，通乎《爾雅》，則文意曉然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“《書》者，古之號令，號令于眾，其言不立具，則听受施行者弗曉，古文讀應《爾雅》，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。”王先謙補注引沈欽韓曰：“《大戴·小辯篇》：‘《爾雅》以觀于古，足以辨言矣。’”又引叶德輝曰：“《史記·五帝夏周紀》載《尚書》文，多以訓詁代經，即讀應《爾雅》也。”故子夏嘆《書》，昭昭若日月之代明，離離如星辰之錯行，言昭灼也。黃注：“《尚書大傳》：‘子夏讀《書》畢，見于夫子。夫子問焉，子何為于《書》？子夏

对曰：《书》之论事也，昭昭如日月之代明，离离若参辰之错行，上有尧舜之道，下有三王之义，商所受于夫子，志之于心，不敢忘也。”郝懿行曰：“子夏叹《书》之言，见《尚书大传》，而《韩诗外传》二卷则称子夏言《诗》，是知《诗》《书》一揆，诂训同归，故曰《尔雅》者，《诗》《书》之襟带。”唐写本明字上有代字，行字上有错字。《荆州文学志》无代、错二字。《诗》主言志，诂训同《书》，《诗大序》：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”《毛诗周南关雎诂训传》正义曰：“诂训传者，注解之别名。毛以《尔雅》之作多为释《诗》……故依《尔雅》诂训而为《诗》立传。”摘风裁兴，藻辞谲喻，《诗大序》：“主文而谲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。”温柔庄诵，最附深衷矣。《礼记·经解》：“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。”《郑风·子衿》传曰：“古者教以诗乐，诵之歌之弦之舞之。”正义：“诵之谓背文闇诵之。”《礼》以立体，据事制范，章条纤曲，执而后显，采掇片言，莫非宝也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礼以明体。”《法言·寡见》：“说体者莫辩乎《礼》。”立体，犹言明体。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《诗》、《书》、执礼，皆雅言也。”邢疏：“礼不背诵，但记其揖让周旋，执而行之，故言执也。”《春秋》辨理，一字见义，《法言·寡见篇》：“说理者莫辩乎《春秋》。”一字见义，谓《春秋》一字以褒贬。五石六鹁，以详备成文，臧琳《经义杂记》：“《说文·鸟部》：‘鵙，鸟也，从鸟儿声。’案《春秋·僖十六年》：‘六鹁退飞。’正义：‘鹁字或作鵙。’《释文》：‘六鹁，五历反，本或作鵙，音同。’又《公羊》《谷梁》释文皆云：‘六鹁，五历反。’可证三传本皆作鵙，与《说文》同。今《公羊注疏》皆作鹁，惟何休六鵙无常，此一字未改。《谷梁注疏》皆作鵙，惟经文六鹁退飞，此一字从益。盖唐时《左传》已有作鹁者，故后人据以易二传也。”《春秋·僖公十六年·公羊传》：“贯石于宋五，六鹁退飞过宋都。曷为先言贯而后言石？记闻，闻其磳然，视之则石，察之则五。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鹁？六鹁退飞，记见也。视之则六，察之则鹁。徐而察之，则退飞。”雉门两观，以先后显旨，《公羊传·定公二年》：“雉门及两观灾。其言雉门及两观灾何？两观微也。然则曷为不言雉门灾及两观？主灾者两观也。主灾者两观，则曷为后言之？不以微及大也。”婉章志晦，谅以邃矣。婉章志晦者，杜预《春秋左氏传序》曰：“二曰志而晦。约言示制，推以知例，参会不地，与谋曰及之类是也。三曰婉而成章，曲从议训，以示大顺，诸所讳避，璧假许田之类是也。”《尚书》则览文如诡，而寻理即畅；《春秋》则观辞立晓，而访义方隐。此圣文之殊致，表里之异体者也。至根柢盘深，枝叶峻茂，辞约而旨丰，事近而喻远，是以往者虽旧，余味日新，后进追取而非晚，前修久用而未先，可谓太山徧雨，河润千里者也。《公羊传·僖公三十一年》：“触石而出，肤寸而合，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，唯泰山尔。海河润于千里。”

故论说辞序，则《易》统其首，诏策章奏，则《书》发其源，赋颂歌赞，则《诗》立其本，铭诔箴祝，则《礼》总其端，纪传盟檄，则《春秋》为根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：“右史记事，事为春秋。”《左传》僖公九年葵丘之盟曰：“凡我同盟之人，言归于好。”并穷高以树表，极远以启疆，所以百家腾跃，终入环内者也。《礼记·乐记》：“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，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，穷高极远而测深厚。”《易·上

系辞》：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今异家者，各推所长，穷知究虑，以明其指，虽有蔽短，合其要归，亦六经之支与流裔。”若稟经以制式，酌雅以富言，是即山而铸铜，煮海而为盐者也。《汉书·货殖传》：“即铁山鼓铸。”师古曰：“即，就也。”故文能宗经，体有六义：一则情深而不诡，二则风清而不杂，三则事信而不诞，四则义贞而不回，五则体约而不芜，六则文丽而不淫。杨子比雕玉以作器，谓五经之含文也。《法言·寡见篇》：“或曰：良玉不雕，美言不文，何谓也？曰：玉不雕，珣璠不作器；言不文，典谟不作经。”夫文以行立，行以文传，四教所先，符采相济，功德树声，伪《大禹谟》：“皋陶迈种德。”枚传曰：“迈，行也。”今本迈误作励，唐写本不误。《左传·文公六年》：“树之风声。”《潜夫论·务本篇》：“今学问之士，好语虚无之事，争着雕丽之文，以求见异于世。品人鲜识，从而高之，此伤道德之实，而惑蒙夫之大者也。诗赋者，所以颂善丑之德，泄哀乐之情也。故温雅以广文，兴喻以尽意。今赋颂之徒，苟为饶辩屈蹇之辞，竞陈诬罔无然之事，以索见怪于世。愚夫戇士从而奇之，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者也。”莫不师圣，而建言修辞，鲜克宗经。是以楚艳汉侈，流弊不还，正末归本，不其懿欤！《论语·述而篇》：“子以四教：文，行，忠，信。”

赞曰：三极彝训，道深稽古。致化惟一，分教斯五。性灵镕匠，文章奥府。渊哉铄乎，群言之祖。

译文：

论述天地人的常理，这种书叫经。经的意思，就是永恒的真理，不磨灭的伟大教训。所以五经是仿照天地，效法鬼神，考察物理，从而制订人类的纪纲，真正洞察到灵魂的深处。挖掘了创作诀窍的书籍。三皇时有《三坟》，五帝时有《五典》，还有阐述八卦的《八索》，记载九州岛岛的《九丘》，因为经历的年代太久，所以条理错乱极了。自从孔子加以删节整理之后，这些宝贵的古籍才大放光彩。于是发扬《周易》的有“十翼”，指明《尚书》的有“七观”，列举出《诗经》的“四始”，强调出《礼经》中的“五礼”。指示出《春秋》中的“五例”，五经的内容既可以陶冶人的性情，它的文辞又合于创作规律，所以可以启发学者修养道德，真正是光照人间长放异彩的典籍。但是宇宙之心是微妙的，圣人的谋谟是卓绝的，好比重门叠户几丈高的宫墙，五经中的论述自然很深。譬如亿万斤重的大钟，发出来绝不是微细的响声

《周易》虽然是谈天道的，却阐述得精妙入神而且有益实用。所以《系辞》里说：“它的意义虽深远，文采却华美，措辞虽恰当，事理却很深。”孔子读《易》，装订简杞的皮条，三次断绝，因为它是圣人探究奥理的宝库啊。《尚书》是记载帝王言论的，但是文字艰深，如果懂得《尔雅》，那么《尚书》的意旨也就明白了。所又子夏赞叹道：“《尚书》明白得象轮流照耀的太阳和月亮，清晰得象交错运行的星辰。”就是说它本来明白易懂。《诗经》主要是抒发情感的，文字解释也和《尚书》一样，要依靠《尔雅》，其中的风诗有的采用了兴的手法，文辞华丽而比喻曲折，如果细细咏味，便沁人肺腑了。《礼》是用来树立纪纲的，它依据事实来制定典章制度，所以条款细密委曲，要通过实践才能明白，拾掇它的

片言只字来看，都是十分可贵的。《春秋》是辨别事理的，每个字都包含着用意，譬如“五石六鹁”，是用详尽的办法来组成文句的；“雉门两观”是用排列的先后来显示意义的，它委婉成章而曲折达意，真是写得深入。《尚书》的文章，看起来很古奥，寻求它的道理却很清楚；《春秋》的字面看起来立即明白，探讨它的意义又转觉艰深。这就说明圣人文章丰富多采，形式和内容是对立的统一啊。由于圣人的文章，根深柢固，枝壮叶茂，因而文辞简核而意旨丰富，事例浅近而比喻深远，所以五经虽然是古老了，留给后人的印象反而一天比一天新颖，后代文人赶上去学习并不为迟，古代的学者长期运用着也不算早，它的作用，可以这样说，正象泰山上的云，天下都受到了它的雨露恩情，好比黄河里的水，岂知千里都得到它的灌溉和润泽。

所以论、说、辞、序等体裁，是从《周易》开始的，诏、策、章、奏等体裁，是从《尚书》发源的，赋、颂、歌、赞等体裁，是从《诗经》为本源的，铭、诔、箴、祝等体裁，是由《礼经》开端的，纪、传、盟、檄等体裁，是以《春秋》为根源的。五经为后人树立了极好的表率，开拓了广阔的道路，所以后代的许多作家虽然驰骋争先，结果并跳不出五经的圈子。如果上考五经来确定文章的形式，依据《尔雅》的训诂来丰富创作的语言，那真象靠近矿山来铸铜，舀海水来煮盐了。所以创作以经书为典范，写出来的文章就有六个好处：一是用意深远而不致于怪僻，二是情志纯正而致于糅杂，三是论事可靠而不致于荒诞，四是说理中正而不致于歪邪，五是文辞洁净而不致于芜杂，六是声律铿锵而不致于淫哇，杨雄把五经中的文章比做用美玉作的器皿，说它的本质是带有文采的。文章一定反映出作家的德行，作家的德行又依靠文章来流传，孔子四教以文为第一，说明文章与德行相互为用，要建立德业树立声名，都知道要以圣人为师表，但是着书立说，很少人以经书为典范。所以楚辞太艳丽汉赋太浮夸，从此而后弊病更多，矫正后代的汉弊使之宗经，岂不好吗！

总而言之，天、地、人的道理，考究起来非常深妙。用来治理天下的只是这个道，分别论述道的却是五经。它可以陶冶性情，又是文章的宝库。内容既深微文彩又辉煌，真是一切著述的宗师。

经解

孔子曰：“入其国，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；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；广博易良，《乐》教也；絜静精微，《易》教也；恭俭庄敬，《礼》教也；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。故《诗》之失愚，《书》之失诬，《乐》之失奢，《易》之失贼，《礼》之失烦，《春秋》之失乱。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，则深于《诗》者也；疏通知远而不诬，则深于《书》者也；广博易良而不奢，则深于《乐》者也；絜静精微而不贼，则深于《易》者也；恭俭庄敬而不烦，则深于《礼》者也；属辞比事而不乱，则深于《春秋》者也。”

天子者，与天地参，故德配天地，兼利万物，与日月并明，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。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义之序，燕处则听《雅》、《颂》之音，行步则有环珮之声，升车则有鸾和之音。居处有礼，进退有度，百官得其宜，万事得其序。《诗》云：“淑人君子，其仪不忒。其仪不忒，正是四国。”此之谓也。发号出令而民说，谓之和；上下相亲，谓之仁；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，谓之信；除去天地之害，谓之义。义与信，和与仁，霸王之器也。有治民之意而无其器，则不成。礼之于正国也，犹衡之于轻重也，绳墨之于曲直也，规矩之于方圆也。故衡诚县，不可欺以轻重。绳墨诚陈，不可欺以曲直。规矩诚设，不可欺以方圆。君子审礼，不可诬以奸诈。是故隆礼由礼，谓之有方之士。不隆礼不由礼，谓之无方之民。敬让之道也，故以奉宗庙则敬，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，以处室家则父子亲、兄弟和，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。孔子曰：“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。”此之谓也。

故朝觐之礼，所以明君臣之义也；聘问之礼，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；丧祭之礼，所以明臣子之恩也；乡饮酒之礼，所以明长幼之序也；昏姻之礼，所以明男女之别也。夫礼，禁乱之所由生，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。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坏之者，必有水败；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，必有乱患。故昏姻之礼废，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；乡饮酒之礼废，则长幼之序失而争鬪之狱繁矣；丧祭之礼废，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（生）〔先〕者众矣；聘、觐之礼废，则君臣之位失，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。故礼之教化也微，其止邪也于未形，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，是以先王隆之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君子慎始，差若豪釐，缪以千里。”此之谓也。

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

假今之世，饰邪说，文奸言，以梟乱天下，鬻宇嵬琐，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。

纵情性，安恣睢，禽兽行，不足以合文通治，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众，是它嚣、魏牟也。

忍情性，綦溪利跂，苟以分异人为高，不足以合大众，明大分，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众，是陈仲、史鲮也。

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，上功用，大俭约，而慢差等，曾不足以容辨异，县君臣，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众，是墨

翟、宋铎也。

尚法而无法，下修而好作，上则取听于上，下则取从于俗，终日言成文典，反紃察之，则偶然无所归宿，不可以经国定分，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众，是慎到、田骈也。

不法先王，不是礼义，而好治怪说，玩琦辞，甚察而不惠，辩而无用，多事而寡功，不可以为治纲纪，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众，是惠施、邓析也。

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，犹然而材剧志大，闻见杂博。案往旧造说，谓之五行，甚僻违而无类，幽隐而无说，闭约而无解。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：此真先君子之言也。子思唱之，孟轲和之，世俗之沟犹瞽儒嚵嚵然不知其所非也，遂受而传之，以为仲尼、子游为兹厚于后世，是则子思、孟轲之罪也。

若夫总方略，齐言行，壹统类，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，教之以至顺，奥窔之间，簟席之上，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，佛然平世之俗起焉，六说者不能入也，十二子者不能亲也。无置锥之地，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，在一大夫之位，则一君不能独畜，一国不能独容，成名况乎诸侯，莫不愿以为臣，是圣人之不得执者也，仲尼、子弓是也。

一天下，财万物，长养人民，兼利天下，通达之属，莫不从服，六说者立息，十二子者迁化，则圣人之得执者，舜、禹是也。

今夫仁人也，将何务哉？上则法舜、禹之制，下则法仲尼、子弓之义，以务息十二子之说。如是则天下之害除，仁人之事毕，圣王之迹着矣。

信信，信也；疑疑，亦信也。贵贤，仁也；贱不肖，亦仁也。言而当，知也；默而当，亦知也。故知默犹知言也。故多言而类，圣人也；少言而法，君子也；多言无法，而流湎然，虽辩，小人也。故劳力而不当民务，谓之奸事，劳知而不律先王，谓之奸心；辩说譬谕，齐给便利，而不顺礼义，谓之奸说。此三奸者，圣王之所禁也。知而险，贼而神，为诈而巧，言无用而辩，辩不惠而察，治之大殃也。行辟而坚，饰非而好，玩奸而泽，言辩而逆，古之大禁也。知而无法，勇而无惮，察辩而操僻，淫太而用之，好奸而与众，利足而迷，负石而坠，是天下之所弃也。

兼服天下之心：高上尊贵，不以骄人；聪明圣智，不以穷人；齐给速通，不争先人；刚毅勇敢，不以伤人；不知则问，不能则学，虽能必

让，然后为德。遇君则修臣下之义，遇乡则修长幼之义，遇长则修子弟之义，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，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。无不爱也，无不敬也，无与人争也，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。如是则贤者贵之，不肖者亲之；如是而不服者，则可谓詖怪狡猾之人矣，虽则子弟之中，刑及之而宜。诗云：“匪上帝不时，殷不用旧。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曾是莫听，大命以倾。”此之谓也。

古之所谓仕士者，厚敦者也，合群者也，乐富贵者也，乐分施者也，远罪过者也，务事理者也，羞独富者也。今之所谓仕士者，污漫者也，贼乱者也，恣睢者也，贪利者也，触抵者也，无礼义而唯权执之嗜者也。

古之所谓处士者，德盛者也，能静者也，修正者也，知命者也，箸是者也。今之所谓处士者，无能而云能者也，无知而云知者也，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，行伪险秽而强高言谨悫者也，以不俗为俗离纵而跂訾者也。

士君子之所能不能为：君子能为可贵，不能使人必贵己；能为可信，不能使人必信己；能为可用，不能使人必用己。故君子耻不修，不耻见污；耻不信，不耻不见信；耻不能，不耻不见用。是以不诱于誉，不恐于诽，率道而行，端然正己，不为物倾侧，夫是之谓诚君子。诗云：“温温恭人，维德之基。”此之谓也。

士君子之容：其冠进，其衣逢，其容良，俨然，壮然，祺然，蕤然，恢恢然，广广然，昭昭然，荡荡然，是父兄之容也；其冠进，其衣逢，其容悫，俭然，恂然，辅然，端然，訾然，洞然，缀缀然，矍矍然，是子弟之容也。

吾语汝学者之嵬容：其冠綰，其纓禁缓，其容简连，填填然，狄狄然，莫莫然，睨睨然，瞿瞿然，尽尽然，盱盱然，酒食声色之中则瞞瞞然，瞑瞑然，礼节之中则疾疾然，訾訾然，劳苦事业之中则僊僊然，离离然，偷儒而罔，无廉耻而忍谗诟，是学者之嵬也。

弟陀其冠，神禪其辞，禹行而舜趋，是子张氏之贱儒也。正其衣冠，齐其颜色，嗛然而终日不言，是子夏氏之贱儒也。偷儒惮事，无廉耻而耆饮食，必曰君子固不用力，是子游氏之贱儒也。彼君子则不然：佚而不惰，劳而不慢，宗原应变，曲得其宜，如是然后圣人也。

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，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！古之所谓道术者，果恶乎在？曰：“无乎不在。”曰：“神何由降？明何由出？”“圣有所生，王有所成，皆原于一。”不离于宗，谓之天人；不离于精，谓之神人；不离于真，谓之至人。以天为宗，以德为本，以道为门，兆于变化，谓之圣人；以仁为恩，以义为理，以礼为行，以乐为和，熏然慈仁，谓之君子；以法为分，以名为表，以参为验，以稽为决，其数一二三四五是也，百官以此相齿；以事为常，以衣食为主，蕃息畜藏，老弱孤寡为意，皆有以养，民之理也。古之人其备乎！配神明，醇天地，育万物，和天下，泽及百姓，明于本数，系于末度，六通四辟，小大精粗，其运无乎不在。其明而在数度者，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。其在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者，邹鲁之士、搢绅先生多能明之。《诗》以道志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礼》以道行，《乐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，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。

天下大乱，贤圣不明，道德不一，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。譬如耳目鼻口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。犹百家众技也，皆有所长，时有所用。虽然，不该不徧，一曲之士也。判天地之美，析万物之理，察古人之全。寡能备于天地之美，称神明之容。是故内圣外王之道，闇而不明，鬱而不发，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。悲夫！百家往而不反，必不合矣。后世之学者，不幸不见天地之纯，古人之大体，道术将为天下裂。

不侈于后世，不靡于万物，不暋于数度，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。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，墨翟、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。为之大过，已之大顺，作为《非乐》，命之曰《节用》，生不歌，死无服，墨子汜爱兼利而非鬪，其道不怒。又好学而博，不异，不与先王同，毁古之礼乐。黄帝有《咸池》，尧有《大章》，舜有《大韶》，禹有《大夏》，汤有《大濩》，文王有辟雍之乐，武王、周公作《武》。古之丧礼，贵贱有仪，上下有等。天子棺槨七重，诸侯五重，大夫三重，士再重。今墨子独生不歌，死不服，桐棺三寸而无槨，以为法式。以此教人，恐不爱人；以此自行，固不爱己。未败墨子道。虽然，歌而非歌，哭而非哭，乐而非乐，是果类乎？其生也勤，其死也薄，其道大觳。使人忧，使人悲，其行难为也。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，反天下之心，天下不堪。墨子虽独能任，奈天下何？离于天下，其去王也远矣。墨子称道曰：“昔禹之湮洪水，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岛也，名川三百，支川三千，小者无数。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，腓无胈，胫无毛，沐甚雨，栉疾风，置万国。禹大圣也，

而形劳天下也如此。”使后世之墨者，多以裘褐为衣，以跣踣为服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为极，曰：“不能如此，非禹之道也，不足谓墨。”相里勤之弟子，五侯之徒，南方之墨者若获、己齿、邓陵子之属，俱诵《墨经》而倍谲不同，相谓别墨。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，以觭偶不侔之辞相应，以巨子为圣人，皆愿为之尸，冀得为其后世，至今不决。墨翟、禽滑厘之意则是，其行则非也。将使后世之墨者，必自苦以腓无胈、胫无毛相进而已矣。乱之上也，治之下也。虽然，墨子真天下之好也，将求之不得也，虽枯槁不舍也，才士也夫！

不累于俗，不饰于物，不苟于人，不忤于众，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，人我之养，毕足而止，以此白心。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，宋钘、尹文闻其风而悦之。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，接万物以别宥为始。语心之容，命之曰心之行。以眴合驩，以调海内，请欲置之以为主。见侮不辱，救民之鬪，禁攻寝兵，救世之战。以此周行天下，上说下教。虽天下不取，强聒而不舍者也，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。虽然，其为人太多，其自为太少，曰：“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。”先生恐不得饱，弟子虽饥，不忘天下，日夜不休，曰：“我必得活哉！”图傲乎救世之士哉！曰：“君子不为苛察，不以身假物。”以为无益于天者，明之不如己也。以禁攻寝兵为外，以情欲寡浅为内。其小大精粗，其行适至是而止。

公而不党，易而无私，决然无主，趣物而不两，不顾于虑，不谋于知，于物无择，与之俱往。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，彭蒙、田骈、慎到闻其风而悦之。齐万物以为首，曰：“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，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，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。知万物皆有所可，有所不可，故曰选则不徧，教则不至，道则无遗者矣。”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，泠汰于物以为道理，曰知不知，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，謏髡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，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，椎拍輓断，与物宛转，舍是与非，苟可以免，不师知虑，不知前后，魏然而已矣。推而后行，曳而后往，若飘风之还，若羽之旋，若磨石之隧，全而无非，动静无过，未尝有罪。是何故？夫无知之物，无建己之患，无用知之累，动静不离于理，是以终身无誉。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，无用贤圣，夫块不失道。豪杰相与笑之曰：“慎到之道，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，适得怪焉。”田骈亦然，学于彭蒙，得不教焉。彭蒙之师曰：“古之道人，至于莫之是、莫之非而已矣。其风竅然，恶可而言。”常反人，不见观，而不免于觭断。其所谓道非道，而所言之眚不免于非。彭蒙、田骈、慎到不知道。虽然，

概乎皆尝有闻者也。

以本为精，以物为粗，以有积为不足，澹然独与神明居。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，关尹、老聃闻其风而悦之。建之以常无有，主之以太一，以懦弱谦下为表，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。关尹曰：“在己无居，形物自着，其动若水，其静若镜，其应若响，芴乎若亡，寂乎若清，同焉者和，得焉者失，未尝先人而常随人。”老聃曰：“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溪；知其白，守其辱，为天下谷。”人皆取先，己独取后，曰受天下之垢；人皆取实，己独取虚，无藏也故有余，岿然而有余。其行身也，徐而不费，无为也而笑巧；人皆求福，己独曲全，曰苟免于咎。以深为根，以约为纪，曰坚则毁矣，锐则挫矣，常宽容于物，不削于人，可谓至极。关尹、老聃乎！古之博大真人哉！

寂漠无形，变化无常，死与生与？天地并与？神明往与？芒乎何之？忽乎何适？万物毕罗，莫足以归。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，庄周闻其风而悦之。以谬悠之说，荒唐之言，无端崖之辞，时恣纵而不儻，不以觭见之也。以天下为沈浊，不可与庄语，以卮言为曼衍，以重言为真，以寓言为广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，不谴是非，以与世俗处。其书虽瑰玮而连犴无伤也，其辞虽参差而諛诡可观。彼其充实，不可以已，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、无终始者为友。其于本也，弘大而辟，深闳而肆；其于宗也，可谓稠适而上遂矣。虽然，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，其理不竭，其来不蜕，芒乎昧乎，未之尽者。

惠施多方，其书五车，其道舛驳，其言也不中。历物之意，曰：“至大无外，谓之大一；至小无内，谓之小一。无厚，不可积也，其大千里。天与地卑，山与泽平。日方中方睨，物方生方死。大同而与小同异，此之谓小同异；万物毕同毕异，此之谓大同异。南方无穷而有穷，今日适越而昔来，连环可解也。我知天之中央，燕之北越之南是也。汜爱万物，天地一体也。”惠施以此为大，观于天下而晓辩者，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。卵有毛，鸡三足，郢有天下，犬可以为羊，马有卵，丁子有尾，火不热，山出口，轮不蹶地，目不见，指不至，至不绝，龟长于蛇，矩不方，规不可以为圆，凿不围枘，飞鸟之景未尝动也，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，狗非犬，黄马骊牛三，白狗黑，孤驹未尝有母，一尺之捶，日取其半，万世不竭。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，终身无穷。桓团、公孙龙辩者之徒，饰人之心，易人之意，能胜人之口，不能服人之心，辩者之囿也。惠施日以其知与之辩，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，此其抵也。然惠施之口谈，

自以为最贤，曰天地其壮乎！施存雄而无术。南方有倚人焉，曰黄缭，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，风雨雷霆之故。惠施不辞而应，不虑而对，徧为万物说。说而不休，多而无已，犹以为寡，益之以怪，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，是以与众不适也。弱于德，强于物，其涂隩矣。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，其犹一蚤一蚋之劳者也，其于物也何庸？夫充一尚可，曰愈贵，道几矣。惠施不能以此自宁，散于万物而不厌，卒以善辩为名。惜乎！惠施之才，骀荡而不得，逐万物而不反，是穷响以声，形与影竞走也，悲夫！

《韩非子·显学》

世之显学，儒、墨也。儒之所至，孔丘也。墨之所至，墨翟也。自孔子之死也，有子张之儒，有子思之儒，有颜氏之儒，有孟氏之儒，有漆雕氏之儒，有仲良氏之儒，有孙氏之儒，有乐正乐之儒。自墨子之死也，有相里氏之墨，有相夫氏之墨，有邓陵氏之墨。故孔、墨之后，儒分为八，墨离为三，取舍相反不同，而皆自谓真孔、墨；孔、墨不可复生，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？孔子、墨子俱道尧、舜，而取舍不同，皆自谓真尧、舜；尧、舜不复生，将谁使定儒、墨之诚乎？殷、周七百余岁，虞、夏二千余岁，而不能定儒、墨之真，今乃欲审尧、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，意者其不可必乎！无参验而必之者，愚也；弗能必而据之者，诬也。故明据先王，必定尧、舜者，非愚则诬也。愚诬之学，杂反之行，明主弗受也。

墨者之葬也，冬日冬服，夏日夏服，桐棺三寸，服丧三月，世主以为俭而礼之。儒者破家而葬，服丧三年，大毁扶杖，世主以为孝而礼之。夫是墨子之俭，将非孔子之侈也；是孔子之孝，将非墨子之戾也。今孝、戾、侈、俭俱在儒、墨，而上兼礼之。漆雕之议，不色挠，不目逃，行曲则违于臧获，行直则怒于诸侯，世主以为廉而礼之。宋荣子之议，设不鬪争，取不随仇，不羞圉圉，见侮不辱，世主以为宽而礼之。夫是漆雕之廉，将非宋荣之恕也；是宋荣之宽，将非漆雕之暴也。今宽、廉、恕、暴俱在二子，人主兼而礼之。自愚诬之学、杂反之辞争，而人主俱听之，故海内之士，言无定术，行无常议。夫冰炭不同器而久，寒暑不兼时而至，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。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，安得无乱乎？听行如此，其于治人，又必然矣。

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：“与贫穷地以实无资。”今夫与人相若也，

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，非力则俭也；与人相若也，无饥谨疾灾祸罪之殃，独以贫穷者，非侈则堕也。侈而堕者贫，而力而俭者富。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，是夺力俭而与侈堕也，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，不可得也。

今有人于此，义不入危城，不处军旅，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，世主必从而礼之，贵其智而高其行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。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，设爵禄，所以易民死命也。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，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，不可得也。藏书策，习谈论，聚徒役，服文学而议说，世主必从而礼之，曰：“敬贤士，先王之道也。”夫吏之所税，耕者也；而上之所养，学士也。耕者则重税，学士则多赏，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，不可得也。立节参民，执操不侵，怨言过于耳，必随之以剑，世主必从而礼之，以为自好之士。夫斩首之劳不赏，而家鬪之勇尊显，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鬪，不可得也。国平则养儒侠，难至则用介士。所养者非所用，所用者非所养，此所以乱也。且夫人主于听学也，若是其言，宜布之官而用其身；若非其言，宜去其身而息其端。今以为是也，而弗布于官；以为非也，而不息其端。是而不用，非而不息，乱亡之道也。

澹台子羽，君子之容也，仲尼几而取之，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。宰予之辞，雅而文也，仲尼几而取之，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。故孔子曰：“以容取人乎，失之子羽；以言取人乎，失之宰予。”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。今之新辩滥乎宰予，而世主之听眩乎仲尼，为悦其言，因任其身，则焉得无失乎？是以魏任孟卯之辩，而有华下之患；赵任马服之辩，而有长平之祸。此二者，任辩之失也。夫视锻锡而察青黄，区冶不能以必剑；水击鹄雁，陆断驹马，则臧获不疑钝利。发齿吻形容，伯乐不能以必马；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，则臧获不疑弩良。观容服，听辞言，仲尼不能以必士；试之官职，课其功伐，则庸人不疑于愚智。故明主之吏，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将必发于卒伍。夫有功者必赏，则爵禄厚而愈劝；迁官袭级，则官职大而愈治。夫爵禄大而官职治，王之道也。

盘石千里，不可谓富；象人百万，不可谓强。石非不大，数非不众也，而不可谓富强者，盘不生粟，象人不可使距敌也。今商官技艺之士，亦不垦而食，是地不垦与盘石一贯也。儒侠毋军劳，显而荣者，则民不使与象人同事也。夫祸知盘石象人，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、不使之民，不知事类者也。

故敌国之君王虽说吾义，吾弗入贡而臣；关内之侯虽非吾行，吾必使执禽而朝。是故力多则人朝，力寡则朝于人，故明君务力。夫严家无悍虏，而慈母有败子。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，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。

夫圣人之治国，不恃人之为吾善也，而用其不得为非也。恃人之为吾善也，境内不什数；用人不得为非，一国可使齐。为治者用众而舍寡，故不务德而务法。夫必恃自直之箭，百世无矢；恃自圜之木，千世无轮矣。自直之箭、自圜之木，百世无有一，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？隐栝之道用也。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、自圜之术，良工弗贵也。何则？乘者非一人，射者非一发也。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，明主弗贵也。何则？国法不可失，而所治非一人也。故有术之君，不随适然之善，而行必然之道。

今或谓人曰：“使子必智而寿。”则世必以为狂。夫智，性也；寿，命也。性命者，非所学于人也，而以人之所不能为说人，此世之所以谓之为狂也。谓之不能然，则是谕也。夫谕，性也。以仁义教人，是以智与寿说人也，有度之主弗受也。故善毛啬、西施之美，无益吾面；用脂泽粉黛，则倍其初。言先王之仁义，无益于治；明吾法度，必吾赏罚者，亦国之脂泽粉黛也。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，故不道仁义。

今巫祝之祝人曰：“使若千秋万岁。”千秋万岁之声括耳，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，此人所以简巫祝也。今世儒者之说人主，不善今之所以为治，而语已治之功；不审官法之事，不察奸邪之情，而皆道上古之传誉、先王之成功。儒者饰辞曰：“听吾言，则可以霸王。”此说者之巫祝，有度之主不受也。故明主举实事，去无用，不道仁义者故，不听学者之言。

今不知治者必曰：“得民之心。”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，则是伊尹、管仲无所用也，将听民而已矣。民智之不可用，犹婴儿之心也。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，不搯痤则寢益。剔首、搯痤，必一人抱之，慈母治之，然犹啼呼不止，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。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，而以上为酷；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，而以上为严；征赋钱粟以实仓库，且以救饥馑、备军旅也，而以上为贪；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，并力疾鬪，所以禽虏也，而以上为暴。此四者，所以治安也，而民不知悦也。夫求圣通之士者，为民知之不足师用。昔禹决江浚河，而民聚瓦石；子产开亩树桑，郑人谤訾。禹利天下，子产存郑，皆以受谤，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。故举士而求贤智，为政而期适民，皆乱之端，

未可与为治也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六艺类：

昔仲尼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丧而大义乖。故《春秋》分为五，《诗》分为四，《易》有数家之传。战国从衡，真伪分争，诸子之言纷然淆乱。至秦患之，乃燔灭文章，以愚黔首。汉兴，改秦之败，大收篇籍，广开献书之路。迄孝武世，书缺简脱，礼坏乐崩，圣上喟然而称曰：“朕甚闵焉！”于是建藏书之策，置写书之官，下及诸子传说，皆充秘府。至成帝时，以书颇散亡，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。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，太史令尹咸校数术，侍医李柱国校方技。每一书已，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录而奏之。会向卒，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。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，故有《辑略》，有《六艺略》，有《诸子略》，有《诗赋略》，有《兵书略》，有《术数略》，有《方技略》。今删其要，以备篇籍。

《易经》十二篇，施、孟、梁丘三家。

《易传周氏》二篇。字王孙也。

《服氏》二篇。

《杨氏》二篇。名何，字叔元，菑川人。

《蔡公》二篇。卫人，事周王孙。

《韩氏》二篇。名婴。

《王氏》二篇。名同。

《丁氏》八篇。名宽，字子襄，梁人也。

《古五子》十八篇。自甲子至壬子，说《易阴阳》。

《淮南道训》二篇。淮南王安聘明《易》者九人，号九师说。

《古杂》八十篇，《杂灾异》三十五篇，《神枢》五篇，图一。

《孟氏京房》十一篇，《灾异孟氏京房》六十六篇，五鹿充宗《略说》三篇，《京氏段嘉》十二篇。

《章句》施、孟、梁丘氏各二篇。

凡《易》十三家，二百九十四篇。

《易》曰：“宓戏氏仰观象于天，俯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，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”至于殷、周之际，纣在上位，逆天暴物，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，天人之占可得而效，于是重《易》六爻，作上下篇。孔氏为之《彖》、《象》、

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序卦》之属十篇。故曰《易》道深矣，人更三圣，世历三古。及秦燔书，而《易》为筮卜之事，传者不绝。汉兴，田何传之。讫于宣、元，有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列于学官，而民间有费、高二家之说。刘向以中《古文易经》校施、孟、梁丘经，或脱去“无咎”、“悔亡”，唯费氏经与古文同。

《尚书古文经》四十六卷。为五十七篇。

《经》二十九卷。大、小夏侯二家。《欧阳经》三十二卷。

《传》四十一篇。

《欧阳章句》三十一卷。

《大、小夏侯章句》各二十九卷。

《大、小夏侯解故》二十九篇。

《欧阳说义》二篇。

刘向《五行传记》十一卷。

许商《五行传记》一篇。

《周书》七十一篇。周史记。

《议奏》四十二篇。宣帝时石渠论。

凡《书》九家，四百一十二篇。入刘向《稽疑》一篇。

《易》曰：“河出图，雒出书，圣人则之。”故《书》之所起远矣，至孔子纂焉，上断于尧，下讫于秦，凡百篇，而为之序，言其作意。秦燔书禁学，济南伏生独壁藏之。汉兴亡失，求得二十九篇，以教齐鲁之间。讫孝宣世，有《欧阳》、《大小夏侯氏》，立于学官。《古文尚书》者，出孔子壁中。武帝末，鲁共王坏孔子宅，欲以广其宫，而得《古文尚书》及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凡数十篇，皆古字也。共王往入其宅，闻鼓琴瑟钟磬之音，于是惧，乃止不坏。孔安国者，孔子后也，悉得其书，以考二十九篇，得多十六篇。安国献之。遭巫蛊事，未列于学官。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家经文，《酒诰》脱简一，《召诰》脱简二。率简二十五字者，脱亦二十五字，简二十二字者，脱亦二十二字，文字异者七百有余，脱字数十。《书》者，古之号令，号令于众，其言不立具，则听受施行者费晓。古文读应《尔雅》，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。

《诗经》二十八卷，鲁、齐、韩三家。

《鲁故》二十五卷。

《鲁说》二十八卷。

《齐后氏故》二十卷。

《齐孙氏故》二十七卷。

《齐后氏传》三十九卷。

《齐孙氏传》二十八卷。

《齐杂记》十八卷。

《韩故》三十六卷。

《韩内传》四卷。

《韩外传》六卷。

《韩说》四十一卷。

《毛诗》二十九卷。

《毛诗故训传》三十卷。

凡《诗》六家，四百一十六卷。

《书》曰：“诗言志，歌咏言。”故哀乐之心感，而歌咏之声发。诵其言谓之诗，咏其声谓之歌。故古有采诗之官，王者所以观风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。孔子纯取周诗，上采殷，下取鲁，凡三百五篇，遭秦而全者，以其讽诵，不独在竹帛故也。汉兴，鲁申公为《诗》训故，而齐辕固、燕韩生皆为之传。或取《春秋》，采杂说，咸非其本义。与不得已，鲁最为近之。三家皆列于学官。又有毛公之学，自谓子夏所传，而河间献王好之，未得立。

《礼古经》五十六卷，《经》十七篇。后氏、戴氏。

《记》百三十一篇。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。

《明堂阴阳》三十三篇。古明堂之遗事。

《王史氏》二十一篇。七十子后学者。

《曲台后仓》九篇。

《中庸说》二篇。

《明堂阴阳说》五篇。

《周官经》六篇。王莽时刘歆置博士。

《周官传》四篇。

《军礼司马法》百五十五篇。

《古封禅群祀》二十二篇。

《封禅议对》十九篇。武帝时也。

《汉封禅群祀》三十六篇。

《议奏》三十八篇。石渠。

凡《礼》十三家，五百五十五篇。入《司马法》一家，百五十五篇。

《易》曰：“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，礼义有所错。”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，至周曲为之防，事为之制，故曰：“礼经三百，威仪三千。”及周之衰，诸侯将逾法度，恶其害己，皆灭去其籍，自孔子时而不具，至秦大坏。汉兴，鲁高堂生传《士礼》十七篇。讫孝宣世，后仓最明。戴德、戴圣、庆普皆其弟子，三家立于学官。《礼古经》者，出于鲁淹中及孔氏，与十七篇文相似，多三十九篇。及《明堂阴阳》、《王史氏记》所见，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，虽不能备，犹愈仓等推《士礼》而致于天子之说。

《乐记》二十三篇。

《王禹记》二十四篇。

《雅歌诗》四篇。

《雅琴赵氏》七篇。名定，勃海人，宣帝时丞相魏相所奏。

《雅琴师氏》八篇。名中，东海人，传言师旷后。

《雅琴龙氏》九十九篇。名德，梁人。

凡《乐》六家，百六十五篇。出淮南刘向等《琴颂》七篇。

《易》曰：“先王作乐崇德，殷荐之上帝，以享祖考。”故自黄帝下至三代，乐各有名。孔子曰：“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；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”二者相与并行。周衰俱坏，乐尤微眇，以音律为节，又为郑、卫所乱，故无遗法。汉兴，制氏以雅乐声律，世在乐官，颇能纪其铿锵鼓舞，而不能言其义。六国之君，魏文侯最为好古，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，献其书，乃《周官·大宗伯》之《大司乐》章也。武帝时，河间献王好儒，与毛生等共采《周官》及诸子言乐事者，以作《乐记》，献八佾之舞，与制氏不相远。其内史丞王定传之，以授常山王禹。禹，成帝时为谒者，数言其义，献二十四卷记。刘向校书，得《乐记》二十三篇，与禹不同，其道漫以益微。

《春秋古经》十二篇，《经》十一卷。公羊、谷梁二家。

《左氏传》三十卷。左丘明，鲁太史。

《公羊传》十一卷。公羊子，齐人。

《谷梁传》十一卷。谷梁子，鲁人。

《邹氏传》十一卷。

《夹氏传》十一卷。有录无书。

《左氏微》二篇。

《铎氏微》三篇。楚太傅铎椒也。

《张氏微》十篇。

《虞氏微传》二篇。赵相虞卿。

《公羊外传》五十篇。

《谷梁外传》二十篇。

《公羊章句》三十八篇。

《谷梁章句》三十三篇。

《公羊杂记》八十三篇。

《公羊颜氏记》十一篇。

《公羊董仲舒治狱》十六篇。

《议奏》三十九篇。石渠论。

《国语》二十一篇。左丘明著。

《新国语》五十四篇。刘向分《国语》。

《世本》十五篇。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。

《战国策》三十二篇。记春秋后。

《奏事》二十篇。秦时大臣奏事，及刻石名山文也。

《楚汉春秋》九篇。陆贾所记。

《太史公》百三十篇。十篇有录无书。

冯商所续《太史公》七篇。

《太古以来年纪》二篇。

《汉著记》百九十卷。

《汉大年纪》五篇。

凡《春秋》二十三家，九百四十八篇。省《太史公》四篇。

古之王者世有史官，君举必书，所以慎言行，昭法式也。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，事为《春秋》，言为《尚书》，帝王靡不同之。周室既微，载籍残缺，仲尼思存前圣之业，乃称曰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吾能征之矣。”以鲁周公之国，礼文备物，史官有法，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，据行事，仍人道，因兴以立功，就败以成罚，假日月以定历数，藉朝聘以正礼乐。有所褒讳贬损，不可书见，口授弟子，弟子退而异言。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，以失其真，故论本事而作传，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。《春秋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，有威权势力，其事实皆形于传，是以隐其书而不宣，所以免时难也。及末世口说流行，故有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、邹、夹之《传》。四家之中，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立于学官，邹氏无师，夹氏未有书。

《论语》古二十一篇。出孔子壁中，两《子张》。

《齐》二十二篇。多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。

《鲁》二十篇，《传》十九篇。

《齐说》二十九篇。

《鲁夏侯说》二十一篇。

《鲁安昌侯说》二十一篇。

《鲁王骏说》二十篇。

《燕传说》三卷。

《议奏》十八篇。石渠论。

《孔子家语》二十七卷。

《孔子三朝》七篇。

《孔子徒人图法》二卷。

凡《论语》十二家，二百二十九篇。

《论语》者，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。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论纂，故谓之《论语》。汉兴，有齐、鲁之说。传《齐论》者，昌邑中尉王吉、少府宋畸、御史大夫贡禹、尚书令五鹿充宗、胶东庸生，唯王阳名家。传《鲁论语》者，常山都尉龚奋、长信少府夏侯胜、丞相韦贤、鲁扶卿、前将军萧望之、安昌侯张禹，皆名家。张氏最后而行于世。

《孝经古孔氏》一篇。二十二章。

《孝经》一篇。十八章。长孙氏、江氏、后氏、翼氏四家。

《长孙氏说》二篇。

《江氏说》一篇。

《翼氏说》一篇。

《后氏说》一篇。

《杂传》四篇。

《安昌侯说》一篇。

《五经杂议》十八篇。石渠论。

《尔雅》三卷二十篇。

《小尔雅》一篇，《古今字》一卷。

《弟子职》一篇。

《说》三篇。

凡《孝经》十一家，五十九篇。

《孝经》者，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。夫孝，天之经，地之义，民之

行也。举大者言，故曰《孝经》。汉兴，长孙氏、博士江翁、少府后仓、谏大夫翼奉、安昌侯张禹传之，各自名家。经文皆同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。“父母生之，续莫大焉”，“故亲生之膝下”，诸家说不安处，古文字读皆异。

《史籀》十五篇。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，建武时亡六篇矣。

《八体六技》。

《苍颉》一篇。上七章，秦丞相李斯作；《爰历》六章，车府令赵高作；《博学》七章，太史令胡毋敬作。

《凡将》一篇。司马相如作。

《急就》一篇。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。

《元尚》一篇。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。

《训纂》一篇。扬雄作。

《别字》十三篇。

《苍颉传》一篇。

扬雄《苍颉训纂》一篇。

杜林《苍颉训纂》一篇。

杜林《苍颉故》一篇。

凡小学十家，四十五篇。入扬雄、杜林二家三篇。

《易》曰：“上古结绳以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百官以治，万民以察，盖取诸《夬》。”“夬，扬于王庭”，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，其用最大也。古者八岁入小学，故《周官》保氏掌养国子，教之六书，谓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音、转注、假借，造字之本也。汉兴，萧何草律，亦著其法，曰：“太史试学童，能讽书九千字以上，乃得为史。又以六体试之，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。吏民上书，字或不正，辄举劾。”六体者，古文、奇字、篆书、隶书、缪篆、虫书，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，摹印章，书幡信也。古制，书必同文，不知则阙，问诸故老，至于衰世，是非无正，人用其私。故孔子曰：“吾犹及史之阙文也，今亡矣夫！”盖伤其漫不正。《史籀篇》者，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，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。《苍颉》七章者，秦丞相李斯所作也；《爰历》六章者，车府令赵高所作也；

《博学》七章者，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。文字多取《史籀篇》，而篆体复颇异，所谓秦篆者也。是时始造隶书矣，起于官狱多事，苟趋省易，施之于徒隶也。汉兴，闾里书师合《苍颉》、《爰历》、《博学》三篇，断六十字以为一章，凡五十五章，并为《苍颉篇》。武帝时司马相如作《凡将

篇》，无复字。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《急就篇》，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《元尚篇》，皆《苍颉》中正字也。《凡将》则颇有出矣。至元始中，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，各令记字于庭中。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《训纂篇》，顺续《苍颉》，又易《苍颉》中重复之字，凡八十九章。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，凡一百二章，无复字，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。《苍颉》多古字，俗师失其读，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，张敞从受之，传至外孙之子杜林，为作训故，并列焉。

凡六艺一百三家，三千一百二十三篇。入三家，一百五十九篇；出重十一篇。

六艺之文：《乐》以和神，仁之表也；《诗》以正言，义之用也；《礼》以明体，明者着见，故无训也；《书》以广听，知之术也；《春秋》以断事，信之符也。五者，盖五常之道，相须而备，而《易》为之原。故曰“《易》不可见，则乾坤或几乎息矣”，言与天地为终始也。至于五学，世有变改，犹五行之更用事焉。古之学者耕且养，三年而通一艺，存其大体，玩经文而已，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，三十而五经立也。后世经传既已乖离，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，而务碎义逃难，便辞巧说，破坏形体；说五经之文，至于二三万言。后进弥以驰逐，故幼童而守一艺，白首而后能言；安其所习，毁所不见，终以自蔽。此学者之大患也。序六艺为九种。

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

太史公曰：余读功令，至于广厉学官之路，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曰：嗟乎！夫周室衰而《关雎》作，幽厉微而礼乐坏，诸侯恣行，政由强国。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，于是论次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修起礼、乐。适齐闻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。自卫返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。世以混浊莫能用，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，曰：“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矣。”西狩获麟，曰：“吾道穷矣。”故因史记作《春秋》，以当王法，以辞微而指博，后世学者多录焉。

自孔子卒后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，大者为师傅卿相，小者友教士大夫，或隐而不见。故子路居卫，子张居陈，澹台子羽居楚，子夏居西河，子贡终于齐。如田子方、段干木、吴起、禽滑釐之属，皆受业于子夏之伦，为王者师。是时独魏文侯好学。后陵迟以至于始皇，天下并争于战国，儒术既绌焉，然齐、鲁之间，学者独不废也。于威、宣之际，孟子、荀卿之列，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，以学显于当世。

及至秦之季世，焚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坑术士，六艺从此缺焉。陈涉之王也，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。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，卒与涉俱死。陈涉起匹夫，驱瓦合适戍，旬月以王楚，不满半岁竟灭亡，其事至微浅，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，何也？以秦焚其业，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。

及高皇帝诛项籍，举兵围鲁，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，弦歌之音不绝，岂非圣人之遗化，好礼乐之国哉？故孔子在陈，曰：“归与归与！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”夫齐鲁之间于文学，自古以来，其天性也。故汉兴，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，讲习大射乡饮之礼。叔孙通作汉礼仪，因为太常，诸生弟子共定者，咸为选首，于是喟然叹兴于学。然尚有干戈，平定四海，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。孝惠、吕后时，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。孝文时颇征用，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。及至孝景，不任儒者，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，故诸博士具官待问，未有进者。

及今上即位，赵绾、王臧之属明儒学，而上亦乡之，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。自是之后，言《诗》于鲁则申培公，于齐则辕固生，于燕则韩太傅。言《尚书》自济南伏生。言《礼》自鲁高堂生。言《易》自菑川田生。言《春秋》于齐鲁自胡毋生，于赵自董仲舒。及窦太后崩，武安侯田蚡为丞相，绌黄老、刑名百家之言，延文学儒者数百人，而公孙弘以《春秋》白衣为天子三公，封以平津侯。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。

公孙弘为学官，悼道之郁滞，乃请曰：“丞相御史言：制曰：‘盖闻导民以礼，风之以乐。婚姻者，居室之大伦也。今礼废乐崩，朕甚愍焉。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，咸登诸朝。其令礼官劝学，讲议洽闻兴礼，以为天下先。太常议，与博士弟子，崇乡里之化，以广贤材焉。’谨与太常臧、博士平等议曰：闻三代之道，乡里有教，夏曰校，殷曰序，周曰庠。其劝善也，显之朝廷；其惩恶也，加之刑罚。故教化之行也，建首善自京师始，由内及外。今陛下昭至德，开大明，配天地，本人伦，劝学修礼，崇化厉贤，以风四方，太平之原也。古者政教未洽，不备其礼，请因旧官而兴焉。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，复其身。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，仪状端正者，补博士弟子。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，敬长上，肃政教，顺乡里，出入不悖所闻者，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，二千石谨察可者，当与计偕，诣太常，得受业如弟子。一岁皆辄试，能通一艺以上，补文学掌故缺；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，太常籍奏。即有秀才异等，辄以名闻。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，辄罢之，而请诸不称者罚。臣谨案诏书

律令下者，明天人分际，通古今之义，文章尔雅，训辞深厚，恩施甚美。小吏浅闻，不能究宣，无以明布谕下。治礼次治掌故，以文学礼义为官，迁留滞。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，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，补左右内史、大行卒史；比百石已下，补郡太守卒史；皆各二人，边郡一人。先用诵多者，若不足，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，文学掌故补郡属，备员。请著功令。佗如律令。”制曰：“可。”自此以来，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。

申公者，鲁人也。高祖过鲁，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。吕太后时，申公游学长安，与刘郢同师。已而郢为楚王，令申公傅其太子戊。戊不好学，疾申公。及王郢卒，戊立为楚王，胥靡申公。申公耻之，归鲁，退居家教，终身不出门，复谢绝宾客，独王命召之乃往。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。申公独以《诗经》为训以教，无传，疑者则阙不传。

兰陵王臧既受《诗》，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，免去。今上初即位，臧乃上书宿卫上，累迁，一岁中为郎中令。及代赵绾亦尝受《诗》申公，绾为御史大夫。绾、臧请天子，欲立明堂以朝诸侯，不能就其事，乃言师申公。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，弟子二人乘轺传从。至，见天子。天子问治乱之事，申公时已八十余，老，对曰：“为治者不在多言，顾力行何如耳。”是时天子方好文词，见申公对，默然。然已招致，则以为太中大夫，舍鲁邸，议明堂事。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，不说儒术，得赵绾、王臧之过以让上，上因废明堂事，尽下赵绾、王臧吏，后皆自杀。申公亦疾免以归，数年卒。

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：孔安国至临淮太守，周霸至胶西内史，夏宽至城阳内史，殳鲁赐至东海太守，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，徐偃为胶西中尉，邹人闾门庆忌为胶东内史。其治官民皆有廉节，称其好学。学官弟子行虽不备，而至于大夫、郎中、掌故以百数。言《诗》虽殊，多本于申公。

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，齐人也。以治《诗》，孝景时为博士。与黄生争论景帝前。黄生曰：“汤、武非受命，乃弑也。”辕固生曰：“不然。夫桀、纣虐乱，天下之心皆归汤、武，汤、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、纣，桀、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、武，汤、武不得已而立，非受命为何？”黄生曰：“冠虽敝，必加于首；履虽新，必关于足。何者，上下之分也。今桀、纣虽失道，然君上也；汤、武虽圣，臣下也。夫主有失行，臣下不能正

言匡过以尊天子，反因过而诛之，代立践南面，非弑而何也？”辕固生曰：“必若所云，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，非邪？”于是景帝曰：“食肉不食马肝，不为不知味；言学者无言汤、武受命，不为愚。”遂罢。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。

窦太后好老子书，召辕固生问老子书。固曰：“此是家人言耳。”太后怒曰：“安得司空城旦书乎？”乃使固入圈刺豕。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，乃假固利兵，下圈刺豕，正中其心，一刺，豕应手而倒。太后默然，无以复罪，罢之。居顷之，景帝以固为廉直，拜为清河王太傅。久之，病免。

今上初即位，复以贤良征固。诸谀儒多疾毁固，曰“固老”，罢归之。时固已九十余矣。固之征也，薛人公孙弘亦征，侧目而视固。固曰：“公孙子，务正学以言，无曲学以阿世！”自是之后，齐言《诗》皆本辕固生也。诸齐人以《诗》显贵，皆固之弟子也。

韩生者，燕人也。孝文帝时为博士，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。韩生推《诗》之意而为《内外传》数万言，其语颇与齐鲁间殊，然其归一也。淮南贲生受之。自是之后，而燕赵间言《诗》者由韩生。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。

伏生者，济南人也。故为秦博士。孝文帝时，欲求能治《尚书》者，天下无有，乃闻伏生能治，欲召之。是时伏生年九十余，老，不能行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。秦时焚书，伏生壁藏之。其后兵大起，流亡，汉定，伏生求其书，亡数十篇，独得二十九篇，即以教于齐鲁之间。学者由是颇能言《尚书》，诸山东大师无不涉《尚书》以教矣。

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，欧阳生教千乘兒宽。兒宽既通《尚书》，以文学应郡举，诣博士受业，受业孔安国。兒宽贫无资用，常为弟子都养，及时时间行佣赁，以给衣食。行常带经，止息则诵习之。以试第次，补廷尉史。是时张汤方乡学，以为奏讞掾，以古法议决疑大狱，而爱幸宽。宽为人温良，有廉智，自持，而善著书、书奏，敏于文，口不能发明也。汤以为长者，数称誉之。及汤为御史大夫，以兒宽为掾，荐之天子。天子见问，说之。张汤死后六年，兒宽位至御史大夫。九年而以官卒。宽在三公位，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，然无有所匡谏；于官，官属易之，不为尽力。张生亦为博士。而伏生孙以治《尚书》征，不能明也。

自此之后，鲁周霸、孔安国，雒阳贾嘉，颇能言《尚书》事。孔氏有古文《尚书》，而安国以今文读之，因以起其家。逸《书》得十余篇，

盖《尚书》滋多于是矣。

诸学者多言《礼》，而鲁高堂生最本。《礼》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，及至秦焚书，书散亡益多，于今独有《士礼》，高堂生能言之。

而鲁徐生善为容。孝文帝时，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。传子至孙徐延、徐襄。襄，其天姿善为容，不能通《礼经》；延颇能，未善也。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，至广陵内史。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、桓生、单次，皆尝为汉礼官大夫。而瑕丘萧奋以《礼》为淮阳太守。是后能言《礼》为容者，由徐氏焉。

自鲁商瞿受《易》孔子，孔子卒，商瞿传《易》，六世至齐人田何，字子庄，而汉兴。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，子仲传菑川人杨何。何以《易》，元光元年征，官至中大夫。齐人即墨成以《易》至城阳相。广川人孟但以《易》为太子门大夫。鲁人周霸，莒人衡胡，临菑人主父偃，皆以《易》至二千石。然要言《易》者本于杨何之家。

董仲舒，广川人也。以治《春秋》，孝景时为博士。下帷讲诵，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，或莫见其面，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，其精如此。进退容止，非礼不行，学士皆师尊之。今上即位，为江都相。以《春秋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，故求雨闭诸阳，纵诸阴，其止雨反是。行之一国，未尝不得所欲。中废为中大夫，居舍，著《灾异之记》。是时辽东高庙灾，主父偃疾之，取其书奏之天子。天子召诸生示其书，有刺讥。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，以为下愚。于是下董仲舒吏，当死，诏赦之。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。

董仲舒为人廉直。是时方外攘四夷，公孙弘治《春秋》不如董仲舒，而弘希世用事，位至公卿。董仲舒以弘为从谀。弘疾之，乃言上曰：“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。”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，亦善待之。董仲舒恐久获罪，疾免居家。至卒，终不治产业，以修学著书为事。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，唯董仲舒名为明于《春秋》，其传公羊氏也。

胡毋生，齐人也。孝景时为博士，以老归教授。齐之言《春秋》者多受胡毋生，公孙弘亦颇受焉。

瑕丘江生为《谷梁春秋》。自公孙弘得用，尝集比其义，卒用董仲舒。

仲舒弟子遂者：兰陵褚大，广川殷忠，温吕步舒。褚大至梁相。步舒至长史，持节使决淮南狱，于诸侯擅专断，不报，以《春秋》之义正之，天子皆以为是。弟子通者，至于命大夫；为郎、谒者、掌故者以百数。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。

《汉书·儒林传》

古之儒者，博学乎《六艺》之文。《六艺》者，王教之典籍，先圣所以明天道，正人伦，致至治之成法也。周道既衰，坏于幽厉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，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，以圣德遭季世，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，乃叹曰：“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！”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”于是应聘诸侯，以答礼行谊。西入周，南至楚，畏匡厄陈，奸七十余君。适齐闻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；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。究观古今之篇籍，乃称曰：“大哉，尧之为君也！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焕乎其有文章也！”又曰：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于是叙《书》则断《尧典》，称乐则法《韶舞》，论《诗》则首《周南》。缀周之礼，因鲁《春秋》，举十二公行事，绳之以文武之道，成一王法，至获麟而止。盖晚而好《易》，读之韦编三绝，而为之传。皆因近圣之事，以立先王之教，故曰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”，“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其天乎”。

仲尼既没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，大者为卿相师傅，小者友教士大夫，或隐而不见。故子张居陈，澹台子羽居楚，子夏居西河，子贡终于齐。如田子方、段干木、吴起、禽滑釐之属，皆受业于子夏之伦，为王者师。是时，独魏文侯好学。天下并争于战国，儒术既黜焉，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，至于威宣之际，孟子、孙卿之列咸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，以学显于当世。

及秦始皇兼天下，燔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杀术士，六学从此缺矣。陈涉之王也，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，于是孔甲为涉博士，卒与俱死。陈涉起匹夫，驱适戍以立号，不满岁而灭亡，其事至微浅，然而搢绅先生负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？以秦禁其业，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。

及高皇帝诛项籍，引兵围鲁，鲁中诸儒尚讲颂习礼，弦歌之音不绝，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？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，讲习大射乡饮之礼。叔孙通作汉礼仪，因为奉常，诸弟子共定者，咸为选首，然后喟然兴于学。然尚有干戈，平定四海，亦未皇庠序之事也。孝惠、高后时，公卿皆武力功臣。孝文时颇登用，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。及至孝景，不任儒，窦太后又好黄老术，故诸博士具官待问，未有进者。

汉兴，言《易》自淄川田生；言《书》自济南伏生；言《诗》，于鲁则申培公，于齐则辕固生，燕则韩太傅；言《礼》，则鲁高堂生；言《春秋》，于齐则胡毋生，于赵则董仲舒。及窦太后崩，武安君田蚡为丞相，

黜黄老、刑名百家之言，延文学儒者以百数，而公孙弘以治《春秋》为丞相封侯，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。

弘为学官，悼道之郁滞，乃请曰：“丞相、御史言：制曰：‘盖闻导民以礼，风之以乐。婚姻者，居室之大伦也。今礼废乐崩，朕甚愍焉，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，咸登诸朝。其令礼官劝学，讲义洽闻，举遗兴礼，以为天下先。太常议，与博士弟子，崇乡里之化，以厉贤材焉。’谨与太常臧、博士平等议，曰：闻三代之道，乡里有教，夏曰校，殷曰庠，周曰序。其劝善也，显之朝廷；其惩恶也，加之刑罚。故教化之行也，建首善自京师始，繇内及外。今陛下昭至德，开大明，配天地，本人伦，劝学兴礼，崇化厉贤，以风四方，太平之原也。古者政教未洽，不备其礼，请因旧官而兴焉。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，复其身。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，补博士弟子。郡国县官有好文学，敬长上，肃政教，顺乡里，出入不悖，所闻，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。二千石谨察可者，常与计偕，诣太常，得受业如弟子。一岁皆辄课，能通一艺以上，补文学掌故缺；其高第可以为郎中，太常籍奏。即有秀才异等，辄以名闻。其不事学若下材，及不能通一艺，辄罢之，而请诸能称者。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，明天人分际，通古今之谊，文章尔雅，训辞深厚，恩施甚美。小吏浅闻，弗能究宣，亡以明布谕下。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，迁留滞。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、大行卒史，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，皆各二人，边郡一人。先用诵多者，不足，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，文学掌故补郡属，备员。请著功令。它如律令。”

制曰：“可。”自此以来，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。

昭帝时举贤良文学，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，宣帝末增倍之。元帝好儒，能通一经者皆复。数年，以用度不足，更为设员千人，郡国置《五经》百石卒史。成帝末，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，今天子太学弟子少，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。岁余，复如故。平帝时王莽秉政，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，勿以为员，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，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，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。

自鲁商瞿子木受《易》孔子，以授鲁桥庇子庸。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。子弓授燕周丑子家。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。子乘授齐田何子装。及秦禁学，《易》为筮卜之书，独不禁，故传受者不绝也。汉兴，田何以齐田徙杜陵，号杜田生，授东武王同子中、洛阳周王孙、丁宽、齐服生，

皆著《易传》数篇。同授淄川杨何，字叔元，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。齐即墨成，至城阳相。广川孟但，为太子门大夫。鲁周霸、莒衡胡、临淄主父偃，皆以《易》至大官。要言《易》者本之田何。

丁宽字子襄，梁人也。初梁项生从田何受《易》，时宽为项生从者，读《易》精敏，材过项生，遂事何。学成，何谢宽。宽东归，何谓门人曰：“《易》以东矣。”宽至洛阳，复从周王孙受古义，号《周氏传》。景帝时，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，号丁将军，作《易说》三万言，训故举大谊而已，今《小章句》是也。宽授同郡碭田王孙。王孙授施雠、孟喜、梁丘贺。繇是《易》有施、孟、梁丘之学。

施雠字长卿，沛人也。沛与碭相近，雠为童子，从田王孙受《易》。后雠徙长陵，田王孙为博士，复从卒業，与孟喜、梁丘贺并为门人。谦让，常称学废，不教授。及梁丘贺为少府，事多，乃遣子临分将门人张禹等从雠问。雠自匿不肯见，贺固请，不得已乃授临等。于是贺荐雠：“结发事师数十年，贺不能及。”诏拜雠为博士。甘露中与《五经》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。雠授张禹、琅邪鲁伯。伯为会稽太守，禹至丞相。禹授淮阳彭宣、沛戴崇子平。崇为九卿，宣大司空。禹、宣皆有传。鲁伯授泰山毛萇如少路、琅邪邴丹曼容，著清名。萇如至常山太守。此其知名者也。繇是施家有张、彭之学。

孟喜字长卿，东海兰陵人也。父号孟卿，善为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，授后苍、疏广。世所传《后氏礼》、《疏氏春秋》，皆出孟卿。孟卿以《礼经》多，《春秋》烦杂，乃使喜从田王孙受《易》。喜好自称誉，得《易》家候阴阳灾变书，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，独传喜，诸儒以此耀之。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，曰：“田生绝于施雠手中，时喜归东海，安得此事？”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，后为《易》，饰《易》文，以为“箕子明夷，阴阳气亡箕子；箕子者，万物方荑兹也”。宾持论巧慧，《易》家不能难，皆白“非古法也”。云受孟喜，喜为名之。后宾死，莫能持其说。喜因不肯仞，以此不见信。喜举孝廉为郎，曲台署长，病免，为丞相掾。博士缺，众人荐喜。上闻喜改师法，遂不用喜。喜授同郡白光少子、沛翟牧子兄，皆为博士。繇是有翟、孟、白之学。

梁丘贺字长翁，琅邪诸人也。以能心计，为武骑。从太中大夫京房受《易》。房者，淄川杨何弟子也。房出为齐郡太守，贺更事田王孙。宣帝时，闻京房为《易》明，求其门人，得贺。贺时为都司空令，坐事，论免为庶人。待诏黄门数入说教侍中，以召贺。贺入说，上善之，以贺

为郎。会八月饮酎，行祠孝昭庙，先驱旄头剑挺堕地，首垂泥中，刃乡乘輿车，马惊。于是召贺筮之，有兵谋，不吉。上还，使有司侍祠。是时霍氏外孙代郡太守任宣坐谋反诛，宣子章为公车丞，亡在渭城界中，夜玄服入庙，居郎间，执戟立庙门，待上至，欲为逆。发觉，伏诛。故事，上常夜入庙，其后待明而入，自此始也。贺以筮有应，繇是近幸，为太中大夫，给事中，至少府。为人小心周密，上信重之。年老终官。传子临，亦入说，为黄门郎。甘露中，奉使问诸儒于石渠。临学精孰，专行京房法。琅邪王吉通《五经》，闻临说，善之。时宣帝选高材郎十人从临讲，吉乃使其子郎中骏上疏从临受《易》。临代五鹿充宗君孟为少府，骏御史大夫，自有传。充宗授平陵士孙张仲方、沛邓彭祖子夏、齐衡咸长宾。张为博士，至扬州牧，光禄大夫给事中，家世传业；彭祖，真定太傅；咸，王莽讲学大夫。繇是梁丘有士孙、邓、衡之学。

京房受《易》梁人焦延寿。延寿云尝从孟喜问《易》。会喜死，房以为延寿《易》即孟氏学，翟牧、白生不肯，皆曰非也。至成帝时，刘向校书，考《易》说，以为诸《易》家说皆祖田何、扬叔元、丁将军，大谊略同，唯京氏为异，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，托之孟氏，不相与同。房以明灾异得幸，为石显所譖诛，自有传。房授东海殷嘉、河东姚平、河南乘弘，皆为郎、博士。繇是《易》有京氏之学。

费直字长翁，东莱人也。治《易》为郎，至单父令。长于卦筮，亡章句，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。琅邪王璜平中能传之。璜又传古文《尚书》。

高相，沛人也。治《易》与费公同时，其学亦亡章句，专说阴阳灾异，自言出于丁将军。传至相，相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。康以明《易》为郎，永至豫章都尉。及王莽居摄，东郡太守翟谊谋举兵诛莽，事未发，康候知东郡有兵，私语门人，门人上书言之。后数月，翟谊兵起，莽召问，对受师高康。莽恶之，以为惑众，斩康。繇是《易》有高氏学。高、费皆未尝立于学官。

伏生，济南人也，故为秦博士。孝文时，求能治《尚书》者，天下亡有，闻伏生治之，欲召。时伏生年九十余，老不能行，于是诏太常，使掌故朝错往受之。秦时禁《书》，伏生壁藏之，其后大兵起，流亡。汉定，伏生求其《书》，亡数十篇，独得二十九篇，即以教于齐、鲁之间。齐学者由此颇能言《尚书》，山东大师亡不涉《尚书》以教。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。张生为博士，而伏生孙以治《尚书》征，弗能明定。是

后鲁周霸、洛阳贾嘉颇能言《尚书》云。

欧阳生字和伯，千乘人也。事伏生，授倪宽。宽又受业孔安国，至御史大夫，自有传。宽有俊材，初见武帝，语经学。上曰：“吾始以《尚书》为朴学，弗好，及闻宽说，可观。”乃从宽问一篇。欧阳、大小夏侯氏学皆出于宽。宽授欧阳生子，世世相传，至曾孙高子阳，为博士。高孙地余长宾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，后为博士，论石渠。元帝即位，地余侍中，贵幸，至少府。戒其子曰：“我死，官属即送汝财物，慎毋受。汝九卿儒者子孙，以廉洁著，可以自成。”及地余死，少府官属共送数百万，其子不受。天子闻而嘉之，赐钱百万。地余少子政为王莽讲学大夫。由是《尚书》世有欧阳氏学。

林尊字长宾，济南人也。事欧阳高，为博士，论石渠。后至少府、太子太傅，授平陵平当、梁陈翁生。当至丞相，自有传。翁生信都太傅，家世传业。由是欧阳有平、陈之学。翁生授琅邪殷崇、楚国龚胜。崇为博士，胜右扶风，自有传。而平当授九江朱普公文、上党鲍宣。普为博士，宣司隶校尉，自有传。徒众尤盛，知名者也。

夏侯胜，其先夏侯都尉，从济南张生受《尚书》，以传族子始昌。始昌传胜，胜又事同郡蔺卿。蔺卿者，倪宽门人。胜传从兄子建，建又事欧阳高。胜至长信少府，建太子太傅，自有传。由是《尚书》有大小夏侯之学。

周堪字少卿，齐人也。与孔霸俱事大夏侯胜。霸为博士。堪译官令，论于石渠，经为最高，后为太子少傅，而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。及元帝即位，堪为光禄大夫，与萧望之并领尚书事，为石显等所谮，皆免官。望之自杀，上愍之，乃擢堪为光禄勋，语在《刘向传》。堪授牟卿及长安许商长伯。牟卿为博士，霸以帝师赐爵号褒成君，传于光，亦事牟卿，至丞相，自有传。由是大夏侯有孔、许之学。商善为算，著《五行论历》，四至九卿，号其门人沛唐林子高为德行，平陵吴章伟君为言语，重泉王吉少音为政事，齐炅钦幼卿为文学。王莽时，林、吉为九卿，自表上师冢，大夫博士郎吏为许氏学者，各从门人，会车数百两，儒者荣之。钦、章皆为博士，徒众尤盛。章为王莽所诛。

张山拊字长宾，平陵人也。事小夏侯建，为博士，论石渠，至少府。授同县李寻、郑宽中少君、山阳张无故子儒、信都秦恭延君、陈留假仓子骄。无故善修章句，为广陵太傅，守小夏侯说文。恭增师法至百万言，为城阳内史。仓以谒者论石渠，至胶东相。寻善说灾异，为骑都尉，自

有传。宽中有俊材，以博士授太子，成帝即位，赐爵关内侯，食邑八百户，迁光禄大夫，领尚书事，甚尊重。会疾卒，谷永上疏曰：“臣闻圣王尊师傅，褒贤俊，显有功，生则致其爵禄，死则异其礼谥。昔周公薨，成王葬以变礼，而当天心。公叔文子卒，卫侯加以美谥，著为后法。近事，大司空朱邑、右扶风翁归德茂夭年，孝宣皇帝愍册厚赐，赞命之臣靡不激扬。关内侯郑宽中有颜子之美质，包商、偃之文学，严然总《五经》之眇论，立师傅之显位，入则乡唐虞之闕道，王法纳乎圣听，出则参冢宰之重职，功列施乎政事，退食自公，私门不开，散赐九族，田亩不益，德配周召，忠合《羔羊》，未得登司徒，有家臣，卒然早终，尤可悼痛！臣愚以为宜加其葬礼，赐之令谥，以章尊师褒贤显功之德。”上吊赠宽中甚厚。由是小夏侯有郑、张、秦、假、李氏之学。宽中授东郡赵玄，无故授沛唐尊，恭授鲁冯宾。宾为博士，尊王莽太傅，玄哀帝御史大夫，至大官，知名者也。

孔氏有古文《尚书》，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，因以起其家逸《书》，得十余篇，盖《尚书》兹多于是矣。遭巫蛊，未立于学官。安国为谏大夫，授都尉朝，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。迁书载《尧典》、《禹贡》、《洪范》、《微子》、《金縢》诸篇，多古文说。都尉朝授胶东庸生。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，以明《穀梁春秋》为博士、部刺史，又传《左氏》。常授虢徐敖。敖为右扶风掾，又传《毛诗》，授王璜、平陵涂恽子真。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。王莽时，诸学皆立。刘歆为国师，璜、恽等皆贵显。世所传《百两篇》者，出东莱张霸，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，又采《左氏传》、《书叙》为作首尾，凡百二篇。篇或数简，文意浅陋。成帝时求其古文者，霸以能为《百两》征，以中书校之，非是。霸辞受父，父有弟子尉氏樊并。时太中大夫平当、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。后樊并谋反，乃黜其书。

申公，鲁人也。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《诗》。汉兴，高祖过鲁，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。吕太后时，浮丘伯在长安，楚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学。元王薨，郢嗣立为楚王，令申公傅太子戊。戊不好学。病申公。及戊立为王，胥靡申公。申公愧之，归鲁退居家教，终身不出门。复谢宾客，独王命召之乃往。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，申公独以《诗经》为训故以教，亡传，疑者则阙弗传。兰陵王臧既从受《诗》，已通，事景帝为太子少傅，免去。武帝初即位，臧乃上书宿卫，累迁，一岁至郎中令。及代赵绾亦尝受《诗》申公，为御史大夫。绾、

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，不能就其事，乃言师申公。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，安车以蒲裹轮，驾驷迎申公，弟子二人乘轺传从。至，见上，上问治乱之事。申公时已八十余，老，对曰：“为治者不在多言，顾力行何如耳。”是时上方好文辞，见申公对，默然。然已招致，即以为太中大夫，舍鲁邸，议明堂事。太皇窦太后喜《老子》言，不说儒术，得绾、臧之过，以让上曰：“此欲复为新垣平也！”上因废明堂事，下绾、臧吏，皆自杀。申公亦病免归，数年卒。弟子为博士十余人，孔安国至临淮太守，周霸胶西内史，夏宽城阳内史，殳鲁赐东海太守，兰陵缪生长沙内史，徐偃胶西中尉，邹人阙门庆忌胶东内史，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。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，而至于大夫、郎、掌故以百数。申公卒以《诗》、《春秋》授，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，徒众最盛。及鲁许生、免中徐公，皆守学教授。韦贤治《诗》，事大江公及许生，又治《礼》，至丞相。传子玄成，以淮阳中尉论石渠，后亦至丞相。玄成及兄子赏以《诗》授哀帝，至大司马车骑将军，自有传。由是《鲁诗》有韦氏学。

王式字翁思，东平新桃人也。事免中徐公及许生。式为昌邑王师。昭帝崩，昌邑王嗣立，以行淫乱废，昌邑群臣皆下狱诛，唯中尉王吉、郎中令龚遂以数谏减死论。式系狱当死，治事使者责问曰：“师何以亡谏书？”式对曰：“臣以《诗》三百五篇朝夕授王，至于忠臣孝子之篇，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；至于危亡失道之君，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。臣以三百五篇谏，是以亡谏书。”使者以闻，亦得减死论，归家不教授。山阳张长安幼君先事式，后东平唐长宾、沛褚少孙亦来事式，问经数篇，式谢曰：“闻之于师具是矣，自润色之。”不肯复授。唐生、褚生应博士弟子选，诣博士，抠衣登堂，颂礼甚严，试诵说，有法，疑者丘盖不言。诸博士惊问何师，对曰事式。皆素闻其贤，共荐式。诏除下为博士。式征来，衣博士衣而不冠，曰：“刑余之人，何宜复充礼官？”既至，止舍中，会诸侯大夫博士，共持酒肉劳式，皆注意高仰之。博士江公世为《鲁诗》宗，至江公著《孝经说》，心嫉式，谓歌吹诸生曰：“歌《骊驹》。”式曰：“闻之于师：客歌《骊驹》，主人歌《客毋庸归》。今日诸君为主人，日尚早，未可也。”江翁曰：“经何以言之？”式曰：“在《曲礼》。”江翁曰：“何狗曲也！”式耻之，阳醉偃地。式客罢，让诸生曰：“我本不欲来，诸生强劝我，竟为竖子所辱！”遂谢病免归，终于家。张生、唐生、褚生皆为博士。张生论石渠，至淮阳中尉。唐生楚太傅。由是《鲁诗》有张、唐、褚氏之学。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，以《诗》授元帝。其门人琅邪

王扶为泗水中尉，陈留许晏为博士。由是张家有许氏学。初，薛广德亦事王式，以博士论石渠，授龚舍，广德至御史大夫，舍泰山太守，皆有传。

辕固，齐人也。以治《诗》孝景时为博士，与黄生争论于上前。黄生曰：“汤、武非受命，乃杀也。”固曰：“不然。夫桀、纣荒乱，天下之心皆归汤、武，汤、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、纣。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、武，汤、武不得已而立，非受命为何？”黄生曰：“冠虽敝必加于首，履虽新必贯于足。何者？上下之分也。今桀、纣虽失道，然君上也；汤、武虽圣，臣下也。夫主有失行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，反因过而诛之，代立南面，非杀而何？”固曰：“必若云，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，非邪？”于是上曰：“食肉勿食马肝，未为不知味也；言学者毋言汤、武受命，不为愚。”遂罢。窦太后好《老子》书，召问固。固曰：“此家人言耳。”太后怒曰：“安得司空城旦书乎！”乃使固入圈击毚。上知太后怒，而固直言无罪，乃假固利兵。下，固刺毚正中其心，毚应手而倒。太后默默，亡以复罪。后上以固廉直，拜为清河太傅，疾免。武帝初即位，复以贤良征。诸儒多嫉毁曰固老，罢归之。时固已九十余矣。公孙弘亦征，仄目而视固。固曰：“公孙子，务正学以言，无曲学以阿世！”诸齐以《诗》显贵，皆固之弟子也。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，自有传。

后苍字近君，东海郯人也。事夏侯始昌。始昌通《五经》，苍亦通《诗》、《礼》，为博士，至少府，授翼奉、萧望之、匡衡。奉为谏大夫，望之前将军，衡丞相，皆有传。衡授琅邪师丹、伏理旂君、颍川满昌君都。君都为詹事，理高密太傅，家世传业。丹大司空，自有传。由是《齐诗》有翼、匡、师、伏之学。满昌授九江张邯、琅邪皮容，皆至大官，徒众尤盛。

韩婴，燕人也。孝文时为博士，景帝时至常山太傅。婴推诗人之意，而作《内外传》数万言，其语颇与齐、鲁间殊，然归一也。淮南贲生受之。燕赵间言《诗》者由韩生。韩生亦以《易》授人，推《易》意而为之传。燕赵间好《诗》，故其《易》微，唯韩氏自传之。武帝时，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，其人精悍，处事分明，仲舒不能难也。后其孙商为博士。孝宣时，涿郡韩生其后也，以《易》征，待诏殿中，曰：“所受《易》即先太傅所传也。尝受《韩诗》，不如韩氏《易》深，太傅故专传之。”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《易》于孟喜，见涿韩生说《易》而好之，即更从受焉。

赵子，河内人也。事燕韩生，授同郡蔡谊。谊至丞相，自有传。谊授同郡食子公与王吉。吉为昌邑王中尉，自有传。食生为博士，授泰山栗丰。吉授淄川长孙顺。顺为博士，丰部刺史。由是《韩诗》有王、食、长孙之学。丰授山阳张就，顺授东海发福，皆至大官，徒众尤盛。

毛公，赵人也。治《诗》，为河间献王博士，授同国贯长卿。长卿授解延年。延年为阿武令，授徐敖，敖授九江陈侠，为王莽讲学大夫。由是言《毛诗》者，本之徐敖。

汉兴，鲁高堂生传《士礼》十七篇，而鲁徐生善为颂。孝文时，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，传子至孙延、襄。襄，其资性善为颂，不能通经；延颇能，未善也。襄亦以颂为大夫，至广陵内史，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、桓生、单次皆为礼官大夫。而瑕丘萧奋以《礼》至淮阳太守。诸言《礼》为颂者由徐氏。

孟卿，东海人也。事萧奋，以授后仓、鲁闾丘卿。仓说《礼》数万言，号曰《后氏曲台记》，授沛闻人通汉子方、梁戴德延君、戴圣次君、沛庆普孝公。孝公为东平太傅。德号大戴，为信都太傅；圣号小戴，以博士论石渠，至九江太守。由是《礼》有大戴、小戴、庆氏之学。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，至中山中尉。普授鲁夏侯敬，又传族子咸，为豫章太守。大戴授琅邪徐良旂卿，为博士、州牧、郡守，家世传业。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、扬荣子孙。仁为大鸿胪，家世传业，荣琅邪太守。由是大戴有徐氏，小戴有桥、杨氏之学。

胡毋生字子都，齐人也。治《公羊春秋》，为景帝博士。与董仲舒同业，仲舒著书称其德。年老，归教于齐，齐之言《春秋》者宗事之，公孙弘亦颇受焉。而董生为江都相，自有传。弟子遂之者，兰陵褚大，东平嬴公，广川段仲，温吕步舒。大至梁相，步舒丞相长史，唯嬴公守学不失师法，为昭帝谏大夫，授东海孟卿、鲁眭孟。孟为符节令，坐说灾异诛，自有传。

严彭祖字公子，东海下邳人也。与颜安乐俱事眭孟。孟弟子百余人，唯彭祖、安乐为明，质问疑谊，各持所见。孟曰：“《春秋》之意，在二子矣！”孟死，彭祖、安乐各颺门教授。由是《公羊春秋》有颜、严之学。彭祖为宣帝博士，至河南、东郡太守。以高第入为左冯翊，迁太子太傅，廉直不事权贵。或说曰：“天时不胜人事，君以不修小礼曲意，亡贵人左右之助，经谊虽高，不至宰相。愿少自勉强！”彭祖曰：“凡通经术，固当修行先王之道，何可委曲从俗，苟求宫贵乎！”彭祖竟以太傅官终。授

琅邪王中，为元帝少府，家世传业。中授同郡公孙文、东门云。云为荊州刺史，文东平太傅，徒众尤盛。云坐为江贼拜辱命，下狱诛。

颜安乐字公孙，鲁国薛人，眭孟姊子也。家贫，为学精力，官至齐郡太守丞，后为仇家所杀。安乐授淮阳冷丰次君、淄川任公。公为少府，丰淄川太守。由是颜家有冷、任之学。始贡禹事嬴公，成于眭孟，至御史大夫，疏广事孟卿，至太子太傅，皆自有传。广授琅邪筦路，路为御史中丞。禹授颍川堂谿惠，惠授泰山冥都，都为丞相史。都与路又事颜安乐，故颜氏复有筦、冥之学。路授孙宝，为大司农，自有传。丰授马宫、琅邪左咸。咸为郡守九卿，徒众尤盛。宫至大司徒，自有传。

瑕丘江公受《穀梁春秋》及《诗》于鲁申公，传子至孙为博士。武帝时，江公与董仲舒并。仲舒通《五经》，能持论，善属文。江公呐于口，上使与仲舒议，不如仲舒。而丞相公孙弘本为《公羊》学，比辑其议，卒用董生。于是上因尊《公羊》家，诏太子受《公羊春秋》，由是《公羊》大兴。太子既通，复私问《穀梁》而善之。其后浸微，唯鲁荣广王孙、皓星公二人受焉。广尽能传其《诗》、《春秋》，高材捷敏，与《公羊》大师眭孟等论，数困之，故好学者颇复受《穀梁》。沛蔡千秋少君、梁周庆幼君、丁姓子孙皆从广受。千秋又事皓星公，为学最笃。宣帝即位，闻卫太子好《穀梁春秋》，以问丞相韦贤、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，皆鲁人也，言穀梁子本鲁学，公羊氏乃齐学也，宜兴《穀梁》。时千秋为郎，召见，与《公羊》家并说，上善《穀梁》说，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，后有过，左迁平陵令。复求能为《穀梁》者，莫及千秋。上愍其学且绝，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，选郎十人从受。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，能说矣，会千秋病死，征江公孙为博士。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，受《穀梁》，欲令助之。江博士复死，乃征周庆、丁姓待诏保宫，使卒授十人。自元康中始讲，至甘露元年，积十余岁，皆明习。乃召《五经》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，平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同异。各以经处是非。时《公羊》博士严彭祖、侍郎申輓、伊推、宋显，《穀梁》议郎尹更始、待诏刘向、周庆、丁姓并论。《公羊》家多不见从，愿请内侍郎许广，使者亦并内《穀梁》家中郎王亥，各五人，议三十余事。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，多从《穀梁》。由是《穀梁》之学大盛。庆、姓皆为博士。姓至中山太傅，授楚申章昌曼君，为博士，至长沙太傅，徒众尤盛。尹更始为谏大夫、长乐户将，又受《左氏传》，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，传子咸及翟方进、琅邪房凤。咸至大司农，方进丞相，自有传。

房凤字子元，不其人也。以射策乙科为大史掌故。太常举方正，为县令都尉，失官。大司马票骑将军王根奏除补长史，荐凤明经通达，擢为光禄大夫，迁五官中郎将。时光禄勋王龚以外属内卿，与奉车都尉刘歆共校书，三人皆侍中。歆白《左氏春秋》可立，哀帝纳之，以问诸儒，皆不对。歆于是数见丞相孔光，为言《左氏》以求助，光卒不肯。唯凤、龚许歆，遂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，语在《歆传》。大司空师丹奏歆非毁先帝所立，上于是出龚等补吏，龚为弘农，歆河内，凤九江太守，至青州牧。始江博士授胡常，常授梁萧秉君房，王莽时为讲学大夫。由是《穀梁春秋》有尹、胡、申章、房氏之学。

汉兴，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、京兆尹张敞、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《春秋左氏传》。谊为《左氏传》训故，授赵人贯公，为河间献王博士，子长卿为荡阴令，授清河张禹长子。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，数为望之言《左氏》，望之善之，上书数以称说。后望之为太子太傅，荐禹于宣帝，征禹待诏，未及问，会疾死。授尹更始，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、胡常。常授黎阳贾护季君，哀帝时待诏为郎，授苍梧陈钦子佚，以《左氏》授王莽，至将军。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。由是言《左氏》者本之贾护、刘歆。

赞曰：自武帝立《五经》博士，开弟子员，设科射策，劝以官禄，讫于元始，百有余年，传业者浸盛，支叶善滋，一经说至百余万言，大师众至千余人，盖禄利之路然也。初，《书》唯有欧阳，《礼》后，《易》杨，《春秋》公羊而已。至孝宣世，复立《大小夏侯尚书》，《大小戴礼》，《施》、《孟》、《梁丘易》，《穀梁春秋》。至元帝世，复立《京氏易》。平帝时，又立《左氏春秋》、《毛诗》、逸《礼》、古文《尚书》。所以罔罗遗失，兼而存之，是在其中矣。

移书让太常博士 并序 刘歆

歆亲近，欲建立《左氏春秋》及《毛诗》、《逸礼》、《古文尚书》，皆列於学官。哀帝令歆与《五经》博士讲论其议，诸儒博士或不肯置对，歆因移书太常博士，责让之曰：

昔唐虞既衰，而三代迭兴，圣帝明王，累起相袭，其道甚著。周室既微，而礼乐不正，道之难全也如此。是故孔子忧道不行，历国应聘，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、《颂》乃得其所。修《易》序《书》，制作

《春秋》，以记帝王之道。及夫子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卒而大义乖。重遭战国，弃筵豆之礼，理军旅之阵，孔氏之道抑，而孙吴之术兴。陵夷至于暴秦，焚经书，杀儒士，设挟书之法，行是古之罪，道术由此遂灭。

汉兴，去圣帝明王遐远，仲尼之道又绝，法度无所因袭。时独有一叔孙通，略定礼仪。天下惟有《易》卜，未有他书。至於孝惠之世，乃除挟书之律。然公卿大臣绌、灌之属，咸介胄武夫，莫以为意。至孝文皇帝，始使掌故晁错，从伏生受《尚书》。《尚书》初出于屋壁，朽折散绝，今其书见在，时师传读而已。《诗》始萌芽，天下众书，往往颇出，皆诸子传说，犹广立于学官，为置博士。在朝之儒，唯贾生而已。至孝武皇帝，然后邹、鲁、梁、赵，颇有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先师，皆出於建元之间。当此之时，一人不能独尽其经，或为《雅》，或为《颂》，相合而成。《泰誓》后得，博士集而赞之。故诏书曰：礼坏乐崩，书缺简脱，朕甚闵焉。时汉兴已七八十年，离於全经固以远矣。

及鲁恭王坏孔子宅，欲以为宫，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，《逸礼》有三十九篇，《书》十六篇。天汉之后，孔安国献之，遭巫蛊仓卒之难，未及施行。及《春秋》左氏丘明所脩，皆古文旧书，多者二十馀通，藏于秘府，伏而未发。孝成皇帝愍学残文缺，稍离其真，乃陈发秘藏，校理旧文，得此三事，以考学官所传经，或脱简，或脱编。博问人间，则有鲁国桓公、赵国贯公、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，抑而未施。此乃有识者之所叹愍，士君子之所嗟痛也。

往者缀学之士，不思废绝之阙，苟因陋就寡，分文析字，烦言碎辞，学者罢老，且不能究其一艺，信口说而背传记，是末师而非往古。至於国家将有大事，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，则幽冥而莫知其原。犹欲保残守缺，挟恐见破之私意，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。或怀疾妬，不考情实，雷同相从，随声是非，抑此三学，以《尚书》为不备，谓左氏不传《春秋》，岂不哀哉！

今圣上德通神明，继统扬业，亦愍此文教错乱，学士若兹，虽深照其情，犹依违谦让，乐与士君子同之。故下明诏，试《左氏》可立不，遣近臣奉旨衔命，将以辅弱扶微，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，冀得废遗。今则不然，深闭固距而不肯试，猥以不诵绝之，欲以杜塞馀道，绝灭微学。夫可与乐成，难与虑始，此乃众庶之所为耳，非所望於士君子也。且此数家之事，皆先帝所亲论，今上所考视，其为古文旧书，皆有征验，内外相应，岂苟而已哉！夫礼失求之於野，古文不犹愈于野乎！

往者博士《书》有欧阳，《春秋》公羊，《易》则施、孟，然孝宣帝犹复广立《穀梁春秋》、《梁丘易》、《大小夏侯尚书》，义虽相反，犹并置之。何则？与其过而废之，宁过而立之。传曰：文武之道，未坠於地，在人，贤者志其大者，不贤者志其小者。今此数家之言，所以兼包大小之义，岂可偏绝哉？若必专己守残，党同门，妬道真，违明诏，失圣意，以陷於文吏之议，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。

正纬第四

夫神道阐幽，天命微显，《易·下系》：“夫《易》彰往而察来，而微显阐幽。”韩康伯注云：“《易》无往不彰，无来不察，而微以之显，幽以之阐。阐，明也。”马龙出而大《易》兴，《礼记·礼运》：“河出马图。”郑注：“马图，龙马负图而出也。”《正义》引《中候握河纪》：“伏羲氏有天下，龙马负图出于河，遂法之画八卦。”又引《握河纪》注云：“龙而形象马。”神龟见而《洪范》耀。《易·上系》：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”《正义》引《春秋纬》云：“河以通干出天苞，洛以流坤吐地符。河龙图发，洛龟书感。《河图》有九篇，《洛书》有六篇。孔安国以为《河图》则八卦是也，《洛书》则九畴是也。”《尚书·洪范》：“天乃锡禹《洪范》九畴。”故《系辞》称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”，斯之谓也。但世复文隐，好生矫托，真虽存矣，伪亦凭焉。俞正燮《癸巳类稿·纬书论》：“纬者，古史书也。纬如后世灵台候，省寺案牒，先儒所采以辅证经义者，皆淳古之文，他或不逮也。”

夫六经彪炳，而纬候稠迭；《说文》：“稠，多也。”《苍颉篇》：“迭，重也，积也。”《孝》《论》昭皙，而钩讖葳蕤。《孝经纬》有《钩命诀》。《四部正讹》引《钩命诀》注曰：“天地失序，必有沮泄，用阴阳逐治之也。”孙穀《古微书》曰：“纬书以命言者，莫如《元命苞》；以钩言者，莫如《春秋》之《文耀钩》、《河图》之《稽耀钩》。兹撰《孝经纬》，则直言诀矣。”《论语》无纬有讖。《古微书》曰：“《论语》不入经，亦不立纬，惟讖八卷。”《史记·司马相如传》：“纷纶葳蕤。”《索隐》：“乱貌。”按经验纬，其伪有四：盖纬之成经，其犹织综，丝麻不杂，布帛乃成，《说文·系部》：“经，织从丝也。纬，织衡丝也。”段玉裁织字注云：“经与纬相曰织。”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引《三仓》：“综，理经也，谓机缕持丝交者也，屈绳制经令得开合也。”今经正纬奇，倍摘千里，其伪一矣；孙诒让《札迻》十二：“今经正纬奇，倍摘千里，倍摘即下文倍摘，字并与适通。《方言》云：‘适，牾也。’（广雅释诂同）郭注云：‘相触牾也。’倍适犹言背适也。”经显，圣训也，纬隐，神教也，圣训宜广，神教宜约，而今纬多于经，神理更繁，其伪二矣；有命自天，乃称符讖，而八十一篇，皆托于孔子，则是尧造绿图，昌制丹书，其伪三矣；《尚书中候握河纪》：“尧修坛河洛，仲月辛日礼备，至于日昃，荣光出河，休气四塞，白云起，风回摇，龙马衔甲，赤文绿地，临坛止霁，吐甲图而[带

足]。《尚书中候我应》：“周文王为西伯，季秋之月甲子，赤雀衔丹书入丰鄙止于昌户，乃拜稽首受最（最，要言也），曰：‘姬昌苍帝子，亡殷者纣也。’”（两条均录自《玉函辑佚书》）《隋书·经籍志·六艺纬类序》云：“《易》曰：‘河出图，洛出书。’然则圣人之受命也，必因积德累业，丰功厚利，诚着天地，泽被生人，万物之所归往，神明之所福飨，则有天命之应。盖龟龙衔负，出于河洛，以纪易代之征，其理幽昧，究极神道，先王恐其惑人，秘而不传。说者又云：孔子既叙《六经》以明天人之道，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，故别立纬及讖，以遗来世，其书出于前汉，有《河图》九篇，《洛书》六篇（案此即《图书秘记》，特篇数略异尔），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。别有三十篇，云自初起至于孔子，九圣之所增演，以广其意。又有《七经纬》三十六篇，并云孔子所作，并前合为八十一篇。而又有《尚书中候》、《洛罪级》、《五行传》、《诗推度灾》、《泛历枢》、《含神雾》、《孝经钩命决》、《援神契》、《杂讖》等书，汉代有郗氏、袁氏说。汉末郎中郗萌集图纬讖杂占为五十篇，谓之《春秋灾异》，宋均、郑玄并为讖律（案汉律非讖）之注。然其文辞浅俗，颠倒舛谬，不类圣人之旨，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，或者又加点窜，非其实录。起王莽好符命，光武以图讖兴，遂盛行于世。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《五经》章句，皆命从讖。俗儒趋时，益为其学，篇卷第目，转加增广。言《五经》者，皆凭讖为说，唯孔安国、毛公、王璜、贾逵之徒独非之，相承以为祆妄，乱中庸之典（案讖纬本非儒家之言，故古文家不道。索隐行怪，子所不述，故曰乱中庸之典）。故因汉鲁恭王、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参而考之，以成其义，谓之古学（案此古文家无讖纬之明证。康成兼杂今古，故信纬也）。当世之儒，又非毁之，竟不得行。魏代王肃推引古学，以难其义。王弼、杜预从而明之，自是古学稍立。至宋大明中，始禁图讖，梁天监以后，又重其制，及隋高祖受禅，禁之踰切。炀帝即位，乃发使四出，搜天下书籍，与讖纬相涉者皆焚之，为吏所纠者至死，自是无复其学。秘府之内，亦多散亡。”商周以前，图箴频见，春秋之末，群经方备，先纬后经，体乖织综，其伪四矣。图录、箴图，散见纬书中。陶潜《圣贤羣辅录》引《论语摘辅象》：“天老受天箴。”宋均注：“箴，天教命也。”义既倍摘，则伪异自明，经足训矣，纬何预焉。

原夫图箴之见，乃昊天休命，事以瑞圣，义非配经。故河不出图，夫子有叹，如或可造，无劳喟然。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子曰，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！”孔安国曰：“圣人受命，则凤鸟至，河出图，今天无此瑞。吾已矣夫者，伤不得见也。”昔康王河图，陈于东序，《尚书·顾命》：“河图陈于东序。”案河图与大玉、夷玉、天球并陈，意者天球如浑天仪之类，河图如輿地图之类，虽历代相传，不必真是神秘之宝器。故知前世符命，历代宝传，仲尼所撰，序录而已。于是伎数之士，附以诡术，或说阴阳，或序灾异，若鸟鸣似语，虫叶成字，《左传·襄公三十年》：“鸟鸣于亳社，如曰嘻！嘻！甲午宋大灾，宋伯姬卒。”《汉书·五行志》：“董仲舒以为伯姬如宋五年，宋恭公卒，伯姬幽居守节三十余年，又忧伤国家之患祸，积阴生阳，故火生灾也。”董说谬妄可笑，汉代阴阳灾异之说，皆董生开其端也。《汉书·五行志》：“昭帝时，上林苑中大柳树断，仆地，一朝起立生枝叶，有虫食其叶成文字，曰‘公孙病已立’。”篇条滋蔓，必假孔氏，通儒讨核，谓伪起哀平，东序秘宝，

朱紫乱矣。《尚书序》正义曰：“纬文鄙近，不出圣人，前贤共疑，有所不取，通人考正，伪起哀平。”正义之文，盖本彦和。唐写本作谓伪起哀平，语意最明。又《洪范》正义：“纬候之书，不知谁作，通人讨核，谓伪起哀平。”正与唐写本合。至于光武之世，笃信斯术，风化所靡，学者比肩，沛献集纬以通经，《后汉书·沛献王辅传》：“辅好经书，善说《京氏易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传》及图谶，作《五经论》，时号之曰《沛王通论》。”曹褒选谶以定礼，《后汉书·曹褒传》：“褒受命制礼，乃次序礼事，依准旧典，杂以《五经》谶记之文，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，以为百五十篇。”乖道谬典，亦已甚矣。是以桓谭疾其虚伪，《后汉书·桓谭传》载谭论谶事，录之如左：“是时帝方信谶，多以决定嫌疑（《方术传序》云：光武尤信谶言，士之赴趣时宜者，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。故王梁、孙咸，名应图策，越登槐鼎之任）。谭复上疏曰：‘凡人情忽于见事，而贵于异闻，观先王之所记述，咸以仁义正道为本，非有奇怪虚诞之事。盖天道性命，圣人所难言也。自子贡以下，不得而闻，况后世浅儒，能通之乎？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，增益图书，矫称谶记，以欺惑贪邪，诖误人主，焉可不抑远之哉！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，甚为明矣。而乃欲听纳谶记，又何误也！其事虽有时合，譬犹卜数只偶之类。陛下宜垂明听，发圣意，屏羣小之曲说，述五经之正义，略雷同之俗语，详通人之雅谋。’帝省奏，愈不悦。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。帝谓谭曰：‘吾欲谶决之何如？’谭默然良久曰：‘臣不读谶。’帝问其故。谭复极言谶之非经。帝大怒曰：‘桓谭非圣无法。’将下斩之。谭叩头流血，良久乃得解。”尹敏戏其浮假，《后汉书·儒林尹敏传》：“帝以敏博通经记，令校图谶，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箸录次比。敏对曰：‘谶书非圣人所作，其中多近鄙别字，颇类世俗之辞，恐疑误后生。’帝不纳。敏因其阙文增之曰：‘君无口，为汉辅。’帝见而怪之，召敏问其故。敏对曰：‘臣见前人增损图书，敢不自量，窃幸万一。’帝深非之。”此文所谓戏，即增阙事也。张衡发其僻谬，案平子文检核伪迹，至为精当，兹全录《后汉书》本传所叙如左：“初，光武善谶，及显宗、肃宗，因祖述焉。自中兴之后，儒者争学图纬，兼复附以妖言。衡以图纬虚妄，非圣人之法，乃上疏曰：‘臣闻圣人明审律历，以定吉凶，重之以卜筮，杂之以九宫（太乙下行九宫法，见于《干凿度》。乙下行自坎始，行四卦而复于甲。又自干始，终于离），经天验道，本尽于此，或观星辰逆顺，寒燠所由，或察龟策之占，巫覡之言，其所因者非一术也。立言于前，有征于后，故智者贵焉，谓之谶书。谶书始出，盖知之者寡。自汉取秦，用兵力战，功成业遂，可谓大事，当此之时，莫或称谶。若夏侯胜、眭孟之徒，以道术立名，其所述者，无谶一言。刘向父子领校秘书，阅定九流，亦无谶录（图书秘记不名谶也）。成哀之后，乃始闻之。《尚书》尧使鲧理洪水，九载绩用不成，鲧则殛死，禹乃嗣兴。而《春秋谶》云：共工理水。凡谶皆云黄帝伐蚩尤，而诗谶独以为蚩尤败，然后尧受命。《春秋元命苞》中有公输班与墨翟，事见战国，非春秋时也。又言别有益州。益州之置，在于汉世，其名三辅诸陵，世数可知。至于图中讫于成帝，一卷之书，互异数事。圣人之言，孰无若是，殆必虚伪之徒，以要世取资。往者侍中贾逵摘谶互异三十余事，诸言谶者，皆不能说。至于王莽篡位，汉世大祸，八十篇何为不戒？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，且《河洛》六艺，篇录已定（注引衡集上事云：《河洛》五九，六艺四九，谓八十一篇也），后人皮傅，无所容篡。永元中，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灾，而伪称《洞视玉版》（《洞视玉版》，盖宋

景所托书，贤注未谳）。或者至于弃家业，入山林，后皆无效，而复采前世成事，以为证验。至于永建复统（顺帝即位年号），则不能知，此皆欺世罔俗，以昧执位，情伪较然，莫之纠禁。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，数有征效，世莫肯学，而竞称不占之书，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，诚以实事难形，而虚伪不穷也。宜收藏图讖，一禁绝之，则朱紫无所眩，典籍无瑕玷矣。”荀悦明其诡托。案平子文检核伪迹，至为精当，兹全录《后汉书》本传所叙如左：“初，光武善讖，及显宗、肃宗，因祖述焉。自中兴之后，儒者争学图纬，兼复附以妖言。衡以图纬虚妄，非圣人之法，乃上疏曰：‘臣闻圣人明审律历，以定吉凶，重之以卜筮，杂之以九宫（太乙下行九宫法，见于《干凿度》。乙下行自坎始，行四卦而复于甲。又自干始，终于离），经天验道，本尽于此，或观星辰逆顺，寒燠所由，或察龟策之占，巫覡之言，其所因者非一术也。立言于前，有征于后，故智者贵焉，谓之讖书。讖书始出，盖知之者寡。自汉取秦，用兵力战，功成业遂，可谓大事，当此之时，莫或称讖。若夏侯胜、眭孟之徒，以道术立名，其所述者，无讖一言。刘向父子领校秘书，阅定九流，亦无讖录（图书秘记不名讖也）。成哀之后，乃始闻之。《尚书》尧使鲧理洪水，九载绩用不成，鲧则殛死，禹乃嗣兴。而《春秋讖》云：共工理水。凡讖皆云黄帝伐蚩尤，而诗讖独以为蚩尤败，然后尧受命。《春秋元命苞》中有公输班与墨翟，事见战国，非春秋时也。又言别有益州。益州之置，在于汉世，其名三辅诸陵，世数可知。至于图中讖于成帝，一卷之书，互异数事。圣人之言，孰无若是，殆必虚伪之徒，以要世取资。往者侍中贾逵摘讖互异三十余事，诸言讖者，皆不能说。至于王莽篡位，汉世大祸，八十篇何为不戒？则知图讖成于哀平之际也，且《河洛》六艺，篇录已定（注引衡集上事云：《河洛》五九，六艺四九，谓八十一篇也），后人皮傅，无所容篡。永元中，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灾，而伪称《洞视玉版》（《洞视玉版》，盖宋景所托书，贤注未谳）。或者至于弃家业，入山林，后皆无效，而复采前世成事，以为证验。至于永建复统（顺帝即位年号），则不能知，此皆欺世罔俗，以昧执位，情伪较然，莫之纠禁。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，数有征效，世莫肯学，而竞称不占之书，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，诚以实事难形，而虚伪不穷也。宜收藏图讖，一禁绝之，则朱紫无所眩，典籍无瑕玷矣。”四贤博练，论之精矣。

若乃羲农轩皞之源，轩皞之皞，当指少皞。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：“郯子曰：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，凤鸟适至，故纪于鸟为鸟师。”山渚鍾律之要，陈先生曰：“山渚当是《遁甲开山图》、《河图括地象》及《古岳渚经》等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五行家有《鍾律灾应》二十六卷，《鍾律丛辰日苑》二十二卷，《鍾律消息》二十九卷。白鱼赤雀之符，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：“武王渡河，中流，白鱼跃入王舟中。武王俯取以祭。既渡，有火自上复于下，至于王屋。流为乌，其色赤，其声魄云。”黄银紫玉之瑞，《礼斗威仪》：“君乘金而王，其政象平，黄银见，紫玉见于深山。”事丰奇伟，辞富膏腴，无益经典，而有助文章。《文选》注多引纬书语，是有助文章之证。是以古来辞人，摭摭英华。平子恐其迷学，奏令禁绝；仲豫惜其杂真，未许煨燔。前代配经，故详论焉。

赞曰：荣河温洛，是孕图纬。《易干凿度》：“帝盛德之应，洛水先温，六日乃寒。”神宝藏用，理隐文贵。世历二汉，朱紫腾沸。芟夷譎诡，采其雕蔚。

一、讖纬性质不同。胡应麟《四部正讹》曰：“世率以讖纬并论，二书虽相表里，而实不同。纬之名所以配经，故自《六经》、《语》、《孝》而外，无复别出，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等纬皆《易》也。讖之依附六经者，但《论语》有讖八卷，余不概见。以为仅此一种，偶阅《隋·经籍志》，注附见十余家。乃知凡讖皆托古圣贤以名其书，与纬体制迥别。盖其说尤诞妄，故隋禁之后永绝。类书亦无从援引，而唐宋诸藏书家绝口不谈，以世所少知，附其目于此。《孔老讖》十二卷，《老子河洛讖》一卷，《尹公讖》四卷，《刘向讖》一卷，《杂讖书》二十九卷，《尧戒舜禹》一卷，《孔子王明镜》一卷，《郭文金雄记》一卷，《王子年歌》一卷，《嵩山道士歌》一卷。又有以纬候并称者，今惟《尚书中候》见目中，他不可考云。”

二、纬之起源。徐养原《纬候不起于哀平辨》（见严杰《经义丛钞》）云：“昔刘彦和箸书，称‘纬有四伪，通儒讨核，谓起哀平。’自尔相沿，俱同此说。按刘熙曰：‘纬，围也，反复围绕，以成经也。图，度也，尽其品度也。讖者，纤也，其义纤微也。’此三者同实异名，然亦微有分别。盖纬之名，所以配经，故自《六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而外，无复别出，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等纬皆《易》也。……窃意纬书当起于西京之季，而图讖则自古有之。《史记·赵世家》：‘扁鹊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，公孙支书而藏之，秦讖于是出矣。’《秦本纪》：‘燕人卢生使入海还，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。’盖图讖之名，实昉于此。他如三户之谣，祖龙之语，《史记·大宛传》：‘天子发书易，神马当从西北来。’大率类是。要之图讖乃术士之言，与经义初不相涉。至后人造作纬书，则因图讖而牵合于经义，其于经义，皆西京博士家言，为今文学者也。盖前汉说经者，好言灾异，《易》有京房，《尚书》有夏侯胜，《春秋》有董仲舒，其说颇近于图讖，着纬书者，因而文饰之。今有《干凿度》与孟京《易》学相表里，卦气起中孚，《稽览图》详之。张霸伪撰百两篇，作纬者即造《中候》十八篇以符百二十篇之数。何休注《公羊》，述《演孔图》于终篇。郑康成曰：‘《公羊》长于讖。’又翼奉曰：‘臣学《齐诗》，闻五际之要。’其说见于《泛历枢》。此其缘饰经术之大略也。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言灾异者多，故纬书亦多；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言灾异者少，故纬书亦少。既比附经义，必剿袭古语，然后能取信于人。《礼记·经解》引‘君子慎始，差若毫厘，谬以千里’，祇称《易》曰，不称纬曰，而《通卦验》有之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引‘虽有明天子，必视荧惑所在’，祇称故曰，不称纬曰，而《春秋文耀钩》有之。此乃纬书袭用古语，非古人预知纬书而引之也。《后汉小黄门譙敏碑》称：‘其先故国师譙赣，深明典奥，讖录图纬，能精微天意，传道与京君明。’盖东京之世，以纬为内学，而譙京说《易》，流于术数，故遂以明纬推之。其实譙赣时，安得有纬耶？《庄子·天道篇》：‘孔子西藏书于周室，翻十二经以说老聃。’其说本属汗漫，而说者以六经六纬当之，谬矣。迨《李寻传》始有‘六经六纬之文’。按寻说王根，在成帝之世，是时纬已萌芽，犹未入秘府，故刘向校书，独不见录。以为始于哀平之际，王莽之篡，亦未必然也。夫纬书虽起于西京之末，而书中之说，多本于先儒，故纯驳杂陈，精粗互见，谈经之士，莫能废焉。康成之信纬，非信纬也，信其与经义有合者也，《诗》、《礼》注中所引，皆淳确可据，比之何休，特为谨严。欧阳永叔欲删九经疏中讖纬之文，幸而其言不行，充其说，将并《大传》之‘河出图，洛出书’而亦删之，不但注疏不完本而已。善乎昔人之言曰：‘纬书之文，未必尽出妄人之手，其间谬妄虽亦不无，要在学者择焉而

己。’又曰：‘纬书起自前汉，去古未远，彼时学者多见古书，凡为著述，必有所本，不可以其不经而忽之。’斯可谓持平之论矣。”

三、东汉纬学之盛。刘申叔先生《国学发微》（见乙巳年《国粹学报丛谈》）曰：“自汉武表章《六经》，罢黜百家，托通经致用之名，在下者视为利禄之途，在上者视为挟持之具。降及王莽，饰奸文过，引经文以济己私，由是崇古文而抑今文，以古文世无传书，附会穿凿，得随己意所欲为……。降及东汉，谶纬勃兴。考《后汉·张衡传》谓谶纬起于哀平，然《隋书·经籍志》则谓西汉之世，纬学盛昌，非始于哀平之际。盖铜符金匱，萌于周秦，秦俗信巫，杂糅神鬼，公孙枝之受册书（见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），陈宝之祀野鸡（见《史记·封禅书》），胡亥之亡秦祚（见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），孰非图箴之微言乎？周秦以还，图箴遗文，渐与儒道二家相杂，入道家者为符箓，入儒家者为谶纬。董、刘大儒，竞言灾异，实为谶纬之滥觞。哀平之间，谶学日炽，而王莽公孙述之徒，亦称引符命，惑世诬民。及光武以符箓受命，而用人行政，惟谶纬之是从。由是以谶纬为秘经，颁为功令，稍加贬斥，即伏非圣无法之诛。故一二陋儒，援饰经文，杂糅谶纬，献媚工谀，虽何、郑之伦，且沉溺其中而莫反（康成于纬，或称为传，或称为说，且为之作注）。是则东汉之学术，乃纬学昌盛之时代也。夫谶纬之书，虽间有资于经术，然支离怪诞，虽愚者亦察其非，而汉廷深信不疑者，不过援纬书之说，以验帝王受命之真而使之服从命令耳。上以伪学诬其民，民以伪学诬其上。又何怪赀改漆书，接踵而起乎（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）？此伪学所由日昌也。”

四、纬书名目。纬书自遭隋火，亡佚殆尽，唐时存者，《易纬》而已。宋以后，《易纬》亦失传。清乾隆三十八年，采辑《永乐大典》，得《易纬》全书，多宋以后诸儒所未见。其余诸纬，散见诸经注疏，《风俗通》、《白虎通》、《汉书·五行志》、《晋书》、《隋书·天文志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玉海》、《北堂书钞》、《开元占经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文选注》等书征引不少。辑《纬书》者有明孙穀《古微书》、清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（清侯官赵在翰亦辑《七纬》）。兹列纬书名目于下：

甲、《易纬》八：（1）《乾坤凿度》，（2）《干凿度》，（3）《稽览图》，（4）《辨终备》，（5）《通卦验》，（6）《干元序制记》，（7）《是类谋》，（8）《坤灵图》（自《干凿度》以下均郑玄注）。

乙、《尚书纬》五：（1）《璇玑铃》，（2）《考灵曜》，（3）《刑德放》（放一作考），（4）《帝命验》，（5）《运期授》（五种皆郑玄注）。《尚书中候》（十八篇）：（1）《握河纪》，（2）《考河命》，（3）《题期》，（4）《立象》，（5）《运衡》，（6）《勅省图》，（7）《苗兴》，（8）《契握》（亦作《契握汤》），（9）《洛予命》，（10）《稷起》，（11）《我应》，（12）《雒师谋》，（13）《合符后》，（14）《挝洛戒》，（15）《准谶哲》，（16）《义明》，（17）《霸免》，（18）《覬期》（十八篇皆郑玄注）。

丙、《诗纬》三：（1）《推度灾》，（2）《泛历枢》，（3）《含神雾》（皆宋均注）。

丁、《礼纬》三：（1）《含文嘉》，（2）《稽命征》，（3）《斗威仪》（皆宋均注）。

戊、《乐纬》三：（1）《动声仪》，（2）《稽耀嘉》，（3）《叶图征》（皆宋均注）。

己、《春秋纬》十四：（1）《感精符》，（2）《文耀钩》，（3）《运斗枢》，（4）《合诚图》，（5）《考异邮》，（6）《保干图》，（7）《汉含孳》，（8）《佐助期》，（9）《握诚图》，（10）《潜潭巴》，（11）《说题辞》，（12）

《演孔图》，(13)《元命苞》，(14)《命历序》(皆宋均注)。《春秋内事》(孙穀曰：“《春秋》、《孝经》各有内事，虽不系纬讖篇目，而其文辞殊甚庞噩，均有宋均之注，故以为录。”)

庚、《孝经纬》九：(1)《援神契》，(2)《钩命诀》，(3)《中契》，(4)《左契》，(5)《右契》，(6)《内事图》(以上宋均注)，(7)《章句》，(8)《雌雄图》，(9)《古秘》。

辛、《论语讖》八：(1)《比考讖》，(2)《撰考讖》，(3)《摘辅象》，(4)《摘衰圣承进讖》，(5)《阴嬉讖》，(6)《弃王受命讖》，(7)《纠滑讖》，(8)《崇爵讖》(皆宋均注)。

五、纬有五善。彦和生于齐世，其时讖纬虽遭宋武之禁，尚未尽衰，士大夫必犹有讲习者，故列举四伪，以药迷罔。盖立言必征于圣，制式必禀乎经，为彦和论文之本旨。纬候不根之说，踳驳经义者，皆所不取。刘申叔先生着《讖纬论》(见乙巳年《国粹学报文篇》)谓纬有五善，可与本篇相发明，录之如下：“粤在上古，民神杂糅，祝史之职特崇，地天之通未绝。合符受命，乃御宇而作君；持斗运机，即指天而立教。故祷祈有类于巫风，设教或凭乎神道。唐虞以降，神学未湮，玄龟锡禹，馼鸟生商。降及成周，益崇术数，保章司占星之职，《洪范》详锡畴之文，旧籍所陈，班班可考。王室东迁，卮言日出，《狸首》射侯于洛邑，雉鸣启瑞于陈仓，赵襄获符于常山，卢生奏图于秦阙。推之三户亡秦，五星聚汉，语非征实，说或通灵。盖史官失职，方技踵兴，故说杂阴阳，仍出羲和之职守，而家为巫史，犹存苗俗之遗风。是为方士家言，实与儒书异轨。及武皇践位，表章六经，方士之流，欲售其术，乃援饰遗经之语，别立讖纬之名，淆杂今文，号称齐学(大约齐学多信讖纬，鲁学不信讖纬)。故玉带献明堂之制，儿宽草封禅之仪，卦气爻辰，京氏援之占易，五行灾异，中垒用以释书。经学之淆，自此始矣。乃世之论讖纬者，或谓溯源于孔氏，或谓创始于哀平。吾谓纬讖之言，起源太古，然以经淆纬，始于西京，以纬俚经，基于东汉。故图书秘记，不附六艺之科，翼李京睦，弗列儒林之传，刘略班书，彰彰可据。及光武建邦，兼崇讖纬。以为文因赤制，字别卯金，乃帝王受命之符，应炎历中兴之运。遂谓历数在躬，实唐虞之符篆，阴嬉撰考，亦洙泗之微言，尊为秘经，颁为功令，讖以辅纬，纬以正经。而儒生稽古，博士释经，或注中候之文，或阐秘书之旨，故麟经作注，何休详改制之文，虎观论经，班固引微书之说。纬学之行，于斯为盛。夫察来彰往，立说诚妄诞不经，而只句单词，古籍或因文附着。试详考之，得数善焉：迹溯洪荒，事窥皇古，三王异教(见《尚书璇玑铃》)，五帝立师(见《论语撰考讖》)，九牧则起原轩帝(见《论语撰考讖》)，三皇则并列女娲(见《春秋元命苞》)。七辅各竭其功能(见《论语摘辅象》)，四帝各殊其方色(见《尚书运期授》诸书，四帝即《万机论》所言黄帝削平之四帝，非高阳为黑帝少昊为白帝)。右耳即神农之号(见《春秋命历序》诸书)，羲和与重黎同功，有巢敷治于石楼，夏禹藏书于金匱(皆见《遁甲开山图》)。九龙纪官，尊卑莫别(见《春秋命历序》)；六书制字，子母相孳(《孝经援神契》)。人皇九头，始宅中州之土(《尚书璇玑铃》)，燧人四佐，亦征羣辅之贤(《论语摘辅象》)。循蜚、合雒，纪名别疏仡之前；栗陆、伯皇，爵位袭庖牺之号。衣皮处穴，识前民开创之艰(皆见《春秋命历序》)。石鼓铜刀(《遁甲开山图》)，溯古器变迁之迹。是曰补史，其善一也。河图括地，遁甲开山，铜柱辨形(《河图括地象》)，铁山稽数(《孝经钩命诀》)，流州、玄州释其名(《龙鱼河图》)，大秦、中秦辨其地(《河图玉版》)，嵎夷、禺铁，同实异名(《尚书帝命验》)，赤县、神洲，居中御外

(《河图括地象》), 天皇被迹, 地征无热之陵(《遁甲开山图》), 王母献环, 境隔昆仑之阙(《尚书帝命验》)。州土则域区内外, 不数邹衍之谈天(《河图括坤象》), 水泉则性判刚柔(《河图始开图》), 已启夷吾之释地。恒岱嵩华, 既辨方而正位; 河淮渭洛, 亦思义而顾名(《春秋说题辞》)。凡兹图策之遗(《尚书璇玑铃》言五帝受策图, 又屡言河图之用, 河图者, 即古代之舆地图也), 足补《山经》之缺。是曰考地, 其善二也。《凿度》《运枢》之说, 《推灾》《考运》之文, 辨地域之广轮(《诗含神雾》), 测星辰之高远(《春秋考异邮》)。地乘气立(《春秋元命苞》), 月假日明(《春秋说题辞》), 气触石而生云, 阴激阳而成电(见《春秋元命苞》), 天圆则象征覆载(《尚书考灵曜》), 地动则义取左旋(《春秋元命苞》)。三百六旬, 定时成岁(《春秋元命苞》), 七十二候, 送暑迎寒(《孝经援神契》)。度密度疏, 启《周髀》步天之学(见《尚书刑德考》、《春秋考异邮》), 景长景短, 开土圭测日之先(见《春秋元命苞》)。四表四游(《尚书考灵曜》), 明太空之无极; 二分二至(《孝经援神契》), 辨日晷之还移。莫不甄明度数, 稽合历文。屈平《天问》之作, 诂足相衡, 张氏《灵宪》之书, 于焉取法。是曰测天。其善三也。毖纬之说, 训故是资, 礼履则训近双声(《礼含文嘉》), 民萌则义详互训(《孝经纬》)又曰: 言不文者, 指士民也。此古代下民无学之确证), 土力于地, 日生为星(见《春秋说题辞》, 即八星出于日球之说), 以刀守井曰刑(亦见《春秋元命苞》)。推日合月为易(《易经纬》), 十一相加是为士, 两人相合则为仁(皆见《春秋元命苞》, 此即郑君相仁偶说之所本), 虫动凡而为风(《春秋考异邮》), 禾入水而为黍(《春秋说题辞》), 律以六书之学, 咸归会意之条。若夫分别部居, 依类托义, 律训率而岁训遂(《春秋元命苞》), 义取谐声, 王训往而皇训煌(亦见《春秋元命苞》), 说符迭韵。阳为天而阴为地(《春秋说题辞》), 遗文征洵长之书(《说文》用其说), 水象坎而火象离, 佚象合羲经之卦(《元命苞》云: 两人交一而中出者为水, 人散二者为火。《乾坤凿度》云: 三古火字, 两人交一为水, 人散二为火。盖火字古文象离卦之形, 而水字古文象坎卦之形)。是曰考文, 其善四也。礼名定于黄帝(《礼含文嘉》), 礼经设于文王(《礼稽命征》诸书), 叙郊邱则旁征礼经, 叙袷禘则阴符王制(亦见《礼稽命征》), 辨物举四夷之乐(《乐纬》), 赏功详九锡之文(《礼含文嘉》)。千雉百雉异其规(《春秋纬》), 外屏内屏殊其制(《礼纬》), 鼎俎则详其度数(《春秋纬》), 旗物则辨其等差(《礼含文嘉》), 观阙为悬法之区(《礼纬》), 灵台即望氛之地(《易纬》及《礼纬》)。分土列爵, 立制隐含于《公羊》(《春秋元命苞》云: 周爵五等, 殷爵三等), 按亩授田, 陈说迥殊于《孟子》(《乐纬》谓九夫为井, 八家共治公田八十亩, 以外二十亩以为八家井灶庐舍, 与《孟子》之论井不同)。推之稽三统之历(《春秋感精符》), 正五刑之名(《尚书璇玑铃》), 二穆二昭, 制详七庙(《春秋元命苞》), 四望四类, 典异六宗(《礼稽命征》)。梁父太山, 刻石不忘纪号(《诗含神雾》及《孝经钩命诀》), 明堂崇屋, 祀帝即以配天(《尚书帝命验》), 莫不制征四代, 典溯三王。是曰征礼, 其善五也。若夫情由性生(《孝经援神契》), 仁从爱起(《春秋元命苞》), 以敬胜怠(《尚书帝命验》), 以义强躬(《论语撰考讖》)。渐兰渐鲍(亦《论语撰考讖》), 证孔门习远之言; 太素太初(《孝经钩命诀》), 近老氏真空之旨。凡兹粹语, 足辅九流。推之礼详卉服(《春秋命历序》), 地测温泉(《诗经纬》诸书), 横行为蛮貊之书(见《诗含神雾》), 画象别古初之制(《孝经钩命诀》)。数止于五, 至六以上皆互乘(《易河图数》云: 一与六共宗, 二与七

同道，三与八为朋，四与九为友，五与十同途。足证古人纪数至五而止，至六以上皆用互乘之法)。气成于三，与九相推无所戾(《春秋元命苞》云：阳气成于三，阳数极于九，亦足为江都汪氏释三九之证)。计六经之尺度(《孝经钩命诀》)，辨百体之殊名(《春秋元命苞》)。六律则溯其起源(见《乐叶图征》)，五谷则稽其名义(《春秋说题辞》)。阳墟、石室，奇铭辨苍颉之文(见《河图玉版》)，洞庭、包山，秘籍识夏王之字(《春秋命历序》)，亦足助博物之功，辅多闻之益。殷周绝学，赖此可窥(俞正燮曰：讖纬者，古史书也，其说近是)。及夫胪幽明之序，穷祸福之源。以五常法五行，以八风象八卦(《礼纬》)，九州岛咸有其分星(《春秋元命苞》)，五纬或凭以推日，或以灾祥验行事，或以星象示废兴(见《春秋演孔图》、《诗纬》、《春秋文耀钩》、《春秋运斗枢》诸书)。四始五际(《齐诗说》)，已失经义之真，六甲九宫(《春秋合诚图》)，遂启杂占之学。是则前知自诩，格物未明，易蹈疑众之诛，允属诬天之学。复有仓圣四目，虞舜重瞳，丹凤含书(皆见《春秋元命苞》)，赤龙纪瑞(《诗含神雾》)，白云覆孔子之居，赤血辨鲁门之字(见《春秋演孔图》)，亦复说邻荒谬，语类矫诬。此尹敏所由致疑，而君山所由耻习也。然敬天明鬼，实为古学之滥觞，以元统君，足儆后王之失德。是则汉崇讖学，虽近诬民，而隋禁纬书，亦为蔑古。学术替兴，不可不察也。若夫网罗散失，参稽异同，掇宋均之注，萃郝萌之书，删彼芜词，独标精旨，庶天文历谱，备存《七略》之遗(以《纬书》归入天文历谱类)，《钩命》《援神》，不附《六经》之列(经自为经，纬自为纬)，则校理秘文，掇拾坠简，殆亦稽古者所乐闻而博物家所不废者与!”

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易教上》

六经皆史也。古人不著书，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，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。

或曰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，则既闻命矣。《易》以道阴阳，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。曰：闻诸夫子之言矣，“夫《易》开物成务，自天下之道”，“知来藏往，吉凶与民同患”，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；象天法地，“是兴神物，以前民用”，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。《周官》太卜掌三《易》之法，夏曰《连山》，殷曰《归藏》，周曰《周易》，各有其象与数，各殊其变与占，不相袭也。然三《易》各有所本，《大传》所谓庖羲、神农与黄帝、尧、舜是也。《归藏》本庖羲，《连山》本神农，《周易》本黄帝。由所本而观之，不特三王不相袭，三皇、五帝亦不相沿矣。盖圣人首出御世，作新视听，神道设教，以弥纶乎礼、乐、刑、政之所不及者，一本天理之自然，非如后世托之诡异妖祥，讖纬术数，以愚天下也。

夫子曰：“我观夏道，杞不足征，吾得夏时焉；我观殷道，宋不足征，吾得坤乾焉。”夫夏时，夏正书也；坤乾，《易》类也。夫子憾夏、商之文献无所征矣，而坤乾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于夏、商之所得，则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，盖与治历明时，同为一代之法宪，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，离事物而特著一书，以谓明道也。夫悬象设教与治历授时，天道也；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与刑、政、教、令，人事也。天与人参，王者治世之大权也。

韩宣子之聘鲁也，观书于太史氏，得见《易》象、《春秋》，以为周礼在鲁。

夫《春秋》乃周公之旧典，谓周礼之在鲁可也。《易》象亦称周礼，其为政教典章，切于民用而非一己空言，自垂昭代而非相沿旧制，则又明矣。夫子曰：“《易》之兴也，其于中古乎？作《易》者，其有忧患乎？”顾氏炎武尝谓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，不名为《易》，太卜所谓三《易》，因《周易》而牵连得名。今观八卦起于伏羲，《连山》作于夏后，而夫子乃谓《易》兴于中古，作《易》之人独指文王，则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不名为易，又其征矣。

或曰：文王拘幽，未尝得位行道，岂得谓之作《易》以垂政典欤？曰：八卦为三《易》所同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辞，商道之衰，文王与民同其忧患，故反覆于处忧患之道而要于无咎，非创制也。周武既定天下，遂名《周易》，而立一代之典教，非文王初意所计及也。夫子生不得位，不能创制立法，以前民用，因见《周易》之于道法，美善无可复加，惧其久而失传，故作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诸传，以申其义蕴，所谓述而不作，非力有所不能，理势固有所不可也。

后儒拟《易》，则亦妄而不思之甚矣。彼其所谓理与数者，有以出《周易》之外邪？无以出之，而惟变其象数法式，以示与古不相袭焉。此王者宰制天下，作新耳目，殆如汉制所谓色黄数五，事与改正朔而易服色者为一例也。扬雄不知而作，则以九九八十一者，变其八八六十四矣。后代大儒，多称许之，则以其数通于治历，而蓍揲合其吉凶也。夫数乃古今所共，凡明于历学者，皆可推寻，岂必《太玄》而始合哉？蓍揲合其吉凶，则又阴阳自然之至理。诚之所至，探筹钻瓦，皆可以知吉凶，何必支离其文，艰深其字，然后可以知吉凶乎？《元包》妄托《归藏》，不足言也。司马《潜虚》，又以五五更其九九，不免贤者之多事矣。故六经不可拟也。先儒所论，仅调畏先圣而当知严惮耳。此指扬氏《法言》，

王氏《中说》，诚为中其弊矣。若夫六经，皆先王得位行道，经纬世宙之迹，而非托于空言。故以夫子之圣，犹且述而不作。如其不知妄作，不特有拟圣之嫌，抑且蹈于僭窃王章之罪也，可不慎欤！

经解上

六经不言经，三传不言传，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。依经而有传，对人而有我，是经传人我之名，起于势之不得已，而非其质本尔也。《易》曰：“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百官以治，万民以察。”夫为治为察，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，布政教而齐法度也，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。《易》曰：“云电屯，君子以经纶。”经纶之言，纲纪世宙之谓也。郑氏注谓论撰书礼乐，施政事。经之命名，所由昉乎！然犹经纬经纪云尔，未尝明指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为经也。三代之衰，治教既分，夫子生于东周，有德无位，惧先圣王法积道备，至于成周，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，于是取周公之典章，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，独与其徒，相与申而明之。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，而犹赖有师教也。然夫子之时，犹不名经也。逮夫子既歿，微言绝而大义将乖，于是弟子门人，各以所见、所闻、所传闻者，或取简毕，或授口耳，录其文而起义。左氏《春秋》，子夏《丧服》诸篇，皆名为传，而前代逸文，不出于六艺者，称述皆谓之传，如孟子所对汤、武及文王之囿是也，则因传而有经之名，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。

至于官师既分，处士横议，诸子纷纷，著书立说，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，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。儒家者流，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，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。荀子曰：“夫学始于诵经，终于习礼。”庄子曰：“孔子言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。”又曰：“繙十二经，以见老子。”荀、庄皆出子夏门人，而所言如是，六经之名，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。

然所指专言六经，则以先王政教典章，纲维天下，故《经解》疏别六经，以为入国可知其教也。《论语》述夫子之言行，《尔雅》为群经之训诂，《孝经》则又再传门人之所述，与《缁衣》、《坊》、《表》诸记，相为出入者尔。刘向、班固之徒，序类有九，而称艺为六，则固以三者为传，而附之于经，所谓离经之传，不与附经之传相次也。当时诸子著书，往往自分经传，如撰辑《管子》者之分别经言，《墨子》亦有《经》篇，《韩非》则有《储说》经传，盖亦因时立义，自以其说相经纬尔，非有

所拟而僭其名也。经同尊称，其义亦取综要，非如后世之严也。圣如夫子，而不必为经。诸子有经，以贯其传，其义各有攸当也。后世著录之家，因文字之繁多，不尽关于纲纪，于是取先圣之微言，与群经之羽翼，皆称为经。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孝经》，与夫大小《戴记》之别于《礼》，《左氏》、《公》、《穀》之别于《春秋》，皆题为经，乃有九经、十经、十三、十四诸经，以为专部，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。而儒者著书，始严经名，不敢触犯，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，盖犹三代以后，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。然则今之所谓经，其强半皆古人之所谓传也。古之所谓经，乃三代盛时，典章法度，见于政教行事之实，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。

经解中

事有实据，而理无定形。故夫子之述六经，皆取先王典章，未尝离事而著理。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，则亦命其书为经，此事理之当然也。然而以意尊之，则可以意僭之矣。盖自官师之分也，官有政，贱者必不敢强干之，以有据也。师有教，不肖者辄敢纷纷以自命，以无据也。孟子时，以杨、墨为异端矣。杨氏无书，墨翟之书，初不名经（虽有《经》篇《经说》，未名全书为经），而庄子乃云：“若获、邓陵之属，皆诵《墨经》，则其徒自相崇奉而称经矣。东汉秦景之使天竺，《四十二章》，皆不名经（佛经皆中国翻译，竺书无经字）。其后华言译受，附会称经，则亦文饰之辞矣。《老子》二篇，刘、班著录，初不称经，《隋志》乃依阮《录》，称《老子经》，意者阮《录》出于梁世，梁武崇尚异教，则佛老皆列经科，其所仿也，而加以《道德真经》，与《庄子》之加以《南华真经》，《列子》之加以《冲虚真经》，则开元之玄教设科，附饰文致，又其后而益甚者也。韩退之曰：“道其所道，非吾所谓道。”则名教既殊，又何防于经其所经，非吾所谓经乎？

若夫国家制度，本为经制。李悝《法经》，后世律令之所权舆，唐人以律设科，明祖颁示《大诰》，师儒讲习，以为功令，是即《易》取经纶之意，国家训典，臣民尊奉为经，义不背于古也。孟子曰：“行仁政，必自经界始。”地界言经，取经纪之意也。是以地理之书，多以经名，《汉书》有《山海经》，《隋志》乃有《水经》，后代州郡地理，多称图经，义皆本于经界，书亦自存掌故，不与著述同科，其于六艺之文，固无嫌也。

至于术数诸家，均出圣门制作。周公经理垂典，皆守人官物曲，而

不失其传。及其官司失守，而道散品亡，则有习其说者，相与讲贯而授受，亦犹孔门传习之出于不得已也。然而口耳之学，不能历久而不差，则著于竹帛，以授之其人（说详《诗教上》篇），亦其理也。是以至战国而羲、农、黄帝之书，一时杂出焉。其书皆称古圣，如天文之甘、石《星经》，方技之《灵》、《素》、《难经》，其类实繁，则犹匠祭鲁般，兵祭蚩尤，不必著书者之果为圣人，而习是术者，奉为依归，则亦不得不尊以为经言者也。

又如《汉志》以后，杂出春秋、战国时书，若师旷《禽经》，伯乐《相马》之经，其类亦繁，不过好事之徒，因其人而附合，或略知其法者，托古人以鸣高，亦犹儒者之传梅氏《尚书》，与子夏之《诗大序》也。他若陆氏《茶经》，张氏《棋经》，酒则有《甘露经》，货则有《相贝经》，是乃以文为谐戏，本无当于著录之指。譬犹毛颖可以为传，蟹之可以为志，琴之可以为史，荔枝牡丹之可以为谱耳。此皆若有若无，不足议也。

盖即数者论之，异教之经，如六国之各王其国，不知周天子也，而《春秋》名分，人具知之，彼亦不能窃而据也。制度之经，时王之法，一道同风，不必皆以经名，而礼时为大，既为当代臣民，固当率由而不越，即服膺六艺，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。术艺之经，则各有其徒，相与守之，固无虞其越畔也。至谐戏而亦以经名，此赵佗之所谓妄窃帝号，聊以自娱，不妨谐戏置之，六经之道，如日中天，岂以是为病哉！

经解下

异学称经以抗六艺，愚也。儒者僭经以拟六艺，妄也。六经初不为尊称，义取经纶为世法耳，六艺皆周公之政典，故立为经。夫子之圣，非逊周公，而《论语》诸篇不称经者，以其非政典也。后儒因所尊而尊之，分部隶经，以为传固翼经者耳。佛老之书，本为一家之言，非有纲纪政事，其徒欲尊其教，自以一家之言，尊之过于六经，无不可也。强加经名以相拟，何异优伶效楚相哉，亦其愚也。扬雄、刘歆，儒之通经者也。扬雄《法言》，盖云时人有问，用法应之，抑亦可矣。乃云象《论语》者，抑何谬邪？虽然，此犹一家之言，其病小也。其大可异者，作《太玄》以准《易》，人仅知谓僭经尔，不知《易》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，雄盖蹈于僭窃王章之罪，弗思甚也（详《易教》篇）。卫氏之《元包》，司马之《潜虚》，方且拟《玄》而有作，不知《玄》之拟《易》已非也。刘歆为王莽作《大诰》，其行事之得罪名教，固无可说矣。即拟《尚书》，

亦何至此哉？河汾六籍，或谓好事者之缘饰，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。诚使果有其事，则六经奴婢之诮，犹未得其情矣。奴婢未尝不服劳于主人，王氏六经，服劳于孔氏者，又何在乎？

束皙之《补笙诗》，皮日休之《补九夏》，白居易之《补汤征》，以为文人戏谑而不为虐，称为拟作，抑亦可矣。标题曰补，则亦何取辞章家言，以缀《诗》、《书》之阙邪？

至《孝经》，虽名为经，其实传也。儒者重夫子之遗言，则附之经部矣。马融诚有志于劝忠，自以马氏之说，援经徵传，纵横反复，极其言之所至可也。必标《忠经》，亦已异矣。乃至分章十八，引《风》缀《雅》，一一效之，何殊张载之《拟四愁》，《七林》之仿《七发》哉！诚哉非马氏之书，俗儒所依托也。宋氏之《女孝经》，郑氏之《女论语》，以谓女子有才，嘉尚其志可也。但彼如欲明女教，自以其意立说可矣。假设班氏惠姬，与诸女相问答，则是将以书为训典，而先自托于子虚、亡是之流，使人何所适从？彼意取其似经传耳，夫经岂可似哉？经求其似，则诤骗有卦（见《辍耕录》），鞞始收声，有《月令》矣（皆谐谑事）。

若夫屈原抒愤，有辞二十五篇，刘、班著录，概称之曰《屈原赋》矣。乃王逸作《注》，《离骚》之篇，已有经名。王氏释经为径，亦不解题为经者，始谁氏也。至宋人注屈，乃云“一本《九歌》以下有传字”，虽不知称名所始，要亦依经而立传名，不当自宋始也。夫屈子赋，固以《离骚》为重，史迁以下，至取《骚》以名其全书，今犹是也。然诸篇之旨，本无分别，惟因首篇取重，而强分经传，欲同正《雅》为经，变《雅》为传之例；是《孟子》七篇，当分《梁惠王》经，与《公孙》、《滕文》诸传矣。

夫子之作《春秋》，庄生以谓议而不断，盖其义寓于其事其文，不自为赏罚也。汉魏而下，仿《春秋》者，盖亦多矣。其间或得或失，更仆不能悉数。后之论者，至以迁、固而下，拟之《尚书》；诸家编年，拟之《春秋》。不知迁、固本纪，本为《春秋》家学，书志表传，殆犹《左》、《国》内外之与为终始发明耳。诸家《阳秋》，先后杂出，或用其名而变其体（《十六国春秋》之类），或避其名而拟其实（《通鉴纲目》之类），要皆不知迁、固之书，本绍《春秋》之学，并非取法《尚书》者也。故明于《春秋》之义者，但当较正迁、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，其义固何如耳。若欲萃聚其事，以年分编，则荀悦、袁宏之例具在，未尝不可法也。必欲于纪传编年之外，别为《春秋》，则亦王氏《元经》之续耳。夫异端

抗经，不足道也。儒者服习六经，而不知经之不可以拟，则浅之乎为儒者矣！

原道上

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固谆谆然命之乎？曰：天地之前，则吾不得而知也。天地生人，斯有道矣，而未形也。三人居室，而道形矣，犹未著也。人有什伍而至百千，一室所不能容，部别班分，而道著矣。仁义忠孝之名，刑政礼乐之制，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。

人生有道，人不自知，三人居室，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，饔飧取给于樵汲，既非一身，则必有分任者矣。或各司其事，或番易其班，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，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。又恐交委而互争焉，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，亦不得不然之势也，而长幼尊尊之别形矣。至于什伍千百，部别班分，亦必各长其什伍，而积至于千百，则人众而赖于幹济，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，势纷而须于率俾，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，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；而作君作师，画野分州，井田封建学校之意著矣。故道者，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，皆其事势自然，渐形渐著，不得已而出之，故曰天也。

《易》曰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”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。继之者善，成之者性。是天著于人，而理附于气。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，皆道之故，而非道也。道者，万事万物之所以然，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。人可得而见者，则其当然而已矣。人之初生，至于什伍千百，以及作君作师，分州画野，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，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，有所弊而后而救之。羲、农、轩、颡之制作，初意不过如是尔。法积美备，至唐、虞而尽善焉，殷因夏监，至成周而无憾焉。譬如滥觞积而渐为江河，培塿积而至于山岳，亦其理势之自然，而非尧、舜之圣，过乎羲、轩，文、武之神，胜于禹、汤也。后圣法前圣，非法前圣也，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。三皇无为而自化，五帝开物而成务，三王立制而垂法，后人见为治化不同有如是尔。当日圣人创制，则犹暑之必须为葛，寒之必须为裘，而非有所容心，以谓吾必如是而后可以异于圣人，吾必如是而后可以齐名前圣也。此皆一阴一阳往复循环所必至，而非可即是以为一阴一阳之道也。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，犹车轮也。圣人创制，一似暑葛寒裘，犹轨辙也。

道有自然，圣人有不得不然，其事同乎？曰：不同。道无所为而自

然，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。圣人有所见，故不得不然；众人无所见，则不知其然而然。孰为近道？曰：不知其然而然，即道也。非无所见也，不可见也。不得不然者，圣人所以合乎道，非可即以为道也。圣人求道，道无可见，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，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。故不知其然而然，一阴一阳之迹也。学于圣人，斯为贤人。学于贤人，斯为君子。学于众人，斯为圣人。非众可学也，求道必于一阴一阳之迹也。自有天地，而至唐、虞、夏、商，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。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，而适当积古留传，道法大备之时，是以经纶制作，集千古之大成，则亦时会使然，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。盖自古圣人，皆学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，而周公又遍阅于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，而知其然也。周公固天纵生知之圣矣，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，时会使然也。譬如春夏秋冬，各主一时，而冬令告一岁之成，亦其时会使然，而非冬令胜于三时也。故创制显庸之圣，千古所同也。集大成者，周公所独也。时会适当时而然，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。

孟子曰：“孔子之谓集大成。”今言集大成者为周公，毋乃悖于孟子之指欤？曰：集之为言，萃众之所有而一之也。自有天地，而至唐、虞、夏、商，皆圣人而得天子之位，经纶治化，一出于道体之适然。周公成文、武之德，适当帝全王备，殷因夏监，至于无可复加之际，故得藉为制作典章，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，斯乃所谓集大成也。孔子有德无位，即无从得制作之权，不得列于一成，安有大成可集乎？非孔子之圣，逊于周公也，时会使然也。孟子所谓集大成者者，乃对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而言之也。恐学者疑孔子之圣，与三子同，无所取譬，譬于作乐之大成也。故孔子大成之说，可以对三子，而不可以尽孔子也。以之尽孔子，反小孔子矣。何也？周公集羲、轩、尧、舜以来之大成，周公固学于历圣而集之，无历圣之道法，则固无以成其周公也。孔子非集伯夷、尹、惠之大成，孔子固未尝学于伯夷、尹、惠，且无伯夷、尹、惠之行事，岂将无以成其孔子乎？夫孟子之言，各有所当而已矣，岂可以文害意乎？

达巷党人曰：“大哉孔子！博学而无所成名。”今人皆嗤党人不知孔子矣，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？以谓天纵生知之圣，不可言思拟议，而为一定之名也，于是援天与神，以为圣不可知而已矣。斯其所见，何以异于党人乎？天地之大，可一言尽。孔子虽大，不过天地，独不可以一言尽乎？或问何以一言尽之，则曰：学周公而已矣。周公之外，别无所学乎？曰：非有学而孔子有所不至；周公既集群圣之成，则周公之外，更

无所谓学也。周公集群圣之大成，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，斯一言也，足以蔽孔子之全体矣。“祖述尧、舜”，周公之志也。“宪章文、武”，周公之业也。一则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。”再则曰：“甚矣吾衰，不复梦见周公。”又曰：“吾学周礼，今用之。”又曰：“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哀公问政，则曰：“文、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”或问“仲尼焉学？”子贡以谓“文、武之道，未坠于地”。“述而不作”，周公之旧典也。“好古敏求”，周公之遗籍也。党人生同时而不知，乃谓无所成名，亦非全无所见矣。后人观载籍，而不知夫子之所学，是不如党人所见矣，而犹嗤党人为不知，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？故自古圣人，其圣虽同，而其所以为圣，不必尽同，时会使然也。惟孔子与周公，俱生法积道备无可复加之后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，孔子尽其道以明其教，符节吻合，如出于一人，不复更有毫末异同之致也。然则欲尊孔子者，安在援天与神，而为恍惚难凭之说哉？

或曰：孔子既与周公同道矣，周公集大成，而孔子独非大成欤？曰：孔子之大成，亦非孟子所谓也。盖与周公同其集羲、农、轩、顓、唐、虞、三代之成，而非集夷、尹、柳下之成也。盖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，气数之出于天者也。周公集治统之成，而孔子明立教之极，皆事理之不得不然，而非圣人异于前人，此道法之出于天者也。故隋唐以前，学校并祀周、孔，以周公为先圣，孔子为先师，盖言制作之为圣，而立教之为师。故孟子曰：“周公、仲尼之道，一也。”然则周公、孔子，以时会而立统宗之极，圣人固藉时会欤？宰我以谓夫子“贤于尧、舜”，子贡以谓“生民未有如天子”，有若以夫子较古圣人，则谓“出类拔萃”，三子皆舍周公，独尊孔氏。朱子以谓事功有异是也。然而治见实事，教则垂空言矣。后人因三子之言，而盛推孔子，过于尧、舜，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，于是千圣之经纶，不足当儒生之坐论矣。夫尊夫子者，莫若切近人情。不知其实，而但务推崇，则玄之又玄，圣人一神天之通号耳，世教何补焉？故周、孔不可优劣也，尘垢秕糠，陶铸尧、舜，庄生且谓寓言，曾儒者而袭其说欤？故欲知道者，必先知周、孔之所以为周、孔。

原道中

韩退之曰：“由周公而上，上而为君，故其事行；由周公而下，下而为臣，故其说长。”夫说长者，道之所由明，而说长者，亦即道之所由晦也。夫子明教于万世，夫子未尝自为说也。表章六籍，存周公之旧典，

故曰：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”又曰：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”“子所雅言，诗书执礼”，所谓明先王之道以导之也。非夫子推尊先王，意存谦牧而不自作也，夫子本无可作也。有德无位，即无制作之权。空言不可以教人，所谓无征不信也。教之为事，羲、轩以来，盖已有之。观《易·大传》之所称述，则知圣人即身示法，因事立教，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，别有所谓教法也。虞廷之教，则有专官矣，司徒之所敬敷，典乐之所咨命，以至学校之设，通于四代，司成师保之职，详于《周官》。然既列于有司，则肄业存于掌故，其所习者，修齐治平之道，而所师者，守官典法之人。治教无二，官师合一，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？儒家者流，尊奉孔子，若将私为儒者之宗师，则亦不知孔子矣。孔子立人道之极，岂有意于立儒道之极耶？儒也者，贤士不遇明良之盛，不得位而大行，于是守先王之道，以待后之学者，出于势之无可如何尔。人道所当为者，广矣，大矣。岂当身皆无所遇，而必出于守先待后，不复涉于人世哉？学《易》原于羲画，不必同其卉服野处也。观《书》始于虞典，不必同其呼天号泣也。以为所处之境，各有不同也。然则学夫子者，岂曰屏弃事功，预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？

《易》曰：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道不离器，犹影不离形。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，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，而不知六经皆器也。《易》之为书，所以开物成务，掌于《春官》太卜，则固有官守而列于掌故矣。《书》在外史，《诗》领大师，《礼》自宗伯，乐有司成，《春秋》各有国史。三代以前，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，未尝不以教人，不如后世尊奉六经，别为儒学一门，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。盖以学者所习，不出官司典守，国家政教，而其为用，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，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，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。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，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，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。后人不见先王，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。故表章先王政教，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，而不自著为说，以致离器言道也。夫子自述《春秋》之所以作，则云：“我欲託之空言，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。”则政教典章，人伦日用之外，更无别出著述之道，亦已明矣。秦人禁偶语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而云“欲学法令，以吏为师”。夫秦之悖于古者，禁《诗》、《书》耳。至云学法令者，以吏为师，则亦道器合一，而官师治教，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。其后治学既分，不能合一，天也。官司守一时之掌故，经师传授受之章句，亦事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。然而历代相传，不废儒业，为其所守先王之

道也，而儒家者流，守其六籍，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。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，离形存影者哉？彼舍天下事物、人伦日用，而守六籍以言道，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。

《易》曰：“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，百姓日用而不知矣。”然而不知道而道存，见谓道而道亡。大道之隐也，不隐于庸愚，而隐于贤智之伦者纷纷有见也。盖官师治教合，而天下聪明范于一，故即器存道，而人心无越思。官师治教分，而聪明才智，不入于范围，则一阴一阳，入于受性之偏，而各以所见为固然，亦势也。夫礼司乐职，各守专官，虽有离娄之明，师旷之聪，不能不赴范而就律也。今云官守失传，而吾以道德明其教，则人人皆自以为道德矣。故夫子述而不作，而表章六艺，以存周公旧典也，不敢舍器而言道也，而诸子纷纷，则已言道矣。庄生譬之为耳目口鼻，司马谈别之为六家，刘向区之为九流，皆自以为至极，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。由君子观之，皆仁智之见而谓之，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。夫道因器而显，不因人而名也。自人有谓道者，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。仁见谓仁，智见谓智是也。人自率道而行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。自人各谓其道，而各行其所谓，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。墨者之道，许子之道，其类皆是也。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，而大备于周公、孔子，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，盖犹一门之内，不自标其姓氏也。至百家杂出而言道，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。一则曰尧、舜之道，再则曰周公、仲尼之道，故韩退之谓“道与德为虚位”也。夫“道与德为虚位”者，道与德之衰也。

原道下

人之萃处也，因宾而立主之名。言之庞出也，因非而立是之名。自诸子之纷纷言道，而为道病焉，儒家者流，乃尊尧、舜、周、孔之道，以为吾道矣。道本无吾，而人自吾之，以谓庶几别于非道之道也，而不知各吾其吾，犹三军之众，可称我军，对敌国而我之也，非临敌国，三军又各有其我也。夫六艺者，圣人即器而存道，而三家之《易》，四氏之《诗》，攻且习者，不胜其入主而出奴也。不知古人于六艺，被服如衣食，人人习之为固然，未尝专门以名家者也。后儒但即一经之隅曲，而终身殚竭其精力，犹恐不得一当焉，是岂古今人不相及哉？其势有然也。古者道寓于器，官师合一，学士所肄，非国家之典章，即有司之故事，耳目习而无事深求，故其得之易也。后儒即器求道，有师无官，事出传闻，

而非目见，文须训故而非质言，是以得之难也。夫六艺并重，非可止守一经也，经旨闳深，非可限于隅曲也，而诸儒专攻一经之隅曲，必倍古人兼通六艺之功能，则去圣久远，于事固无足怪也。但既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，则必于中独见天地之高深，因谓天地之大，人莫我尚也，亦人之情也，而不知特为一经之隅曲，未足窥古人之全体也。训诂章句，疏解义理，考求名物，皆不足以言道也。取三者而兼用之，则以萃聚之力，补遥溯之功，或可庶几耳，而经师先已不能无牴牾，传其学者，又复各分其门户，不啻儒墨之辨焉，则因宾定主，而又有主中之宾，因非立是，而又有是中之非，门径愈歧，而大道愈隐矣。

“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百官以治，万民以察。”夫文字之用，为治为察，古人未尝取以为著述也。以文字为著述，起于官师之分职，治教之分途也。夫子曰：“予欲无言。”欲无言者，不能不有所言也。孟子曰：“予岂好辨哉？予不得已也。”后世载笔之士，作为文章，将以信今而传后，其亦尚念欲无言之旨，与夫不得已之情，庶几哉言出于我，而所以为言，初非由我也。夫道备于六经，义蕴之匿于前者，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。事变之出于后者，六经不能言，固贵约六经之旨，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。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，立言与立功相准。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，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，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，而非徒夸声音采色，以为一己之名也。《易》曰：“神以知来，智以藏往。”知来，阳也。藏往，阴也。一阴一阳，道也。文章之用，或以述事，或以明理。事逆已往，阴也。理阐方来，阳也。其至焉者，则述事而理以昭焉，言理而事以范焉，则主适不偏，而文乃衷于道矣。迁、固之史，董、韩之文，庶几哉有所不得已于言者乎？不知其故，而但溺文辞，其人不足道已。即为高论者，以谓文贵明道，何取声情采色以为愉悦，亦非知道之言也。夫无为之治而奏薰风，灵台之功而乐钟鼓，以及弹琴遇文，风雩言志，则帝王致治，贤圣功修，未尝无悦目娱心之适，而谓文章之用，必无咏叹抑扬之致哉？

子贡曰：“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”盖夫子所言，无非性与天道，而未尝表而著之曰，此性此天道也。故不曰性与天道，不可得闻，而曰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闻也。所言无非性与天道，而不明著此性与天道者，恐人舍器而求道也。夏礼能言，殷礼能言，皆曰“无徵不信”。则夫子所言，必取征于事物，而非徒托空言，以为明道也。曾子真积力久，则曰：“一以贯之。”子贡多学而识，则曰：

“一以贯之。”非真积力久，与多学而识，则固无所据为一之贯也。训诂名物，将以求古圣之迹也，而侈记诵者，如货殖之市矣。撰述文辞，欲以阐古圣之心也，而溺光采者，如玩好之弄矣。异端曲学，道其所道，而德其所德，固不足为斯道之得失也。记诵之学，文辞之才，不能不以斯道为宗主，而市且弄者之纷纷忘所自也。宋儒起而争之，以谓是皆溺于器而不知道也。夫溺于器而不知道者，亦即器而示之以道，斯可矣。而其弊也，则欲使人舍器而言道。夫子教人博学于文，而宋儒则曰：“玩物而丧志。”曾子教人辞远鄙倍，而宋儒则曰：“工文则害道。”夫宋儒之言，岂非末流良药石哉？然药石所以攻脏腑之疾耳。宋儒之意，似见疾在脏腑，遂欲并脏腑而去之。将求性天，乃薄记诵而厌辞章，何以异乎？然其析理之精，践履之笃，汉唐之儒，未之闻也。孟子曰：“义理之悦我心，独刍豢之悦我口。”义理不可空言也，博学以实之，文章以达之，三者合于一，庶几哉周、孔之道虽远，不啻累译而通矣。顾经师互诋，文人相轻，而性理诸儒，又有朱、陆之同异，从朱从陆者之交攻，而言学问与文章者，又逐风气而不悟，庄生所谓“百家往而不反，必不合矣”，悲夫！

邵氏晋涵曰：“是篇初出，传稿京师，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，谓蹈宋人语录习气，不免陈腐取憎，与其平日为文不类，至有移书相规诫者。余谛审之，谓朱少白（名锡庚）曰：此乃明其《通义》所著一切，创言别论，皆出自然，无矫强耳。语虽浑成，意多精湛，未可议也。”

族子廷枫曰：“叔父《通义》，平日脍炙人口，岂尽得其心哉？不过清言高论，类多新奇可喜，或资为掌中之谈助耳。不知叔父尝自恨其名隳过多，失古意也。是篇题目，虽似迂阔，而意义实多创辟。如云道始三人居室，而君师政教，皆出乎天，贤智学于圣人，圣人学于百姓，集大成者，为周公而非孔子，学者不可妄分周孔，学孔子者，不当先以垂教万世为心，孔子之大，学周礼一言，可以蔽其全体，皆乍闻至奇，深思至确，《通义》以前，从未经人道过，岂得谓陈腐耶？诸君当日诋为陈腐，恐是读得题目太熟，未尝详察其文字耳。”

朱熹《中庸章句序》：《中庸》何为而作也，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。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，其见于经，则允执厥中者，尧之所以授舜也；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者，舜之所以授禹也。尧之一言至矣、尽矣，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，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

是而后可庶几也。盖尝论之，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，而以为有人心、道心之异者，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，或原于性命之正，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，或微妙而难见耳。然人莫不有是形，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，亦莫不有是性，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。二者杂于方寸之闲而不知所以治之，则危者愈危，微者愈微，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。精则察夫二者之闲而不杂也，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。从事于斯无少闲断，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，而人心每听命焉，则危者安，微者着，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。夫尧、舜、禹，天下之大圣也。以天下相传，天下之大事也。以天下之大圣，行天下之大事，而其授受之际，丁宁告戒，不过如此，则天下之理，岂有以加于此哉！自是以来，圣圣相承，若成汤、文、武之为君，皋陶、伊、傅、周、召之为臣，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，若吾夫子，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、开来学，其功反有贤于尧、舜者。然当是时，见而知之者，惟颜氏、曾氏之传得其宗，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，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。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，于是推本尧、舜以来相传之意，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，更互演绎，作为此书，以诏后之学者。盖其忧之也深，故其言之也切。其虑之也远，故其说之也详。其曰天命率性，则道心之谓也。其曰择善固执，则精一之谓也。其曰君子时中，则执中之谓也。世之相后，千有余年，而其言之不异，如合符节。历选前圣之书，所以提挈纲维，开示蕴奥，未有若是其明且尽者也。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，为能推明是书，以承先圣之统，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，则吾道之所寄，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闲，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，以至于老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。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，故程夫子兄弟者出，得有所考，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，得有所据，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。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，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。惜乎！其所以为说者不传，而凡石氏之所辑录，仅出于其门人之所记，是以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析，至其门人所自为说，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，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、佛者亦有之矣。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，沈潜反复，盖亦有年。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，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衷。既为定着《章句》一篇，以俟后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，删其繁乱，名以《辑略》，且记所尝论辩取舍之意，别为《或问》，以附其后。然后此书之旨，支分节解，脉络贯通，详略相因，巨细毕举，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，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。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，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，则亦庶乎升高行远之一助云尔。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，新安朱熹序。

中庸章句

中者，不偏不倚，无过不及之名。庸，平常也。

子程子曰：不偏之谓中，不易之谓庸。中者，天下之正道。庸者，天下之定理。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，子思恐其久而差也，故笔之于书，以授孟子。其书始言一理，中散为万事，末复合为一理。放之则弥六合，卷之则退藏于密。其味无穷，皆实学也。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，则终身用之，有不能尽者矣。

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命，犹令也。性，即理也。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，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，犹命令也。于是人物之生，因各得其所赋之理，以为健顺五常之德，所谓性也。率，循也。道，犹路也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，则其日用事物之闲，莫不各有当行之路，是则所谓道也。修，品节之也。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，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。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

品节之，以为法于天下，则谓之教，若礼、乐、刑、政之属是也。盖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，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于性，知圣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，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，而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，亦此意也。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。可离非道也，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离，去声○道者，日用事物当行之理，皆性之德而具于心，无物不有，无时不然，所以不可须臾离也。若其可离，则岂率性之谓哉？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，虽不见闻，亦不敢忽，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。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见音现○隐，暗处也。微，细事也。独者，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之地也。言幽暗之中，细微之事，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，人虽不知而已独知之，则是天下之事无有着见明显而过于此者，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，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，以至离道之远也。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乐音洛。中节之中，去声。○喜怒哀乐，情也。其未发，则性也。无所偏倚，故谓之中。发皆中节，情之正也，无所乖戾，故谓之和。大本者，天命之性，天下之理皆由此出，道之体也。达道者，循性之谓，天下古今之所共由，道之用也。此言性情之德，以明道不可离之意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致，推而极之也。位者，安其所也。育者，遂其生也。自戒惧而约之，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，而其守不失则，极其中而天地位矣。自谨独而精之，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，而无适不然，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。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，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，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，故其效验至于如此。此学问之极功，圣人之能事，初非有待于外，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。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，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，故于此合而言之，以结上文之意。

右第一章。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，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，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，次言存养省察之要，终言圣神功化之极。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，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，杨氏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。其下十章，盖子思引夫子之言，以终此章之义。

仲尼曰：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中庸者，不偏不倚、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，乃天命所当然，精微之极致也。唯君子为能体之，小人反是。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时中。小人之中庸也，小人而无忌惮也。王肃本作“小人之反中庸也”，程子亦以为然，今从之。○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，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。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，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。盖中无定体，随时而在，是乃平常之理也。君子知其在我，故能戒谨不睹，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。小人不知有此，则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矣。

右第二章。此下十章，皆论中庸以释首章之义，文虽不属而意实相承也。变“和”言“庸”者，游氏曰：“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”是也。然中庸之中，实兼中和之义。

子曰：中庸其至矣乎！民鲜能久矣。鲜，上声，下同。○过则失中，不及则未至，故惟中庸之德为至，然亦人所同得，初无难事。但世教衰，民不兴行，故鲜能之，今已久矣。《论语》无“能”字。

右第三章。

子曰：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。知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。贤者过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知者之知，去声。○道者，天理之当然，中而已矣。知、愚、贤、不肖之过、不及，则生稟之异而失其中也。知者知之过，既以道为不足行。愚者不及知，又不知所以行。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。贤者行之过，既以道为不足知。不肖者不及行，又不求所以知。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。人莫不饮食也，鲜能知味也。道不可离，人自不察，是以有过、不及之弊。

右第四章。

子曰：道其不行矣夫。夫音扶。○由不明，故不行。

右第五章。此章承上章而举其不行之端，以起下章之意。

子曰：舜其大知也与！舜好问而好察迩言，隐恶而扬善，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，其斯以为舜乎！知，去声。与，平声。好，去声。○舜之所以为大知者，以其不自用而取诸人也。迩言者，浅近之言，犹必察焉，其无遗善可知。然于其言之未善者则隐而不宣，其善者则播而不匿，其广大光明又如此，则人孰不乐告以善哉！两端，谓众论不同之极致。盖凡物皆有两端，如小大、厚薄之类。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，然后用之，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。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，何以与此？此知之所以无过、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。

右第六章。

子曰：人皆曰予知，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。人皆曰予知，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。予知之知，去声。罟音古。获，胡化反。阱，才性反。辟与避同。期，居之反。○罟，网也。获，机槛也。陷阱，坑坎也。皆所以擒取禽兽者也。择乎中庸，辨别众理，以求所谓中庸，即上章“好问”、“用中”之事也。期月，匝一月也。言知祸而不知辟，以况能择而不能守，皆不得为知也。

右第七章。承上章大知而言，又举不明之端，以起下章也。

子曰：回之为人也，择乎中庸，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回，孔子弟子颜渊名。拳拳，奉持之貌。服，犹着也。膺，胷也。奉持而着之心胷之闲，言能守也。颜子盖真知之，故能择能守如此，此行之所以无过、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。

右第八章。

子曰：天下国家可均也，爵禄可辞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。均，平治也。三者亦知、仁、勇之事，天下之至难也。然皆倚于一偏，故资之近而力能勉者，皆足以能之，至于中庸。虽若易能，然非义精仁熟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，不能及也。三者难而易，中庸易而难，此民之所以鲜能也。

右第九章。亦承上章以起下章。

子路问强。子路，孔子弟子仲由也。子路好勇，故问强。子曰：南方之强与？北

方之强与？抑而强与？与，平声。○抑，语辞。而，汝也。寛柔以教，不报无道，南方之强也，君子居之。寛柔以教，谓含容巽顺以诲人之不及也。不报无道，谓横逆之来直受之而不报也。南方风气柔弱，故以含忍之力胜人为强，君子之道也。衽金革，死而不厌，北方之强也，而强者居之。衽，席也。金，戈兵之属。革，甲冑之属。北方风气刚劲，故以果敢之力胜人为强，强者之事也。故君子和而不流，强哉矫。中立而不倚，强哉矫。国有道，不变塞焉，强哉矫。国无道，至死不变，强哉矫。此四者，汝之所当强也。矫，强貌，《诗》曰“矫矫虎臣”是也。倚，偏着也。塞，未达也。国有道，不变未达之所守。国无道，不变平生之所守也。此则所谓中庸之不可能者，非有以自胜其人欲之私，不能择而守也。君子之强，孰大于是？夫子以是告子路者，所以抑其血气之刚而进之以德义之勇也。

右第十章。

子曰：素隠行怪，后世有述焉，吾弗为之矣。素，按《汉书》当作索，盖字之误也。素隠行怪，言深求隠僻之理而过为诡异之行也。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盗名，故后世或有称述之者。此知之过而不择乎善，行之过而不用其中，不当强而强者也，圣人岂为之哉！君子遵道而行，半涂而废，吾弗能已矣。遵道而行，则能择乎善矣。半涂而废，则力之不足也。此其知虽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，当强而不强者也。已，止也。圣人于此，非勉焉而不敢废，盖至诚无息，自有所不能止也。君子依乎中庸，遯世不见知而不悔，唯圣者能之。不为素隠行怪，则依乎中庸而已。不能半涂而废，是以遯世不见知而不悔也。此中庸之成德，知之尽、仁之至、不赖勇而裕如者，正吾夫子之事而犹不自居也，故曰“唯圣者能之”而已。

右第十一章。子思所引夫子之言，以明首章之义者止此。盖此篇大旨，以知、仁、勇三达德为入道之门，故于篇首即以大舜、颜渊、子路之事明之。舜，知也。颜渊，仁也。子路，勇也。三者废其一，则无以造道而成德矣。余见第二十章。

君子之道费而隠。费，符未反。○费，用之广也。隠，体之微也。夫妇之愚，可以与知焉，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妇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，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，人犹有所憾。故君子语大，天下莫能载焉；语小，天下莫能破焉。与，去声。○君子之道，近自夫妇居室之闲，远而至于圣人天地之所不能尽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可谓费矣。然其理之所以然，则隠而莫之见也。盖可知、可能者，道中之一事，及其至而圣人不知、不能，则举全体而言，圣人固有所不能尽也。侯氏曰：“圣人所不知，如孔子问礼、问官之类。所不能，如孔子不得位、尧舜病博施之类。”愚谓人所憾于天地，如覆载生成之偏及寒暑灾祥之不得其正者。《诗》云：鸛飞戾天，鱼跃于渊。言其上下察也。鸛，余專反。○《诗》，《大雅·旱麓》之篇。鸛，鸛类。戾，至也。察，着也。子思引此诗以明化育流行，上下昭著，莫非此理之用，所谓费也。然其所以然者，则非见闻所及，所谓隠也。故程子曰：“此一节，子思吃紧为人处，活泼泼地，读者其致思焉。”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妇，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结上文。

右第十二章。子思之言，盖以申明首章道不可离之意也。其下八章，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。

子曰：道不远人，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。道者，率性而已，固众人之所能知、能行者也，故常不远于人。若为道者厌其卑近，以为不足为而反务为高远难行之事，则非所以为道矣。《诗》云：伐柯伐柯，其则不远。执柯以伐柯，睨而视之，犹以为远，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睨，研计反。○《诗》，《豳风·伐柯》之篇。柯，斧柄。则，法也。睨，邪视也。言人执柯伐木以为柯者，彼柯长短之法在此柯耳。然犹有彼此之别，故伐者视之，犹以为远也。若以人治人，则所以为人之道，各在当人之身，初无彼此之别，故君子之治人也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其人能改，即止不治。盖责之以其所能知、能行，非欲其远人以为道也。张子所谓“以众人望人则易从”是也。忠恕违道不远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。尽己之心为忠，推己及人为恕。违，去也，如《春秋传》齐师“违穀七里”之“违”。言自此至彼，相去不远，非背而去之之谓也，道即其不远人者是也。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，忠恕之事也。以己之心度人之心，未尝不同，则道之不远于人者可见。故己之所不欲，则勿以施之于人，亦不远人以为道之事。张子所谓“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”是也。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。所求乎子，以事父，未能也；所求乎臣，以事君，未能也；所求乎弟，以事兄，未能也；所求乎朋友，先施之，未能也。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谨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，有余不敢尽。言顾行，行顾言。君子胡不慥慥尔。子、臣、弟、友，四字绝句。○求，犹责也。道不远人，凡己之所以责人者，皆道之所当然也，故反之以自责而自修焉。庸，平常也。行者，践其实。谨者，择其可。德不足而勉则行益力，言有余而切则谨益至。谨之至则言顾行矣，行之力则行顾言矣。慥慥，笃实貌。言君子之言行如此，岂不慥慥乎！赞美之也。凡此皆不远人以为道之事，张子所谓“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”是也。

右第十三章。道不远人者，夫妇所能，丘未能一者，圣人不能皆费也而其所以然者，则至隐存焉。下章放此。

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愿乎其外。素，犹见在也。言君子但因见在所居之位而为其所当为，无慕乎其外之心也。素富贵行乎富贵，素贫贱行乎贫贱，素夷狄行乎夷狄，素患难行乎患难，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。难，去声。○此言素其位而行也。在上位不陵下，在下位不援上。正己而不求于人，则无怨。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援，平声。○此言不愿乎其外也。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险以徼幸。易，去声。○易，平地也。居易，素位而行也。俟命，不愿乎外也。徼，求也。幸，谓所不当得而得者。子曰：射有似乎君子，失诸正鹄，反求诸其身。正音征。鹄，工毒反。○画布曰正，栖皮曰鹄，皆侯之中、射之的也。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结上文之意。

右第十四章。子思之言也。凡章首无“子曰”字者，放此。

君子之道，辟如行远必自迩，辟如登高必自卑。《诗》曰：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，和乐且耽。宜尔室家，乐尔妻帑。辟、譬同。好，去声。

耽，《诗》作湛，亦音耽。乐音洛。○《诗》，《小雅·棠棣》之篇。鼓瑟琴，和也。翕，亦合也。耽，亦乐也。帑，子孙也。子曰：父母其顺矣乎！夫子诵此诗而赞之曰：人能于妻子，宜于兄弟如此，则父母其安乐之矣。子思引《诗》及此语，以明行远自迩，登高自卑之意。

右第十五章。

子曰：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！程子曰：“鬼神，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。”张子曰：“鬼神者，二气之良能也。”愚谓以二气言，则鬼者阴之灵也，神者阳之灵也，以一气言，则至而伸者为神，反而归者为鬼，其实一物而已。为德，犹言性情功效。视之而弗见，听之而弗闻，体物而不可遗。鬼神无形与声，然物之终始，莫非阴阳合散之所为，是其为物之体而物所不能遗也。其言体物，犹《易》所谓“干事”。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，以承祭祀，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齐，侧皆反。○齐之为言齐也，所以齐不齐而致其齐也。明，犹洁也。洋洋，流动充满之意。能使人畏敬奉承而发见昭著如此，乃其体物而不可遗之验也。孔子曰：“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，焄蒿凄怆，此百物之精也，神之着也。”正谓此尔。《诗》曰：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。度，待洛反。射音亦，《诗》作斲。○《诗》，《大雅·抑》之篇。格，来也。矧，况也。射，厌也，言厌怠而不敬也。思，语辞。夫微之显，诚之不可揜如此夫。夫音扶。○诚者，真实无妄之谓。阴阳合散，无非实者，故其发见之不可揜如此。

右第十六章。不见、不闻，隐也。体物如在，则亦费矣。此前三章，以其费之小者而言，此第三章，以其费之大者而言，此一章，兼费隐、包小大而言。

子曰：舜其大孝也与！德为圣人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。宗庙飨之，子孙保之。与，平声。○子孙，谓虞思、陈胡公之属。故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寿。舜年百有十岁。故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材而笃焉，故栽者培之，倾者覆之。材，质也。笃，厚也。栽，植也。气至而滋息为培，气反而游散则覆。《诗》曰：嘉乐君子，宪宪令德。宜民宜人，受禄于天。保佑命之，自天申之。《诗》，《大雅·假乐》之篇。假，当依此作嘉。宪，当依《诗》作显。申，重也。故大德者必受命。受命者，受天命为天子也。

右第十七章。此由庸行之常，推之以极其至，见道之用广也，而其所以然者，则为体微矣。后二章亦此意。

子曰：无忧者，其惟文王乎！以王季为父，以武王为子。父作之，子述之。此言文王之事。《书》言“王季其勤王家”，盖其所作，亦积功累仁之事也。武王纘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绪，壹戎衣而有天下，身不失天下之显名。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。宗庙飨之，子孙保之。大音泰，下同。○此言武王之事。纘，继也。大王，王季之父也。书云“大王肇基王迹”，《诗》云“至于大王，实始翦商”。绪，业也。戎衣，甲冑之属。壹戎衣，《武成》文。言一着戎衣以伐纣也。武王末受命，周公成文武之德，追王大王、王季，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。斯礼也，达乎诸侯、大夫及士、庶

人。父为大夫，子为士，葬以大夫，祭以士。父为士，子为大夫，葬以士，祭以大夫。期之丧，达乎大夫。三年之丧，达乎天子。父母之丧，无贵贱一也。追王之王，去声。○此言周公之事。末，犹老也。追王，盖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。先公，组绀以上至后稷也。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，又推大王、王季之意以及于无穷也。制为礼法以及天下，使葬用死者之爵，祭用生者之禄。丧服自期以下，诸侯绝，大夫降，而父母之丧上下同之，推己以及人也。

右第十八章。

子曰：武王、周公，其达孝矣乎！达，通也。承上章而言武王、周公之孝，乃天下之人通谓之孝，犹孟子之言达尊也。夫孝者，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。上章言武王纘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绪以有天下，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，此继志、述事之大者也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礼，通于上下者言之。春秋修其祖庙，陈其宗器，设其裳衣，荐其时食。祖庙，天子七，诸侯五，大夫三，适士二，官师一。宗器，先世所藏之重器，若周之赤刀、大训、天球、河图之属也。裳衣，先祖之遗衣服，祭则设之以授尸也。时食，四时之食，各有其物，如春行羔、豚、膳、膏、香之类是也。宗庙之礼，所以序昭穆也。序爵，所以辨贵贱也。序事，所以辨贤也。旅酬下为上，所以逮贱也。燕毛，所以序齿也。昭如字。为，去声。○宗庙之次，左为昭，右为穆，而子孙亦以为序。有事于太庙，则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伦焉。爵，公、侯、卿、大夫也。事，宗祝有司之职事也。旅，众也。酬，导饮也。旅酬之礼，宾弟子、兄弟之子各举觶于其长而众相酬。盖宗庙之中以有事为荣，故逮及贱者，使亦得以申其敬也。燕毛，祭毕而燕，则以毛髮之色别长幼为坐次也。齿，年数也。践其位，行其礼，奏其乐，敬其所尊，爱其所亲，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，孝之至也。践，犹履也。其，指先王也。所尊、所亲，先王之祖考、子孙、臣庶也。始死谓之死，既葬则曰反而亡焉，皆指先王也。此结上文两节，皆继志、述事之意也。郊社之礼，所以事上帝也。宗庙之礼，所以祀乎其先也。明乎郊社之礼、禘尝之义，治国其如示诸掌乎！郊，祭天。社，祭地。不言后土者，省文也。禘，天子宗庙之大祭，追祭太祖之所自出于太庙而以太祖配之也。尝，秋祭也。四时皆祭，举其一耳。礼必有义，对举之，互文也。示，与视同。视诸掌，言易见也。此与《论语》文意大同小异，记有详畧耳。

右第十九章。

哀公问政。哀公，鲁君，名蒋。子曰：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其人存则其政举，其人亡则其政息。方，版也。策，简也。息，犹灭也。有是君，有是臣，则有是政矣。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树。夫政也者，蒲卢也。夫音扶。○敏，速也。蒲卢，沈括以为蒲苇是也。以人立政，犹以地种树，其成速矣，而蒲苇又易生之物，其成尤速也。言人存政举，其易如此。故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此承上文“人道敏政”而言也。“为政在人”，《家语》作“为政在于得人”，语意尤备。人谓贤臣，身指君身。道者，天下之达道。仁者，

天地生物之心，而人得以生者，所谓“元者，善之长也”。言人君为政在于得人，而取人之则又在修身。能仁其身，则有君有臣，而政无不举矣。仁者，人也，亲亲为大。义者，宜也，尊贤为大。亲亲之杀，尊贤之等，礼所生也。杀，去声。○人，指人身而言。具此生理，自然便有惻怛慈爱之意，深体味之可见。宜者，分别事理，各有所宜也。礼则节文斯二者而已。在下位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郑氏曰：此句在下，误重在此。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，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，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，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。

“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”，故不可以不修身。“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”，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。欲尽亲亲之仁，必由尊贤之义，故又当知人。亲亲之杀，尊贤之等，皆天理也，故又当知天。天下之达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，曰：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妇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，五者天下之达道也。知、仁、勇，三者天下之达德也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知，去声。○达道者，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，即《书》所谓五典，《孟子》所谓“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”是也。知，所以知此也。仁，所以体此也。勇，所以强此也。谓之达德者，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。一，则诚而已矣。达道虽人所共由，然无是三德，则无以行之。达德虽人所同得，然一有不诚，则人欲闲之而德非其德矣。程子曰：“所谓诚者，止是诚实此三者，三者之外，更别无诚。”或生而知之，或学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一也。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强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强，上声。○知之者之所知，行之者之所行，谓达道也。以其分而言，则所以知者，知也；所以行者，仁也；所以至于知之、成功而一者，勇也。以其等而言，则生知、安行者，知也；学知、利行者，仁也；困知、勉行者，勇也。盖人性虽无不善，而气禀有不同者，故闻道有蚤莫，行道有难易，然能自强不息，则其至一也。吕氏曰：“所入之涂虽异，而所至之域则同。此所以为中庸，若乃企生知、安行之资为不可几及，轻困知、勉行，谓不能有成，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。”子曰：好学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耻近乎勇。“子曰”二字，衍文。好、近乎知之知，并去声。○此言未及乎达德而求以入德之事。通上文三知为知，三行为仁，则此三近者，勇之次也。吕氏曰：“愚者自是而不求，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，懦者甘为人下而不辞，故好学非知，然足以破愚，力行非仁，然足以忘私，知耻非勇，然足以起懦。”知斯三者，则知所以修身，知所以修身，则知所以治人。知所以治人，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。斯三者，指三近而言。人者，对己之称。天下国家，则尽乎人矣。言此以结上文“修身”之意，起下文“九经”之端也。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曰：修身也，尊贤也，亲亲也，敬大臣也，体羣臣也，子庶民也，来百工也，柔远人也，懷诸侯也。经，常也。体，谓设以身处其地而察其心也。子，如父母之爱其子也。柔远人，所谓无忘宾旅者也。此列九经之目也。吕氏曰：“天下国家之本在身，故修身为九经之本。然必亲师取友，然后修身之道进，故尊贤次之。道之所进，莫先其家，故亲亲次之。由家以及朝廷，故敬大臣、体羣臣次之。由朝廷以及其国，故子庶民、来百工次之。由其国以及天下，故柔远人、懷诸侯次之。此九经之序也。”视羣臣犹吾四体，视百姓犹吾子，此视臣视民之别也。修身则道立，尊贤则不惑，

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，敬大臣则不眩，体羣臣则士之报礼重，子庶民则百姓劝，来百工则财用足，柔远人则四方归之，懷诸侯则天下畏之。此言九经之效也。道立，谓道成于己而可为民表，所谓“皇建其有极”是也。不惑，谓不疑于理。不眩，谓不迷于事。敬大臣则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闲之，故临事而不眩也。来百工则通功易事，农末相资，故财用足。柔远人则天下之旅皆悦，而愿出于其涂，故四方归。懷诸侯则德之所施者博，而威之所制者广矣，故曰“天下畏之”。齐明盛服，非礼不动，所以修身也。去谗远色，贱货而贵德，所以劝贤也。尊其位，重其禄，同其好恶，所以劝亲亲也。官盛任使，所以劝大臣也。忠信重禄，所以劝士也。时使薄敛，所以劝百姓也。日省月试，既稟称事，所以劝百工也。送往迎来，嘉善而矜不能，所以柔远人也。继絕世，举废国，治乱持危，朝聘以时，厚往而薄来，所以懷诸侯也。齐，侧皆反。去，上声。远、好、恶、敛并去声。既，许气反。稟，彼锦、力锦二反。称，去声。朝音潮。○此言九经之事也。官盛任使，谓官属众盛，足任使令也，盖大臣不当亲细事，故所以优之者如此。忠信重禄，谓待之诚而养之厚，盖以身体之而知其所赖乎上者如此也。既，读曰飢。飢稟，稍食也。称事，如《周礼·稟人职》曰“考其弓弩，以上下其食”是也。往则为之授节以送之，来则丰其委积以迎之。朝谓诸侯见于天子，聘谓诸侯使大夫来献。《王制》：“比年一小聘，三年一大聘，五年一朝。”厚往薄来，谓燕赐厚而纳贡薄。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一者，诚也。一有不诚，则是九者皆为虚文矣。此九经之实也。凡事豫则立，不豫则废。言前定则不跲，事前定则不困，行前定则不疚，道前定则不穷。跲，其劫反。行，去声。凡事，指达道、达德、九经之属。豫，素定也。跲，蹶也。疚，病也。此承上文，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诚，如下文所推是也。在下位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获乎上有道，不信乎朋友，不获乎上矣。信乎朋友有道，不顺乎亲，不信乎朋友矣。顺乎亲有道，反诸身不诚，不顺乎亲矣。诚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矣。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。反诸身不诚，谓反求诸身而所存所发未能真实而无妄也。不明乎善，谓未能察于人心天命之本然，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。诚者，天之道也。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诚者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，圣人也。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。中，并去声。从，七容反。○此承上文“诚身”而言。诚者，真实无妄之谓，天理之本然也。诚之者，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，人事之当然也。圣人之德，浑然天理，真实无妄，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，则亦天之道也。未至于圣，则不能无人欲之私，而其为德不能皆实，故未能不思而得，则必择善，然后可以明善，未能不勉而中，则必固执，然后可以诚身，此则所谓人之道也。不思而得，生知也。不勉而中，安行也。择善，学知以下之事。固执，利行以下之事也。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此诚之之目也。学、问、思、辨，所以择善而为知，学而知也。笃行，所以固执而为仁，利而行也。程子曰：“五者废其一，非学也。”有弗学，学之弗能，弗措也。有弗问，问之弗知，弗措也。有弗思，思之弗得，弗措也。有弗

辨，辨之弗明，弗措也。有弗行，行之弗笃，弗措也。人一能之，己百之。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君子之学，不为则已，为则必要其成，故常百倍其功。此困而知、勉而行者也，勇之事也。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明者择善之功，强者固执之效。吕氏曰：“君子所以学者，为能变化气质而已。德胜气质，则愚者可进于明，柔者可进于强。不能胜之，则虽有志于学，亦愚不能明，柔不能立而已矣。盖均善而无恶者，性也，人所同也。昏明强弱之禀不齐者，才也，人所异也。诚之者所以反其同而变其异也。夫以不美之质，求变而美，非百倍其功，不足以致之。今以鹵莽灭裂之学，或作或辍，以变其不美之质，及不能变，则曰天质不美，非学所能变，是果于自弃，其为不仁甚矣。”

右第二十章。此引孔子之言，以继大舜、文、武、周公之绪，明其所传之一致，举而措之，亦犹是耳。盖包费隐、兼小大，以终十二章之意。章内语诚始详，而所谓诚者，实此篇之枢纽也。又按《孔子家语》亦载此章，而其文尤详。“成功一也”之下，有“公曰：子之言美矣！至矣！寡人实固，不足以成之也”，故其下复以“子曰”起答辞。今无此问辞，而犹有“子曰”二字，盖子思删其繁文以附于篇，而所删有不尽者，今当为衍文也。“博学之”以下，《家语》无之，意彼有阙文，抑此或子思所补也欤？

自诚明谓之性，自明诚谓之教。诚则明矣，明则诚矣。自，由也。德无不实而明无不照者，圣人之德，所性而有者也，天道也。先明乎善而后能实其善者，贤人之学，由教而入者也，人道也。诚则无不明矣，明则可以至于诚矣。

右第二十一章。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、人道之意而立言也。自此以下十二章，皆子思之言，以反复推明此章之意。

唯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。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。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。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。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天下至诚，谓圣人之德之实，天下莫能加也。尽其性者，德无不实，故无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，巨细精粗无毫髮之不尽也。人、物之性，亦我之性，但以所赋形气不同而有异耳。能尽之者，谓知之无不明而处之无不当也。赞，犹助也。与天地参，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。此自诚而明者之事也。

右第二十二章。言天道也。

其次致曲，曲能有诚，诚则形，形则着，着则明，明则动，动则变，变则化，唯天下至诚为能化。其次，通大贤以下凡诚有未至者而言也。致，推致也。曲，一偏也。形者，积中而发外。着则又加显矣，明则又有光辉发越之盛也。动者，诚能动物。变者，物从而变。化则有不知其所以然者。盖人之性无不同，而气则有异，故惟圣人能举其性之全体而尽之。其次，则必自其善端发见之偏而悉推致之，以各造其极也。曲无不致，则德无不实，而形、着、动、变之功自不能已。积而至于能化，则其至诚之妙，亦不异于圣人矣。

右第二十三章。言人道也。

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。国家将兴，必有祲祥。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见乎蓍龟，动乎四体。祸福将至，善，必先知之，不善，必先知之，故至诚如神。见音现。○祲祥者，福之兆。妖孽者，祸之萌。蓍，所以筮。龟，所以卜。四体，谓动作威仪之闲，如执玉高卑，其容俯仰之类。凡此皆理之先见者也。然唯诚之至极而无一毫私伪留于心目之闲者，乃能有以察其几焉。神，谓鬼神。

右第二十四章。言天道也。

诚者自成也，而道自道也。道也之道音导。○言诚者物之所以自成，而道者人之所当自行也。诚以心言，本也。道以理言，用也。诚者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，是故君子诚之为贵。天下之物，皆实理之所为，故必得是理，然后有是物。所得之理既尽，则是物亦尽而无有矣。故人心一有不实，则虽有所为亦如无有，而君子必以诚为贵也。盖人之心能无不实，乃为有以自成，而道之在我者亦无不行矣。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成己，仁也。成物，知也。性之德也，合外内之道也，故时措之宜也。知，去声。○诚虽所以成己，然既有以自成，则自然及物，而道亦行于彼矣。仁者体之存，知者用之发，是皆吾性之固有，而无内外之殊。既得于己则见于事者，以时措之而皆得其宜也。

右第二十五章。言人道也。

故至诚无息。既无虚假，自无闲断。不息则久，久则征，征则悠远，悠远则博厚，博厚则高明。久，常于中也。征，验于外也。此皆以其验于外者言之，郑氏所谓“至诚之德，着于四方”者是也。存诸中者既久，则验于外者益悠远而无穷矣。悠远，故其积也广博而深厚，博厚，故其发也高大而光明。博厚，所以载物也。高明，所以覆物也。悠久，所以成物也。悠久即悠远，兼内外而言之也。本以悠远致高厚，而高厚又悠久也。此言圣人与天地同用。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无疆。此言圣人与天地同体。如此者，不见而章，不动而变，无为而成。见音现。○见，犹示也。不见而章，以配地而言也。不动而变，以配天而言也。无为而成，以无疆而言也。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尽也。其为物不贰，则其生物不测。此以下，复以天地明至诚无息之功用。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尽，不过曰诚而已。不贰，所以诚也。诚故不息而生物之多，有莫知其所以然者。天地之道，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。言天地之道，诚一不贰，故能各极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。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，及其无穷也，日月星辰系焉，万物覆焉。今夫地，一撮土之多，及其广厚，载华岳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泄，万物载焉。今夫山，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广大，草木生之，禽兽居之，宝藏兴焉。今夫水，一勺之多，及其不测，黿鼉蛟龙鱼鳖生焉，货财殖焉。夫音扶。华、藏并去声。卷，平声。勺，市若反。○昭昭，犹耿耿，小明也。此指其一处而言之。及其无穷，犹十二章“及其至也”之意，盖举全体而言也。振，收也。卷，区也。此四条，皆以发明由其不贰、不息，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。然天地山川，实非由积累而后大，读者不以辞害意可也。《诗》云：维天之命，于穆不

己。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。于乎不显，文王之德之纯。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，纯亦不已。于音乌。乎音呼。○《诗》，《周颂·维天之命篇》。于，叹辞。穆，深远也。不显，犹言岂不显也。纯，纯一不杂也。引此以明至诚无息之意。程子曰：“天道不已，文王纯于天道，亦不已。纯则无二无杂，不已则无闲断先后。”

右第二十六章。言天道也。

大哉圣人之道，包下文两节而言。洋洋乎发育万物，峻极于天。峻，高大也。此言道之极于至大而无外也。优优大哉！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，优优，充足有余之意。礼仪，经礼也。威仪，曲礼也。此言道之入于至小而无闲也。待其人而后行。总结上两节。故曰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。至德，谓其人。至道，指上两节而言也。凝，聚也，成也。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，温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礼。尊者，恭敬奉持之意。德性者，吾所受于天之正理。道，由也。温，犹燖温之温，谓故学之矣，复时习之也。敦，加厚也。尊德性，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。道问学，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。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，不以一毫私意自蔽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，涵泳乎其所已知，敦笃乎其所已能，此皆存心之属也。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，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，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，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，此皆致知之属也。盖非存心无以致知，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，故此五句大小相资，首尾相应，圣贤所示入德之方，莫详于此，学者宜尽心焉。是故居上不骄，为下不倍。国有道，其言足以兴。国无道，其默足以容。《诗》曰：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其此之谓与？倍与背同。与，平声。○兴，谓兴起在位也。《诗》，《大雅·烝民》之篇。

右第二十七章。言人道也。

子曰：愚而好自用，贱而好自专，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，如此者，裁及其身者也。好，去声。裁，古灾字。○以上孔子之言，子思引之。反，复也。非天子不议礼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此以下子思之言。礼，亲疏贵贱相接之体也。度，品制。文，书名。今天下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。行，去声。○今，子思自谓当时也。轨，辙迹之度。伦，次序之体。三者皆同，言天下一统也。虽有其位，苟无其德，不敢作礼乐焉。虽有其德，苟无其位，亦不敢作礼乐焉。郑氏曰：“言作礼乐者，必圣人在天子之位。”子曰：吾说夏礼，杞不足征也。吾学殷礼，有宋存焉。吾学周礼，今用之，吾从周。此又引孔子之言。杞，夏之后。征，证也。宋，殷之后。三代之礼，孔子皆尝学之而能言其意。但夏礼既不可考证，殷礼虽存又非当世之法，惟周礼乃时王之制，今日所用。孔子既不得位，则从周而已。

右第二十八章。承上章“为下不倍”而言，亦人道也。

王天下有三重焉，其寡过矣乎？王，去声。○吕氏曰：“三重，谓议礼、制度、考文。惟天子得以行之，则国不异政，家不殊俗，而人得寡过矣。”上焉者虽善无征，无征不信，

不信民弗从。下焉者虽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不信民弗从。上焉者，谓时王以前，如夏、商之礼，虽善而皆不可考。下焉者，谓圣人在下，如孔子虽善于礼而不在尊位也。故君子之道，本诸身，征诸庶民，考诸三王而不谬，建诸天地而不悖，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。此君子，指王天下者而言。其道，即议礼、制度、考文之事也。本诸身，有其德也。征诸庶民，验其所信从也。建，立也，立于此而参于彼也。天地者，道也。鬼神者，造化之迹也。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，所谓“圣人复起，不易吾言”者也。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知天也。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知天、知人，知其理也。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，行而世为天下法，言而世为天下则，远之则有望，近之则不厌。动，兼言、行而言。道，兼法、则而言。法，法度也。则，准则也。《诗》曰：在彼无恶，在此无射。庶几夙夜，以永终誉。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。恶，去声。射音妒，《诗》作斲。○《诗》，《周颂·振鹭》之篇。射，厌也。所谓“此”者，指“本诸身”以下六事而言。

右第二十九章。承上章“居上不骄”而言，亦人道也。

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上律天时，下袭水土。祖述者，远宗其道。宪章者，近守其法。律天时者，法其自然之运。袭水土者，因其一定之理。皆兼内外该本末而言也。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，无不覆帔，辟如四时之错行，如日月之代明。辟音譬。帔，徒报反。○错，犹迭也。此言圣人之德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。悖，犹背也。天覆地载，万物并育于其闲而不相害，四时日月，错行代明而不相悖。所以不害不悖者，小德之川流，所以并育并行者，大德之敦化。小德者，全体之分。大德者，万殊之本。川流者，如川之流，脉络分明而往不息也。敦化者，敦厚其化，根本盛大而出无穷也。此言天地之道，以见上文取辟之意也。

右第三十章。言天道也。

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，足以有临也。宽裕温柔，足以有容也。发强刚毅，足以有执也。齐庄中正，足以有敬也。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别也。知，去声。齐，侧皆反。别，彼列反。○聪明睿知，生知之质。临，谓居上而临下也。其下四者，乃仁、义、礼、知之德。文，文章也。理，条理也。密，详细也。察，明辨也。溥博渊泉而时出之。溥博，周徧而广阔也。渊泉，静深而有本也。出，发见也。言五者之德，充积于中而以时发见于外也。溥博如天，渊泉如渊，见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说。见音现。说音悦。○言其充积极其盛而发见当其可也。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，施及蛮貊，舟车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队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，故曰配天。施，去声。队音坠。○“舟车所至”以下，盖极言之。配天，言其德之所及广大如天也。

右第三十一章。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，亦天道也。

唯天下至诚，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倚？夫音扶。焉，于虔反。○经、纶，皆治丝之事。经者，理其绪而分之。纶者，比其类而合之也。经，常也。大经者，五品之人伦。大本者，所性之全体也。惟圣人之德极诚无妄，故于人伦各尽其当然之实，而皆可以为天下后世法，所谓经纶之也。其于所性之全体，无一毫人欲之伪以杂之，而天下之道千变万化皆由此出，所谓立之也。其于天地之化育，则亦其极诚无妄者，有默契焉，非但闻见之知而已。此皆至诚无妄，自然之功用，夫岂有所倚着于物而后能哉？肫肫其仁，渊渊其渊，浩浩其天。肫，之纯反。○肫肫，恳至貌，以经纶而言也。渊渊，静深貌，以立本而言也。浩浩，广大貌，以知化而言也。其渊、其天，则非特如之而已。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圣知之知，去声。○固，犹实也。郑氏曰：“唯圣人能知圣人也。”

右第三十二章。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，亦天道也。前章言至圣之德，此章言至诚之道。然至诚之道，非至圣不能知。至圣之德，非至诚不能为，则亦非二物矣。此篇言圣人天道之极致，至此而无以加矣。

《诗》曰：衣锦尚絺，恶其文之着也。故君子之道，闇然而日章，小人之道之然而日亡。君子之道，淡而不厌，简而文，温而理，知远之近，知风之自，知微之显，可与入德矣。衣，去声。絺，口迥反。恶，去声。闇，于感反。○前章言圣人之德，极其盛矣，此复自下学立心之始言之，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极也。《诗》，《国风·卫·硕人》、《郑》之《丰》，皆作“衣锦褰衣”。褰、絺同，禅衣也。尚，加也。古之学者为己，故其立心如此。尚絺故闇然，衣锦故有日章之实。淡、简、温，絺之褰于外也，不厌而文且理焉，锦之美在中也。小人反是，则暴于外而无实以继之，是以的然而日亡也。远之近，见于彼者由于此也，风之自，着乎外者本乎内也。微之显，有诸内者形诸外也。有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，则知所谨而可入德矣。故下文引《诗》言谨独之事。《诗》云：潜虽伏矣，亦孔之昭。故君子内省不疚，无恶于志。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见乎？恶，去声。○《诗》，《小雅·正月》之篇。承上文言“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”也。疚，病也。无恶于志，犹言无愧于心，此君子谨独之事也。《诗》云：相在尔室，尚不愧于屋漏。故君子不动而敬，不言而信。相，去声。○《诗》，《大雅·抑》之篇。相，视也。屋漏，室西北隅也。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谨恐惧，无时不然，不待言动而后敬信，则其为己之功益加密矣，故下文引《诗》并言其效。《诗》曰：奏假无言，时靡有争。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，不怒而民威于鈇钁。假格同。鈇音夫。○《诗》，《商颂·烈祖》之篇。奏，进也。承上文而遂及其效，言进而感格于神明之际，极其诚敬，无有言说而人自化之也。威，畏也。鈇，莖斫刀也。钁，斧也。《诗》曰：不显惟德，百辟其刑之。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。《诗》，《周颂·烈文》之篇。不显，说见二十六章。此借引以为幽深玄远之意。承上文言天子有不显之德而诸侯法之，则其德愈深而效愈远矣。笃，厚也。笃恭，言不显其敬也。笃恭而天下平，乃圣人至德渊微，自然之应，中庸之极功也。《诗》云：予怀明德，不大声以色。子曰：声色之于以化民，末也。《诗》曰：德輶如

毛。毛犹有伦。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。至矣。輶，由、酉二音。○《诗》，《大雅·皇矣》之篇，引之以明上文所谓不显之德者，正以其不大声与色也。又引孔子之言，以为声色乃化民之末务。今但言不大之而已，则犹有声色者存，是未足以形容不显之妙。不若《烝民》之诗所言“德輶如毛”，则庶乎可以形容矣，而又自以为谓之毛，则犹有可比者，是亦未尽其妙。不若《文王》之诗所言“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”，然后乃为不显之至耳。盖声臭有气无形，在物最为微妙，而犹曰无之，故唯此可以形容不显、笃恭之妙，非此德之外，又别有是三等然后为至也。

右第三十三章。子思因前章极致之言，反求其本，复自下学为己谨独之事推而言之，以驯致乎笃恭而天下平之盛，又赞其妙，至于无声无臭而后已焉。盖举一篇之要而约言之，其反复丁宁示人之意，至深切矣，学者其可不尽心乎！

尚书正义序 唐孔颖达撰

夫《书》者，人君辞诰之典，右史记言之策。古之王者，事总万机，发号出令，义非一揆：或设教以驭下，或展礼以事上，或宣威以肃震曜，或敷和而散风雨，得之则百度惟贞，失之则千里斯谬。枢机之发，荣辱之生，丝纶之动，不可不慎。所以辞不苟出，君举必书，欲其昭法诫，慎言行也。其泉源所渐，基于出震之君；黼藻斯彰，郁乎如云之后。勋华揖让而典谟起，汤武革命而誓诰兴。先君宣父，生于周末，有至德而无至位，修圣道以显圣人，芟烦乱而翦浮辞，举宏纲而撮机要，上断唐虞，下终秦鲁，时经五代，书总百篇。采翡翠之羽毛，拔犀象之牙角。罄荆山之石，所得者连城；穷汉水之滨，所求者照乘。巍巍荡荡，无得而称；郁郁纷纷，于斯为盛。斯乃前言往行，足以垂法将来者也。暨乎七雄已战，五精未聚，儒雅与深穽同埋，经典共积薪俱燎。汉氏大济区宇，广求遗逸，采古文于金石，得今书于齐鲁。其文则欧阳、夏侯二家之所说，蔡邕碑石刻之。古文则两汉亦所不行，安国注之，实遭巫蛊，遂寝而不用。历及魏晋，方始稍兴，故马郑诸儒，莫覩其学，所注经传时或异同。晋世皇甫谧独得其书，载于《帝纪》，其后传授乃可详焉。但古文经虽然早出，晚始得行，其辞富而备，其义宏而雅，故复而不厌，久而愈亮，江左学者，咸悉祖焉。近至隋初，始流河朔，其为正义者，蔡大宝、巢猗、费彪、顾彪、刘焯、刘炫等。其诸公旨趣，多或因循诂释注文，义皆浅略，惟刘焯、刘炫最为详雅。然焯乃织综经文，穿凿孔穴，诡其新见，异彼前儒，非险而更为险，无义而更生义。窃以古人言诰，惟在达情，虽复时或取象，不必辞皆有意。若其言必托数，经悉对文，斯乃鼓怒浪于平流，震惊飗于静树，使教者烦而多惑，学者劳而少

功。过犹不及，良为此也。炫嫌焯之烦杂，就而删焉，虽复微稍省要，又好改张前义，义更太略，辞又过华，虽为文笔之善，乃非开奖之路。义既无义，文又非文，欲使后生，若为领袖，此乃炫之所失，未为得也。今奉明勅，考定是非，谨罄庸愚，竭所闻见，览古人之传记，质近代之异同，存其是而去其非，削其烦而增其简。此亦非敢臆说，必据旧闻。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、前四门助教臣李子云等，谨共铨叙。至十六年，又奉勅与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门博士骠骑尉臣朱长才、给事郎守四门博士上骑都尉臣苏德融、登仕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臣随德素、儒林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臣王士雄等、对勅使赵弘智，覆更详审，为之正义，凡二十卷。庶对扬于圣范，冀有益于童稚，略陈其事，叙之云尔。

尚书序 孔安国撰

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，始画八卦，造书契，以代结绳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伏牺、神农、黄帝之书，谓之《三坟》，言大道也。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、虞之书，谓之《五典》，言常道也。至于夏商周之书，虽设教不伦，雅诰奥义，其归一揆。是故历代宝之，以为大训。八卦之说，谓之《八索》，求其义也；九州岛之志，谓之《九丘》。丘，聚也，言九州岛所有，土地所生，风气所宜，皆聚此书也。《春秋左氏传》曰：“楚左史倚相能读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，即谓上世帝王之遗书也。先君孔子，生于周末，覩史籍之烦文，惧览之者不一，遂乃定礼乐，明旧章，删诗为三百篇，约史记而修《春秋》，赞《易》道以黜《八索》，述《职方》以除《九丘》。讨论坟典，断自唐虞以下，讫于周。芟夷烦乱，翦截浮辞，举其宏纲，撮其机要，足以垂世立教，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誓、命之文凡百篇。所以恢弘至道，示人主以轨范也。帝王之制，坦然明白，可举而行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。

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，焚书坑儒，学士逃难解散，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。汉室龙兴，开设学校，旁求儒雅，以阐大猷。济南伏生，年过九十，失其本经，口以传授，裁二十余篇。以其上古之书，谓之《尚书》。百篇之义，世莫得闻。至鲁共王好治宫室，坏孔子旧宅，以广其居，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《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皆科斗文字。王又升孔子堂，闻金石丝竹之音，乃不坏宅。悉以书还孔氏。科斗书废已久，时人无能知者，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，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，更以竹简写之，增多伏生二十五篇。伏生又以《舜典》合于《尧

典》，《益稷》合于《皋陶谟》，《盘庚》三篇合为一，《康王之诰》合于《顾命》，复出此篇并序，凡五十九篇，为四十六卷。其余错乱磨灭，弗可复知，悉上送官，藏之书府，以待能者。

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，于是遂研精覃思，博考经籍，采摭羣言，以立训传，约文申义，敷畅厥旨，庶几有补于将来。《书序》，序所以为作者之意，昭然义见，宜相附近，故引之各冠其篇首，定五十八篇。既毕，会国有巫蛊事，经籍道息，用不复以闻，传之子孙，以贻后代。若好古博雅君子，与我同志，亦所不隐也。

明诗第六

大舜云：“诗言志，歌永言。”圣谟所析，义已明矣。是以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”，舒文载实，其在兹乎！故诗者，持也，持人情性。三百之蔽，义归无邪。持之为训，有符焉尔。

人禀七情，应物斯感，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昔葛天乐辞，《玄鸟》在曲，黄帝《云门》，理不空弦。至尧有《大章》之歌，舜造《南风》之诗，观其二文，辞达而已。及大禹成功，九叙惟歌，太康败德，五子咸讽，顺美匡恶，其来久矣。自商暨周，《雅》《颂》周备。四始彪炳，六义环深。子夏鉴绚素之章，子贡悟琢磨之句，故商赐二子，可与言诗。自王泽弥竭，风人辍采，春秋观志，讽诵旧章，酬酢以为宾荣，吐纳而成身文。逮楚国讽怨，则《离骚》为刺。秦皇减典，亦造《仙诗》。汉初四言，韦孟首唱，匡谏之义，继轨周人。孝武爱文，柏梁列韵，严马之徒，属辞无方。至成帝品录，三百余篇，朝章国采，亦云周备，而辞人遗翰，莫见五言，所以李陵、班婕妤见疑于前代也。按《召南·行露》，始肇半章；孺子沧浪，亦有全曲；暇豫优歌，远见春秋；邪径童谣，近在成世。阅时取征，则五言久矣。又古诗佳丽，或称枚叔，其《孤竹》一篇，则傅毅之词。比类而推，固两汉之作乎！观其结体散文，直而不野，婉转附物，怊怅切情，实五言之冠冕也。至于张衡《怨篇》，清典可味，《仙诗》《缓歌》，雅有新声。暨建安之初，五言腾跃，文帝陈思，纵辔以骋节，王徐应刘，望路而争驱，并怜风月，狎池苑，述恩荣，叙酣宴，慷慨以任气，磊落以使才，述怀指事，不求纤密之巧，驱辞逐貌，唯取昭晷之能，此其所同也。及正始明道，诗杂仙心，何晏之徒，率多浮浅。唯嵇志清峻，阮旨遥深，故能标焉。若乃应璩《百壹》，独

立不惧，辞譎义贞，亦魏之遗直也。晋世群才，稍入轻绮，张左潘陆，比肩诗衢，采缁于正始，力柔于建安，或析文以为妙，或流靡以自妍，此其大略也。江左篇制，溺乎玄风，嗤笑徇务之志，崇盛忘机之谈。袁孙已下，虽各有雕采，而辞趣一揆，莫能争雄，所以景纯《仙篇》，挺拔而为俊矣。宋初文咏，体有因革，庄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，俪采百字之偶，争价一句之奇，情必极貌以写物，辞必穷力而追新，此近世之所竞也。故铺观列代，而情变之数可鉴；撮举同异，而纲领之要可明矣。

若夫四言正体，则雅润为本；五言流调，则清丽居宗。华实异用，唯才所安。故平子得其雅，叔夜含其润，茂先凝其清，景阳振其丽，兼善则子建、仲宣，偏美则太冲、公干。然诗有恒裁，思无定位，随性适分，鲜能圆通。若妙识所难，其易也将至；忽以为易，其难也方来。至于三六杂言，则出自篇什；离合之发，则萌于图讖；回文所兴，则道原为始；联句共韵，则栢梁余制。巨细或殊，情理同致，总归诗囿，故不繁云。

赞曰：民生而志，咏歌所含。兴发皇世，风流二《南》。神理共契，政序相参。英华弥缁，万代永耽。

比兴第三十六

《诗》文弘奥，包韞六义，毛公述《传》，独标兴体，岂不以风通而赋同，比显而兴隐哉！故比者，附也；兴者，起也。附理者切类以指事，起情者依微以拟议。起情，故兴体以立；附理，故比例以生。比则蓄愤以斥言，兴则环譬以托谕。盖随时之义不一，故诗人之志有二也。

观夫兴之托谕，婉而成章，称名也小，取类也大。关雎有别，故后妃方德；尸鸠贞一，故夫人象义。义取其贞，无疑乎夷禽；德贵有别，不嫌于鸂鶒。明而未融，故发注而后见也。且何谓比？盖写物以附理，扬言以切事者也。故金锡以喻明德，珪璋以譬秀民，螟蛉以类教诲，蜩螗以写号呼，澣衣以拟心忧，卷席以方志固。凡斯切象，皆比义者也。至如“麻衣如雪”、“两骖如舞”，若斯之类，皆比类者也。楚襄信谗，而三闾忠烈，依《诗》制《骚》，讽兼比兴。炎汉虽盛，而辞人夸毗，讽刺道丧，故兴义销亡。于是赋颂先鸣，比体云构，纷纭杂沓，倍旧章矣。

夫比之为义，取类不常：或喻于声，或方于貌，或拟于心，或譬于

事。宋玉《高唐》云：“纤条悲鸣，声似竽籁。”此比声之类也。枚乘《菟园》云：“焱焱纷纷，若尘埃之间白云。”此则比貌之类也。贾生《鵬鸟》云：“祸之与福，何异糾纏。”此以物比理者也。王褒《洞箫》云：“优柔温润，如慈父之畜子也。”此以心比声者也。马融《长笛》云：“繁縟络绎，范蔡之说也。”此以辩比响者也。张衡《南都》云：“起郑舞，茧曳绪。”此以物比容者也。若斯之类，辞赋所先，日用乎比，月忘乎兴，习小而弃大，所以文谢于周人也。至于杨、班之伦，曹、刘以下，图状山川，影写云物，莫不织综比义，以敷其华，惊听回视，资此效绩。又安仁《萤赋》云“流金在沙”，季鹰《杂诗》云“青条若总翠”，皆其义者也。故比类虽繁，以切至为贵。若刻鹄类鹜，则无所取焉。

赞曰：诗人比兴，触物圆览。物虽胡越，合则肝胆。拟容取心，斲辞必敢。攒杂咏歌，如川之澹。

职方氏

职方氏掌天下之图，以掌天下之地，辨其邦国、都鄙、四夷、八蛮、七闽、九貉、五戎、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、九谷、六畜之数要，周知其利害。乃辨九州岛之国，使同贯利。东南曰扬州，其山镇曰会稽，其泽薮曰具区，其川三江，其浸五湖，其利金锡竹箭，其民二男五女，其畜宜鸟兽，其谷宜稻。正南曰荊州，其山镇曰衡山，其泽薮曰云薮，其川江汉，其浸潁湛，其利丹银齿革，其民一男二女，其畜宜鸟兽，其谷宜稻。河南曰豫州，其山镇曰华山，其泽薮曰圃田，其川荻雒，其浸波滢，其利林漆丝枲，其民二男三女，其畜宜六扰，其谷宜五种。正东曰青州，其山镇曰沂山，其泽薮曰望诸，其川淮泗，其浸沂沭，其利蒲鱼，其民二男二女，其畜宜鸡狗，其谷宜稻麦。河东曰兖州，其山镇曰岱山，其泽薮曰大野，其川河沛，其浸卢维，其利蒲鱼，其民二男三女，其畜宜六扰，其谷宜四种。正西曰雍州，其山镇曰岳（山），其泽薮曰弦蒲，其川泾汭，其浸渭洛，其利玉石，其民三男二女，其畜宜牛马，其谷宜黍稷。东北曰幽州，其山镇曰医无闾，其泽薮曰豸养，其川河沛，其浸菑时，其利鱼盐，其民一男三女，其畜宜四扰，其谷宜三种。河内曰冀州，其山镇曰霍山，其泽薮曰杨纁，其川漳，其浸汾潞，其利松柏，其民五男三女，其畜宜牛羊，其谷宜黍稷。正北曰并州，其山镇曰恒山，其泽

藪曰昭余祁，其川虜池呕夷，其浸涑易，其利布帛，其民二男三女，其畜宜五扰，其谷宜五种。乃辨九服之邦国：方千里曰王畿，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。凡邦国，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，方四百里则六侯，方三百里则七伯，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，方百里则百男，以周知天下。凡邦国，小大相维。王设其牧，制其职，各以其所能，制其贡，各以其所有。王将巡守，则戒于四方，曰：“各修平乃守，考乃职事，无敢不敬戒，国有大刑。”及王之所行，先道，帅其属而巡戒令。王殷国亦如之。

内司服

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，祔衣、揄狄、阙狄、鞠衣、展衣、缘衣，素沙。辨外内命妇之服，鞠衣、展衣、缘衣，素沙。凡祭祀、宾客，共后之衣服，及九嫔、世妇、凡命妇，共其衣服。共丧衰亦如之。后之丧，共其衣服，凡内具之物。

司服

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，辨其名物与其用事。王之吉服，祀昊天上帝，则服大裘而冕，祀五帝亦如之，享先王则袞冕，享先公、飨射则鷩冕，祀四望、山川则毳冕，祭社稷、五祀则希冕，祭群小祀则玄冕。凡兵事，韦弁服。视朝，则皮弁服。凡甸，冠弁服。凡凶事，服弁服。凡吊事，弁纁服。凡丧，为天王斩衰，为王后齐衰。王为三公六卿锡衰，为诸侯缌衰，为大夫士疑衰，其首服皆弁纁。大札、大荒、大裁，素服。公之服，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；侯伯之服，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；子男之服，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。孤之服，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，卿大夫之服，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，其凶服加以大功、小功；士之服，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，其凶服亦如之，其齐服有玄端、素端。凡大祭祀、大宾客，共其衣服而奉之。大丧，共其复衣服、敛衣服、奠衣服、廋衣服，皆掌其陈序。

王制第五

王者之制禄爵：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凡五等；诸侯之上大夫卿、

下大夫、上士、中士、下士，凡五等。天子之田方千里，公、侯田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、男五十里。不能五十里者，不合于天子，附于诸侯曰附庸。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、侯，天子之卿视伯，天子之大夫视子、男，天子之元士视附庸。制：农田百亩。百亩之分，上农夫食九人，其次食八人，其次食七人，其次食六人，下农夫食五人。庶人在官者，其禄以是为差也。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，禄足以代其耕也。中士倍下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下大夫倍上士，卿四大夫禄，君十卿禄。次国之卿三大夫禄，君十卿禄。小国之卿倍大夫禄，君十卿禄。次国之上卿，位当大国之中，中当其下，下当其上大夫。小国之上卿，位当大国之下卿，中当其上大夫，下当其下大夫。（其有中士、下士者，数各居其上之三分。）

凡四海之内九州岛，州方千里。州建百里之国三十，七十里之国六十，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，凡二百一十国。名山大泽不以封，其余以为附庸间田。八州，州二百一十国。天子之县内，方百里之国九，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，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，凡九十三国。名山大泽不以盼，其余以禄士，以为间田。凡九州岛，千七百七十三国。天子之元士，诸侯之附庸，不与。

天子，百里之内以共官，千里之内以为御。千里之外设方伯。五国以为属，属有长。十国以为连，连有帅。三十国以为卒，卒有正。二百一十国以为州，州有伯。八州，八伯，五十六正，百六十八帅，三百三十六长。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，分天下以为左右，曰二伯。千里之内曰甸，千里之外曰采，曰流。天子三公、九卿、二十七大夫、八十一元士。大国三卿，皆命于天子，下大夫五人，上士二十七人。次国三卿，二卿命于天子，一卿命于其君，下大夫五人，上士二十七人。小国二卿，皆命于其君，下大夫五人，上士二十七人。（其有中士、下士者，数各居其上之三分。）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，监于方伯之国，国三人。天子之县内诸侯，禄也。外诸侯，嗣也。制：三公一命卷，若有加则赐也，不过九命；次国之君不过七命；小国之君不过五命，大国之卿不过三命，下卿再命，小国之卿与下大夫一命。

凡官民材，必先论之。论辨，然后使之。任事，然后爵之。位定，然后禄之。爵人于朝，与士共之。刑人于市，与众弃之。是故公家不畜刑人，大夫弗养，士遇之涂弗与言也。屏之四方，唯其所之，不及以政，亦弗（故）（欲）生也。

诸侯之于天子也，比年一小聘，三年一大聘，五年一朝。天子五年

一巡守。岁二月，东巡守，至于岱宗，柴而望祀山川。觐诸侯，问百年者就见之。命大师陈诗，以观民风。命市纳贾，以观民之所好恶，志淫好辟。命典礼，考时月，定日，同律、礼乐、制度、衣服正之。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，不敬者君削以地。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，不孝者君绌以爵。变礼易乐者为不从，不从者君流。革制度衣服者为畔，畔者君讨。有功德于民者，加地进律。五月南巡守，至于南岳，如东巡守之礼。八月西巡守，至于西岳，如南巡守之礼。十有一月北巡守，至于北岳，如西巡守之礼。归假于祖祢，用特。

天子将出，类乎上帝，宜乎社，造乎祢。诸侯将出，宜乎社，造乎祢。天子无事，与诸侯相见曰朝。考礼、正刑、一德，以尊于天子。天子赐诸侯乐，则以柷将之；赐伯、子、男乐，则以鼗将之。诸侯，赐弓矢然后征，赐鈇钺然后杀，赐圭瓚然后为鬯，未赐圭瓚则资鬯于天子。天子命之教，然后为学。小学在公宫南之左，大学在郊。天子曰辟廱，诸侯曰頖宫。天子将出征，类乎上帝，宜乎社，造乎祢，禡于所征之地。受命于祖，受成于学。出征执有罪，反，释奠于学，以讯馘告。

天子、诸侯无事，则岁三田，一为干豆，二为宾客，三为充君之庖。无事而不田，曰不敬。田不以礼，曰暴天物。天子不合围，诸侯不掩群。天子杀则下大绥，诸侯杀则下小绥，大夫杀则止佐车，佐车止则百姓田猎。獭祭鱼，然后虞人入泽梁。豺祭兽，然后田猎。鸠化为鹰，然后设罝罗。草木零落，然后入山林。昆虫未蛰，不以火田。不麝，不卵，不杀胎，不殀夭，不覆巢。

豕宰制国用，必于岁之杪。五谷皆入，然后制国用。用地小大，视年之丰（耗）〔秬〕。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，量入以为出。祭用数之仂。丧三年不祭，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。丧用三年之仂。丧祭，用不足曰暴，有余曰浩。祭，丰年不奢，凶年不俭。国无九年之畜曰不足，无六年之蓄曰急，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。三年耕，必有一年之食。九年耕，必有三年之食。以三十年之通，虽有凶旱水溢，民无菜色，然后天子食，日举以乐。

天子七日而殡，七月而葬。诸侯五日而殡，五月而葬。大夫、士、庶人三日而殡，三月而葬。三年之丧，自天子达。庶人县（封）〔窆〕，葬不为雨止，不封不树，丧不贰事。自天子达于庶人，丧从死者，祭从生者，支子不祭。

天子七庙，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。诸侯五庙，二昭二穆与大祖

之庙而五。大夫三庙，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。士一庙。庶人祭于寝。天子、诸侯宗庙之祭，春曰禘，夏曰禘，秋曰尝，冬曰烝。天子祭天地，诸侯祭社稷，大夫祭五祀。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，五岳视三公，四渎视诸侯。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。天子、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。天子犷禘，犷禘，犷尝，犷烝。诸侯禘则不禘，禘则不尝，尝则不烝，烝则不禘。诸侯禘犷，禘一犷一犷，尝犷，烝犷。

天子社稷皆大牢，诸侯社稷皆少牢。大夫、士宗庙之祭，有田则祭，无田则荐。庶人春荐韭，夏荐麦，秋荐黍，冬荐稻。韭以卵，麦以鱼，黍以豚，稻以鴈。祭天地之牛角茧栗，宗庙之牛角握，宾客之牛角尺。诸侯无故不杀牛，大夫无故不杀羊，士无故不杀犬豕，庶人无故不食珍。庶羞不逾牲，燕衣不逾祭服，寝不逾庙。（大夫祭器不假，祭器未成，不造燕器。）

古者公田藉而不税，市廛而不税，关讥而不征，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，夫圭田无征。用民之力，岁不过三日。田里不粥，墓地不请。

司空执度〔，〕度地〔，〕居民〔，〕山川沮泽时四时，量地远近，兴事任力。凡使民，任老者之事，食壮者之食。凡居民材，必因天地寒燥湿，广谷大川异制。民生其间者异俗，刚柔、轻重、迟速异齐。五味异和，器械异制，衣服异宜。修其教，不易其俗。齐其政，不易其宜。中国戎夷五方之民，皆有性也，不可推移。东方曰夷，被发文身，有不火食者矣。南方曰蛮，雕题交趾，有不火食者矣。西方曰戎，被发衣皮，有不粒食者矣。北方曰狄，衣羽毛穴居，有不粒食者矣。中国、夷、蛮、戎、狄，皆有安居、和味、宜服、利用、备器。五方之民，言语不通，嗜欲不同。达其志，通其欲，东方曰寄，南方曰象，西方曰狄鞮，北方曰译。凡居民，量地以制邑，度地以居民，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。无旷土，无游民，食节事时，民咸安其居，乐事劝功，尊君亲上，然后兴学。

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，明七教以兴民德，齐八政以防淫，一道德以同俗，养耆老以致孝，恤孤独以逮不足，上贤以崇德，简不肖以绌恶。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，耆老皆朝于庠，元日习射上功，习乡上齿，大司徒帅国之俊士与执事焉。不变，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，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，如初礼。不变，移之郊，如初礼。不变，移之遂，如初礼。不变，屏之远方，终身不齿。命乡论秀士，升之司徒，曰选士。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，曰俊士。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，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，曰造士。乐正崇四术，立四教，顺先王《诗》、《书》、

《礼》、《乐》以造士。春秋教以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冬夏教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。王太子、王子、群后之太子、〔公〕卿大夫元士之适子、国之俊选，皆造焉。凡入学以齿，将出学，小胥、大胥、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，大乐正以告于王，王命三公、九卿、大夫、元士皆入学。不变，王亲视学。不变，王三日不举，屏之远方，西方曰棘，东方曰寄，终身不齿。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，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，曰进士。

司马辨论官材，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。论定，然后官之。任官，然后爵之。位定，然后禄之。大夫废其事，终身不仕，死以士礼葬之。有发，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。凡执技，论力，适四方，赢股肱，决射御。凡执技以事上者，祝、史、射、御、医、卜及百工。凡执技以事上者，不贰事，不移官，出乡不与士齿。仕于家者，出乡不与士齿。

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，必三刺，有旨无简不听，附从轻，赦从重。凡制五刑，必即天论，邮罚丽于事。凡听五刑之讼，必原父子之亲、立君臣之义以权之，意论轻重之序、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，悉其聪明、致其忠爱以尽之。疑狱，泛与众共之。众疑，赦之。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。成狱辞，史以狱成告于正，正听之。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，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。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，王命三公参听之。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，王三〔又〕〔宥〕，然后制刑。凡作刑罚，轻无赦。刑者，侗也。侗者，成也。一成而不可变，故君子尽心焉。析言破律，乱名改作，执左道以乱政，杀。作淫声、异服、奇技、奇器以疑众，杀。行伪而坚，言伪而辩，学非而博，顺非而泽以疑众，杀。假于鬼神、时日、卜筮以疑众，杀。此四诛者，不以听。凡执禁以齐众，不赦过。有圭璧〔金〕〔宗〕璋，不粥于市。命服命车，不粥于市。宗庙之器，不粥于市。牺牲，不粥于市。戎器，不粥于市。用器不中度，不粥于市。兵车不中度，不粥于市。布帛精麤不中数，幅广狭不中量，不粥于市。奸色乱正色，不粥于市。锦文珠玉成器，不粥于市。衣服饮食，不粥于市。五谷不时，果实未熟，不粥于市。木不中伐，不粥于市。禽兽鱼鳖不中杀，不粥于市。关执禁以讥，禁异服，识异言。

大史典礼，执简记，奉讳恶。

天子齐戒受谏。司会以岁之成质于天子。冢宰齐戒受质。大乐正、大司寇、市三官以其成从质于天子。大司徒、大司马、大司空齐戒受质。百官各以其成质于三官，大司徒、大司马、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质于天子。百官齐戒受质。然后休老劳农，成岁事，制国用。

凡养老，有虞氏以燕礼，夏后氏以飧礼，殷人以食礼，周人修而兼用之。五十养于乡；六十养于国；七十养于学，达于诸侯。八十拜君命，一坐再至，瞽亦如之。九十使人受。五十异粢；六十宿肉；七十贰膳；八十常珍；九十饮食不离寝，膳饮从于游可也。六十岁制；七十时制；八十月制；九十日修，唯绞、紵、衾、冒死而后制。五十始衰；六十非肉不饱；七十非帛不暖；八十非人不暖；九十虽得人不暖矣。五十杖于家；六十杖于乡；七十杖于国；八十杖于朝；九十者，天子欲有问焉，则就其室，以珍从。七十不俟朝；八十月告存；九十日有秩。五十不从力政；六十不与服戎；七十不与宾客之事；八十齐丧之事弗及也。五十而爵；六十不亲学；七十致政，唯衰麻为丧。

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，养庶老于下庠。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，养庶老于西序。殷人养国老于右学，养庶老于左学。周人养国老于东胶，养庶老于虞庠，虞庠在国之（西）〔四〕郊。有虞氏皇而祭，深衣而养老。夏后氏收而祭，燕衣而养老。殷人鬯而祭，缟衣而养老。周人冕而祭，玄衣而养老。凡三王养老，皆引年。八十者，一子不从政。九十者，其家不从政。废疾非人不养者，一人不从政。父母之丧，三年不从政。齐衰、大功之丧，三月不从政。将徙于诸侯，三月不从政。自诸侯来徙家，期不从政。

少而无父者谓之孤，老而无子者谓之独，老而无妻者谓之矜，老而无夫者谓之寡。此四者，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，皆有常饩。瘠、聋、跛、躃、断者、侏儒、百工，各以其器食之。

道路，男子由右，妇人由左，车从中央。父之齿随行，兄之齿鴈行，朋友不相逾。轻任并，重任分，（班）〔斑〕白〔者〕不提挈。君子耆老不徒行，庶人耆老不徒食。（大夫祭器不假，祭器未成，不造燕器。）

方一里者，为田九百亩。方十里者，为方一里者百，为田九万亩。方百里者，为方十里者百，为田九十亿亩。方千里者，为方百里者百，为田九万亿亩。

自恒山至于南河，千里而近。自南河至于江，千里而近。自江至于衡山，千里而遥。自东河至于东海，千里而遥。自东河至于西河，千里而近。自西河至于流沙，千里而遥。西不尽流沙，南不尽衡山，东不近东海，北不尽恒山。凡四海之内，断长补短，方三千里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。方百里者，为田九十亿亩。山陵、林麓、川泽、沟渎、城郭、宫室、涂巷三分去一，其余六十亿亩。

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，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。古者百亩，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。古者百里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。

方千里者，为方百里者百。封方百里者三十国，其余方百里者七十。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，为方百里者二十九，方十里者四十，其余方百里者四十，方十里者六十。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，为方百里者三十，其余方百里者十，方十里者六十。名山大泽不以封，其余以为附庸间田。诸侯之有功者，取于闲田以禄之。其有削地者，归之间田。

天子之县内方千里者，为方百里者百。封方百里者九，其余方百里者九十一。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，为方百里者十，方十里者二十九，其余方百里者八十，方十里者七十一。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，为方百里者十五，方十里者七十五，其余方百里者六十四，方十里者九十六。

诸侯之下士禄食九人，中士食十八人，上士食三十六人，下大夫食七十二人，卿食二百八十八人，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。次国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，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。小国之卿食百四十四人，君食千四百四十人。次国之卿，命于其君者，如小国之卿。天子之大夫为三监，监于诸侯之国者，其禄视诸侯之卿，其爵视次国之君，其禄取之于方伯之地。方伯为朝天子，皆有汤沐之邑于天子之县内，视元士。诸侯世子世国，大夫不世爵，使以德，爵以功。未赐爵，视天子之元士，以君其国。诸侯之大夫，不世爵禄。

六礼：冠、昏、丧、祭、乡、相见。七教：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君臣、长幼、朋友、宾客。八政：饮食、衣服、事为、异别、度、量、数、制。